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納 蘭 性 德 感 情 詞 研 究



研 究 生：陳 嘉 慧

指 導 教 授：釋 依 空 博 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一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納蘭性德感情詞研究

研究生：陳嘉慧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林文欽
釋依定
王祥穎

指導教授：釋依定

系主任(所長)：張錫輝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納蘭性德感情詞研究

摘 要

「情」字，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詞可以浪漫、可以含蓄，也可以奔放，比詩更能跳脫包袱，盡情的表情達意。納蘭性德被譽為清初第一詞人，即使在百年後的今日仍然餘音繞梁，足可證明納蘭詞深具感召力，由共時進入歷時的存在。

然而，納蘭詞究竟魅力何在，許多研究納蘭詞的學者一致承認納蘭詞情真而哀淒，但為何身為清朝重臣之子，其詞篇流露出了卻滿是惆悵與哀涼？本文從納蘭性德的感情詞為主軸，展開探討其背後的故事，進而確立貴胄子弟卻哀音滿紙的原因。

筆者將性德的感情詞分成兩大章節進行探討。第三章探討「英雄氣短」納蘭性德的友情詞與邊塞詞。在友情詞中可看出性德對於交友的準則，以及待友的真誠。在邊塞詞中可以深刻的體會，性德對其侍衛一職的厭倦與無奈。性德的友情詞與邊塞詞均有一共同的特點：士不遇。對於漢人朋友的不遇，性德真情同理相對，詞間常流露出對朋友的鼓勵與安慰之情。對於自身的不遇，在護駕出巡的邊塞路上，除了寫出了對家人故鄉的相思，也委婉的道出羈縻良苦的感嘆。第四章探討「兒女情長」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悼亡詞。性德的愛情詞除了與盧氏新婚之初時，詞間表現歡樂喜悅之情外，其餘的多充滿哀與愁。這哀與愁來同樣自於侍衛的職務，使夫妻常面臨兩地相思的別離之苦。因而性德用深情的文字來表達對妻子的思念。有以全知的視角寫兩地的相思，情景的轉換、角色的互易，相互呼應，更彰顯出加倍離別之苦，因為這是兩人所要共同承擔的。也有以女主人公的視角含蓄的寫相思之情，符合了王國維所言：詞「要眇宜修」的審美角度。含蓄而委婉的表情達意，絲絲的牽動著情緒，使納蘭詞更顯悠遠動人。從性德的悼亡詞中發現悼亡的苦痛中，隨著時間轉移與文筆宣洩，從原本無法自己的悲音低邊，到漸漸接受事實仍會不禁淚流，憾恨叢生，再至覺醒到前路幽幽邈邈恍然若夢，哀慟之情漸趨漸緩，但仍希冀有來生再續前緣。從強烈的痛漸轉為寄望來生

的願，感受到性德對愛情的深情與執著。

筆者納蘭性德的真，並非來自於本身生活經驗的限制，而是性德擁有一顆最初的童心、絕假純真的赤子之心，以少用典、用字平易，達到詞境自然不隔的真境界；筆調悲涼善感，營造出詞境中哀感頑豔的真情世間，感人肺腑、貫穿古今的感情詞篇，相信這樣的真情之音會繼續的傳唱下去。

關鍵字：納蘭性德、感情詞、哀感頑豔

納蘭性德感情詞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	研究動機.....	1
二、	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	6
一、	文獻探討.....	6
(一)	《納蘭詞》箋校本.....	6
(二)	年譜.....	7
(三)	專書.....	8
(四)	學位論文.....	9
(五)	期刊論文.....	10
二、	研究架構.....	12
第三節	「情」的義界及「情」與文學的關係.....	14
一、	「情」的義界.....	14
二、	「情」與文學的關係.....	14
三、	從「民間詞至宋詞」詞體的審美情感流變.....	16
第二章	納蘭性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20
第一節	清初的政壇與社會.....	20
一、	腥風血雨的年代-明末清初.....	20
二、	清初的統治政策.....	21

三、清初文化與政治之間.....	22
第二節 清初的詞壇.....	24
第三節 納蘭性德之生平簡述.....	30
一、家世背景.....	30
(一)納喇氏的溯源.....	30
(二)納喇氏與清皇氏之間.....	32
(三)歷史糾葛下的納蘭性德.....	33
二、生平概述-「我是人間惆悵客，不是人間富貴花」.....	34
(一)親子之間--愛與掙扎.....	35
(二)求學之路--孜孜矻矻.....	37
(三)進仕之路--才命相妨.....	39
(四)仕宦之途--羈棲良苦.....	42
第三章 「英雄氣短」納蘭性德的友情詞與邊塞詞.....	46
第一節 「青眼高歌」友情詞.....	46
一、緣情—遍結蘭襟.....	48
二、摯情一日心期千劫在.....	54
三、傷情—人生別易會常難.....	62
第二節 「荒涼邊情」邊塞詞.....	73
一、情景交融的異域風光.....	75
(一)思鄉懷歸之情.....	76
(二)隨扈艱辛、無奈厭倦之情.....	79
二、「今古河山無定據」興亡感慨之情.....	85
第三節 小結.....	89

第四章	「兒女情長」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悼亡詞.....	92
第一節	「冷暖自知」愛情詞.....	94
一、	朦朧的愛情－傳說中的婚戀女子釋疑.....	94
二、	堅貞的愛情－妻子盧氏.....	97
(一)	甜蜜的愛情－春在桃花.....	98
(二)	兩地相思的愛情.....	102
1、	愛別離苦的相思.....	102
2、	以全知視角寫兩地的相思.....	103
3、	以女主人公的視角寫含蓄的相思.....	105
三、	苦澀的愛情－納妾沈宛.....	109
(一)	妻子亡後納蘭性德的感情世界.....	109
(二)	納蘭性德與江南才女沈宛.....	111
第二節	「柔腸寸斷」悼亡詞.....	117
一、	稍縱即逝的愛情.....	117
二、	傷逝的愛情－青衫溼遍.....	118
(一)	納蘭性德的第一闋悼亡詞.....	120
(二)	舉目觸景皆傷情的悼亡詞.....	122
(三)	寄情來生重相逢的悼亡詞.....	128
第三節	小結.....	135
第五章	結論.....	139
參考書目	15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篇文學的作品，能帶給人美的感受進而感動人，便是滋味豐富的好作品。而滋味豐富是要具備多樣不同的層次感，方能讓讀者餘韻繞梁、不忍釋卷。這般的藝術魅力除了有優美的藝術形式外，更要有真實的情感，才能觸動人心。真實的情感，足以跨越時空的鴻溝，透過無聲的語言，貼近各朝各代無數生命的律動而產生震盪共鳴。

是蘇纓的一本《納蘭詞典評》，引領我認識這位在清代被稱為傳奇人物的納蘭容若，一首詞道出一個故事，有的美麗、有的淒涼、有的意氣風發、有的天真浪漫，不論是何種風格，都毫不矯揉做作，真情流露。初次接觸到納蘭詞，便如此深刻的被感動著。「我們喜歡一個人、一幅畫、一本書、一首詩，真正喜歡的往往不是那個人、畫、書、詩的本身，而是從中看到我們自己。人是一種自戀的動物，總在其他人身身上尋找著適合自己的鏡子。容若就是這樣的一面鏡子，一面適合許多人的鏡子。」¹鏡子反映了什麼？莫不是反映了真實的自己，讀納蘭詞，在詞句之間彷彿讀到了內心深處的自己，納蘭詞真切若此，乃能爭相傳唱。

晚清·莫友芝評說納蘭詞：「其側帽飲水之篇，在當時已有井水處無不爭唱。今又百六七年矣，倚聲家直推為李煜後第一人，雖陽春、小山不能到。」²納蘭詞的確擁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滋味豐富。無怪乎民初清華國學四大師之一王國維先生，對於納蘭詞激賞不已，嘗言：「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出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³閱讀一首詩、一闋詞，就如同認識了一個朋友，而納蘭性德這位朋友，真的十分

1蘇纓：《納蘭辭典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7。

2莫友芝：《通志堂集》跋。引自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47。

3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217。

特殊。讀他的詞，每一首都是真情湧出，讓人忍不住想去探究他的情感世界，此人何以多情、摯情如此？

二、研究目的

文章大業，是歷史與文化交相激盪下的產物，「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⁴就文學演進歷史觀而論，確實如此。各朝各代，因為不同的時代背景，產生了當時代獨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詞之文體，卻是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南宋末期詞風漸衰，明朝寂寂乎幾近湮滅，及至清代卻奇蹟似的復興。在清初詞壇上，流派紛紜，相繼出現了以陳維崧為代表，崇尚蒼涼豪放的「陽羨詞派」；以朱尊彝為首，崇尚婉約清麗的「浙西詞派」；詞風自成一格，不事雕琢的納蘭性德，以及至清中葉以張惠言為代表，強調比興寄託的「常州詞派」，在清朝的詞壇上各具特色、各放異彩。若說詞於清朝是一種復興，甚或可說是青出於藍，勝於藍。清朝有著豐厚多彩的歷史與文化的累積，在歷代被視為「小道」之詞，到了明清鼎革之際，發生了轉機，重新恢復了生命力綻放光采。而其中納蘭詞更以其「純任性靈，纖塵不染」⁵自然真情之姿，冠乎當代詞壇，被譽為「國初第一詞人」⁶。

納蘭性德的詞集《側帽集》，由其好友顧貞觀刊行於江南，並更名為《飲水集》⁷，於當時「傳寫遍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模仿」⁸。納蘭雖如流星般生命過早凋零，然流傳於後世的詞集，經後人增補遺缺，共得 348 闕，名《納蘭詞》。時光流轉，三百年後的今日，納蘭性德之詞仍為許多人所喜愛與心醉。究竟納蘭

4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自序》（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次印刷），頁1。

5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21。

6同上註，頁121。

7唐富齡著：《明清文學史—清代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47頁。

8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409。

詞魅力何在？三百年來在詞壇領域占有其屹立不搖的地位，貫穿古今，召喚讀者之精神與感動，雖「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⁹。當然除納蘭本人天才橫溢、填詞之用心之外，想必另有其引人入勝、卓然特出之處。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葉嘉瑩說：「納蘭所有的似乎只是一份純者易與感發且富於關懷的纖美柔善的心靈」¹⁰。正是這樣的一種細膩心思，締造出納蘭詞情意自然的動人境界。

《藝概》論詞云：「詞家要先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輿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揭示間即有情之人。」¹¹

納蘭詞正深得其旨。由西陵下、玉扇傾城著《我是人間惆悵客—「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容若的詞與情》，在後記中論《納蘭詞》，說得很貼切：「讀《納蘭詞》，如賞花，明其開其謝，心生戚戚。春雨水、夏涼風、秋落葉、冬飛雪，四時之感落於寸許筆端；…詩以言志，詞以表情，志至情達，不甚快哉？」¹²「志至情達」在他的詞中處處皆是。

再對照一下詩人的出身，筆者以為納蘭性德是一個生命中充滿矛盾的傳奇人物。出生於緇塵京國、烏衣門第，集富與貴於一身，以世俗之眼判斷應是「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實則不然。其好友顧貞觀如此說道：「容若天資超逸，倏然塵外。所為樂府小令、婉麗清淒，使讀者哀樂不知所主，如聽中宵梵唄，先淒婉而後喜悅。」¹³陳維崧則說：「寒酸語，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出華貴之人，飲水詞人，所以為重光後身也。」¹⁴是怎樣的因素？哀愁為何會與這樣養尊處優的貴族少年畫上等號？天性使然？後天使然？在容若的詞句中，關乎愛情、友情、邊塞詞等等，常常流洩出哀與愁的影子，譜出其詞風的基調，彷彿是容若對自己生命遭遇之感嘆及無奈。「愁似湘江日夜潮」（〈憶王孫〉）¹⁵、「閒愁總

9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493。

10葉嘉瑩著：《清詞叢論·論納蘭性德詞》（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2次印刷），頁164。

11〔清〕劉熙載著：《藝概》（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9月），頁123。

12西陵下、玉扇傾城著：《我是人間惆悵客—「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容若的詞與情》（北京：古吳軒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刷），頁186。

13顧貞觀著：《納蘭詞·原序》。轉引自張秉成：《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頁517。

14夏敬觀撰：〈蕙風詞話詮評〉。轉引自張秉成：《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頁586。

15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77。

賦醉來眠」(〈虞美人〉)¹⁶、「一曲邊愁難寫」(〈清平樂〉)¹⁷、「愁痕滿地無人省」(〈虞美人〉)¹⁸，句句真情哀怨，不忍卒讀。究竟愁情從何而來？是來自於人情的無奈、愛情的失意、親情的重擔、友情的善感，還是仕途的不順遂？到底愁情何處消解？藉酒、藉友，還是藉著他所最鍾愛的填詞，以抒發胸中之塊壘。《文心雕龍·知音》：「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¹⁹為情而造文，才能給予讀者真實的感動，而讀納蘭詞字字流露出真情，喜樂也好、哀怨也好，句句牽動讀者的神經，隨他喜、隨他悲、隨他感嘆、隨他浮沉，這正是容若詞引人入勝之處。

本論文從納蘭性德所處時代背景、家庭身世、個人生平、人生際遇等切入，剖析其詞風之特殊氣質，不以詞藻華麗取寵，而以自然之筆寫真情、話真景，如王國維所言「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²⁰，探究納蘭性德對生命真實的體驗與感悟。納蘭性德對諸多人生課題的處理，都可見到他真性情的流露。納蘭性德對友情的重視、對愛情的執著，相較之下對名利的厭倦，均可得知詩人的真性情。而這些情感的起落，一一表現在他的詞章當中。筆者認為唯有瞭解作者對情感的看法與處理方式，才能真實的體會其作品的實質內涵。本論文將結合納蘭性德的生平際遇，深入探討自傷多情的納蘭性德對於各種感情的課題，透過其創作的友情詞、愛情詞、悼亡詞與邊塞詞，如何表現得淋漓盡致。

趙秀亭、馮統一在《飲水詞箋校》一書前言裡特別提出，納蘭性德的詞「把原屬個人的哀怨融擴為帶有普遍性的人性抒發，具有獨特的個性和強烈的感染力。三百年來，尤其近百年來，他是擁有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清代詞家，他也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詞人之一。」²¹以一個蒙古後裔的滿族人而言，非以驍勇善戰傳名，而以真情文采打動人心，確實極為不易。正如《文心雕龍·才略》云：

1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97。

17同前註，頁131。

18同前註，頁25。

19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325。

20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217。

21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2。

「才難然乎？性各異秉。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²²物換星移三百年後，納蘭詞以真情之姿，仍為時人所傳唱；正因為其詞之真情，讓納蘭詞能紮根於文苑殿堂，具有永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

²²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478。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

本論文論題為《納蘭性德感情詞研究》，依據王兆鵬在《詞學研究方法十講》一書裡的分類，歸於個體研究。所謂的個體研究乃是：「借助相關史料和理論方法，去建構分析詞人的人格個性和創作個性。在了解詞人的人格特性和精神世界的基礎上，進而去把握他的創作個性或藝術個性，並評判他的成就、地位和影響。」²³「兩岸三地爭說《飲水詞》」，已成為近年的一道文化景觀。²⁴關於納蘭詞的諸多論述，並未因為納蘭性德的隕世而隨之沉寂。後世研究者反而前仆後繼，興味盎然的繼續鑽研下去。《納蘭詞》能形成這樣一股的風潮，主要原因如趙秀亭與馮統一《飲水詞箋校》一書的分析：「納蘭性德說：『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的「冷暖」，也許後人不能盡知，但類似的心靈感受，我們也曾有過體驗。《飲水詞》至今能令讀者心旌搖蕩，其媚力或即在此。」²⁵因此筆者企圖以納蘭性德的人生際遇為背景，析論人生不同階段的遭遇如何反應與影響詩人的詞風，而這些詞所流露出來的豐沛情感，又是如何的打動人心。

一、文獻探討

(一)《納蘭詞》箋校本

《納蘭詞》自康熙以來不乏研究者，編輯版本眾多，初名為《側帽詞》，然未見其傳本；於康熙十七年委託顧貞觀在吳中刊刻，更名為《飲水詞》，此亦不見傳本。後納蘭性德之友人從《通志堂集》中，對納蘭詞作重新整理，始有《飲水詞集》傳世。之後陸續有學者對納蘭詞進行考證或加以註釋而編輯成集。如：於

23引自陳美娟《納蘭性德悼亡詞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論文，2010年6月)，頁4。
見王兆鵬著《詞學研究方法十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頁28

24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前言》(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9。

25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9。

道光十二年，由汪元治編輯，汪氏結鐵網齋刊本《納蘭詞》；1937年，李勣編輯，正中書局出版的《飲水詞箋》；1984年，馮統編輯，廣東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飲水詞》等；1995年由張草初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納蘭詞箋注》，並在1996年有二次印刷版；1996年，由張秉戍箋注，北京出版社初版的《納蘭詞箋注》，此書並於1997年及1999年陸續出版二刷、三刷版；2001年1月，由葉嘉瑩、張秉戍箋校編輯，中國書局出版的《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2001年7月，由趙秀亭、馮統一共同箋校編輯，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飲水詞箋校》一書也增印了數次；當然，還有更多不及備載。《納蘭詞》從康熙年間一直被討論研究至近年，顯示出《納蘭詞》並未隨著作者的逝去、時空的轉移而歸於沉寂，反而更受關注。

本論文的撰寫主要採用由葉嘉瑩、張秉戍編輯，中國書局出版的《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為研究底本²⁶。《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以馮統編注本為主要依據，將348闕的納蘭詞，依照內容分類成愛情篇、塞上篇、友情篇、江南篇等，對於筆者於分析納蘭詞中的感情課題，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在部分詞後附上「輯評」，廣納各家對於此詞的相關說法與論點，便於讀者快速了解與認識此闕詞的寫作背景。

(二)年譜

為了對納蘭性德的生平事蹟有能更詳確的掌握，本論文採以王雲五主編、張任政所著的《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作為納蘭性德生平事蹟繫年的主要參考依據。此年譜的特色在於，作者不僅花工夫多方參考資料，如《通志堂集》、《國史館本傳》、《榆園叢刊本納蘭詞》、《聖祖實錄東華錄》等，並根據多家的神道碑文所載，將納蘭性德生平的重大事蹟做詳細的考證及繫年。更值得一談的是本書對納蘭性德的家族世系追本溯源，讓納蘭家族歷史脈絡呈現得更清晰明確。對本論文關於納蘭性德的重大事蹟所繫年份提供了確實的依據。

²⁶本論文採中國書局出版，由葉嘉瑩、張秉戍箋校《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為主要參考選注本。本論文以下行文列寫之頁數，若有未詳加註明出處者，係為此書之頁數。

趙秀亭在 1997 年，刊載於《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納蘭性德年譜（譜首部分）〉一文，對納蘭性德所屬之納喇氏族，有更加完整而明確的交代。從納喇氏家族的盛衰興亡，可看出納蘭氏與清皇室之間的恩怨情仇。同時對於其父明珠的官場行事作風與仕途起伏多有著墨。關於其母覺羅氏的家世背景，亦有提及，對性德的妻、妾與子嗣也有相關的介紹。此文對於認識納蘭性德身世背景有莫大的助益。

關於詩人相關作品的文學繫年，筆者主要參考有三：趙秀亭、馮統一所著《飲水詞箋校》，書中對納蘭詞能明確繫年之作，在詞後的「說明」之處，均會附上考證的年份；以及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於書後附錄的「納蘭性德文學年表」；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附錄附有納蘭性德「年譜」，其中諸多詞篇都依照性德的生平為之繫年，雖未能一一詳實列舉，然亦能輔助參考。

(三)專書

既然本論文屬個體詞學研究範疇，便須對納蘭性德的家世背景、生平事蹟、思想軌跡等作一通盤掌握及瞭解，才能達到知人論世之功。劉德鴻在其《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一書中旁徵博引，考證近上百本的文獻資料，對於納蘭性德成長背景、思想形成、個人經歷等有深入的探討，勾勒出「納蘭性德」一個完整而全面的樣貌，屬於一部傳記性的研究。在書中也對「當前學術界爭論的若干主要問題，都依據史實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建樹了屬於自己的一家之言。」²⁷，對於本論文的撰寫提供了諸多的助益。

卓清芬於 1999 年出版的《納蘭性德文學研究》，針對納蘭性德的詞於詞論、詩與詩論、賦與賦論等，以專題介紹的方式展開探討。從中可以探知納蘭性德的文學主張，以及納蘭性德文學創作的思想依據。對納蘭性德詞以外的文學創作參考提供了一個方向。

黃天驥在 1997 年 8 月出版的《納蘭性德和他的詞》一書，除了討論詩人的

²⁷宋培效：〈一部納蘭性德研究的力作——評劉德鴻的《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4 期（1999），頁 24。

生平事蹟外，也對於詩人的詞風及思想做一深入的探討。帶領筆者可以輕易的進入納蘭性德世界，瞭解其詞風總夾帶著「灰色」色調的原因。同時並於書中的附錄二，附上納蘭性德的「交游考」，讓讀者更能清楚掌握納蘭性德的社會關係，並可藉此比較了解詩人對於友誼的看法。此書附錄三的部分，黃天驥挑選了六十餘闋《納蘭詞》中思想性及藝術性較高的詞篇，並予以注釋與簡評，讓作品與納蘭性德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

納蘭性德的一生，就如同一則傳奇，極具故事的張力。因此以納蘭性德為主角，描述其人生轉折起伏的歷史小說不在少數，如：李雷所著的《納蘭性德》；蘇纓、毛曉雯、夏如意所著的《納蘭容若詞傳》；樸月的《西風獨自涼-清初詞人納蘭容若傳》等，雖然這些小說為了市場效果，多少參雜入一些屬於作者個人的想像與臆測作改編，然而卻提供了筆者對於瞭解納蘭性德其人、其詞一個柔暖的切入點，讓納蘭性德的形象在自己的心目中鮮活了起來。

關於以納蘭詞的情感世界為主題而著述的作品，有如：西陵下、玉扇傾城著《我是人間惆悵客「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容若的詞與情》，以極富情感的筆觸，描寫出詩人「亡妻之痛、思友之心、仕途之愁、樊籠之悲」²⁸，對影響納蘭詞風（主要著墨於愛情方面）淒苦之情滿溢的因素，有所鋪陳交代。另有夢江南所著《一生一代一雙人—納蘭詞的一往情深》，此書同樣以類似故事情節的鋪陳，把納蘭詞裡的「愛情」，從初戀、深愛到悼亡，以一闋一闋的代表作娓娓道來，讓筆者更能體會納蘭性德對於愛情的那種執著、那份深情。

（四）學位論文

納蘭性德相關的學位論文有：卓清芬的〈納蘭性德文學研究〉，此篇論文後來出版成書《納蘭性德文學研究》，內容在前面專書介紹已有所提，此處便不再贅述。

李嘉瑜的〈納蘭性德及其詞研究〉，此論文研究範疇較大。分成二個重心：

28西陵下、玉扇傾城著：《我是人間惆悵客—「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容若的詞與情》（北京，古吳軒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刷），頁186。

一是對於納蘭性德的生平研究；另一則是針對納蘭詞的探析與討論，側重於形式及內容的探討，同時也對納蘭詞的創作技巧作較詳細的分析。

邱薏婷的〈納蘭性德「浣溪沙」探析〉，文中首先介紹〈浣溪沙〉此一詞牌體式與格律。再分別依納蘭詞中以〈浣溪沙〉為調的不同內容逐一探討：有情愛、悼亡、友誼、羈旅、寫景等主題。並加以探討納蘭性德〈浣溪沙〉作品之藝術手法。

蔡宛禎〈納蘭性德友情詞研究〉：首先以納蘭性德所處的時代背景為切入點，在漢人與滿清矛盾與緊張的關係間，納蘭性德以一入侵者的身分，竟能征服江南才士的心，與漢人建立起真摯而難得的友情關係，突顯出納蘭性德的確有其過人之處。並從納蘭詞中歸納出 32 闕友情詞作，依據詞牌標題及內容，分類為六大主題：寄友、題畫、懷友、送別、贈答、慰問等。進而分析納蘭性德對友誼的真切態度。同時也探討納蘭性德友情詞裡的寫作意象及藝術技巧。此篇論文對於筆者進行「友情詞」的探討分析時，提供部分珍貴的參考資料。

陳美娟的〈納蘭性德悼亡詞之研究〉：納蘭性德詞風以哀感頑豔為基調，愛妻盧氏的亡逝是一大關鍵，此論文整理出蘊含悼亡情意的悼亡詞共 59 闕。進而分析納蘭性德哀傷情感的表抒方式。同時也探討納蘭性德悼亡詞的藝術審美特色，同樣對筆者在做悼亡詞的探討提供了相關的參考。

（五）期刊論文

三百多年來，兩岸之間對於歷史上、文壇上的奇葩—納蘭性德的研究熱潮，似乎從未消退過。不論是在關於納蘭性德的專書著作上、《納蘭詞》箋注本的刊行上、有關之期刊論文的發表上，甚至以納蘭生平作為創作元素的小說題材上，都有不少的著述，可以看出納蘭性德在文壇上受重視的程度。

以納蘭性德為研究主題的期刊論文為數相當多，研究方向大致分成幾大類：有關納蘭性德生平考據的論文，如趙秀亭、馮統一的〈納蘭性德行年錄〉、趙秀亭的〈納蘭叢話〉、趙秀亭〈納蘭性德年譜〉等。

有關納蘭性德的思想與成因的探討，如劉德鴻〈滿漢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通志堂經解》述論〉、劉德鴻〈論納蘭性德的思想軌跡〉、雷建平〈論中國古代詩人對納蘭性德創作及思想的影響〉、鄧偉〈詞人納蘭性德思想初論〉、祝注先〈論納蘭性德的思想發展〉、孫赫然〈也曾裘馬頗輕狂——淺析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中的入世思想〉、吳竣〈矛盾糾結的悲劇人生——淺析納蘭性德何以多愁善感〉等。從納蘭性德的時代背景、生長環境、教育薰陶、個人經歷等不同觀點切入論述，讓納蘭性德的個人思想與成因，更能具體而多元的被呈現。文人作品是思想的果實，對納蘭性德的思想軌跡有較全面的掌握，讓之後《納蘭詞》的研究不致於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之弊病。

有關《納蘭詞》題材類型的分析：以《納蘭詞》的幾大主要題材做分類，探討其內容的表現、創作的藝術風格與手法，如項小鈴的〈試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宋培效的〈論納蘭性德悼亡詞〉、徐承紅的〈納蘭性德悼亡詞的悲劇意蘊〉、黃士吉的〈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等篇，是針對詩人的悼亡詞進行論述，讓筆者對於納蘭性德的悼亡詞，在內容、形式或藝術手法上有較全面的認識。而探討納蘭性德愛情詞的期刊論文，如朱德才〈略論納蘭容若情詞〉、王寶琴〈納蘭性德情詞探微〉、張榮剛〈任性率性、心靈吟唱的藝術表現——納蘭性德愛情詞賞析〉、王升雲〈納蘭性德愛情詞的藝術特色與成因〉等。以友情為主軸進行論述的有韓爽〈簡論納蘭性德的友情詞〉、楊眉〈淺論納蘭性德友情詞〉、鄭文雅〈翩翩濁世佳公子——談納蘭性德生活經歷對其詞作的影響〉等篇。納蘭性德以友情為主題的詞篇為數甚多，尤其是與漢族友人以詞篇的往來與互動，情感流露極其真摯。從其對象及內容，可得知納蘭性德的社會關係取向。詩人的邊塞詞是扈從皇帝出塞時創作的，前人以其邊塞主題的詞做探討的，有宋公然的〈蒼涼悲慨寫邊聲：評納蘭性德的塞上詞〉、趙曉紅〈納蘭性德的邊塞詞〉、馬乃騶〈論納蘭性德的邊塞詩詞〉、朱家驊〈論納蘭性德邊塞詞及其藝術風格〉等，雖主題界定範圍相差不大，皆具有個人論點，提供了多元的參考性。

有關《納蘭詞》創作特色的探析：以納蘭詞的創作特色為探討主題的，有方紅心〈論試納蘭性的的感傷詞〉、徐培均的〈言情之妙品-試論納蘭性德詞〉、

劉勇剛〈自然之眼觀物 自然之舌言情-論納蘭詞〉、李紅雨〈納蘭性德的詞學主張與審美傾向—兼談王國維對其「未染漢人風氣」之評的認識〉等，分析出納蘭詞的創作具自然、純任、情真等特色。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可得知，《納蘭詞》相關研究者多，有以納蘭性德生平的重大事蹟與詞章做繫年的年譜。有以介紹其人其事、文學主張及創作的專書著作。有《納蘭詞》內容的考據與箋注，讓《納蘭詞》有更確立而清楚的風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各家箋注本。尚有以納蘭性德為主角的小說等，這些著作都提供今人一個與納蘭性德建立關係的平台，作為進行論文研究的基石或參考依據。

再觀看與納蘭性德相關的現有論文，主要方向大都設限於《納蘭詞》中單一詞章內容的探討。如針對詩人的「愛情詞」、「悼亡詞」、「友情詞」、「邊塞詞」或單一詞牌如〈浣溪沙〉等，做單一主題式的析論，欠缺更周詳而全面的探討，以致無法架構出納蘭詞的立體風貌。在期刊論文部分，則有探討納蘭詞的詩情與性情或赤子之情的，然因篇幅不長，無法做深入與具體的研究，實為可惜。因此，此論文擬以感情為課題，擴大《納蘭詞》的探討面向。從不同的主題類別，所展現的不同情感的風面，企圖尋找出其中異中有同之處，找出《納蘭詞》真情流露的思想軌跡。

二、研究架構

- (1) 第一章「緒論」：本章分成三節論述，第一節提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整理出相關文獻，探討關於《納蘭詞》的研究現況，以及對本論文可供參考的相關資料。第三節對「情」字作義界，探討「情」與文學的關係。同時參照袁行霈編撰《中國文學史》及孫立所著《詞的審美特性》，歸納從「民間詞至宋詞」不同階段詞體情感藝術的流變。
- (2) 第二章「納蘭性德的時代背景與生平」：本章進行納蘭性德相關的外緣研究。先對清代的政壇與詞壇作介紹。政壇會影響著文壇的趨勢與發展，各文體產生其盛衰嬗遞，詞之文體幾亡於明朝，在清初竟又蓬勃發展了起

來，蔚為中興，納蘭性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詞作家之一。再進行納蘭性德的家世與生平的探討，對納蘭性德的先祖--納喇氏的興盛與衰亡作探究。這一段歷史與納蘭性德的思想及詞篇中的意蘊表現，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其次介紹其父明珠的政治仕途與作為，對詩人的思想產生莫大的關鍵作用。另外，簡單介紹納蘭性德個人的生平與仕途，以便能更精準的掌握納蘭詞的意境。

- (3) 第三章「英雄氣短」納蘭性德的友情詞與邊塞詞：本論文從第三章進入主要論述。本章主要探討納蘭的友情詞與邊塞詞。在納蘭的友情詞中，以多情之姿，慰藉許多落拓漢族友人的心靈。在邊塞詞中，納蘭性德表現了「羈棲良苦」之情，展現出自己內心脆弱淒苦的一面。雖然出身際遇迥然不同，但漢族友人與自己相同有著「英雄氣短」的感慨。
- (4) 第四章「兒女情長」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悼亡詞：愛讓人詩，使人歌。本章對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悼亡詞。介紹詩人的愛情詞章，有為傳說中的初戀女子而作、為妻子盧氏而作、為其妾沈宛而作。悼亡詞是為妻子盧氏的而作，悼亡愛妻的驟逝、愛情的流逝。填詞的對象、場景雖有不同，但真摯的情感卻出於一致。
- (5) 第五章「結論」：歸納全文論述，納蘭詞乃詩人自起筆寫詞後，其人生經歷的縮影。其詞之所以動人，傳唱百年，出自於納蘭個人特殊的詞人特質及其人生多舛的際遇，發而為「自然不隔真境界、哀感頑豔情世間」的詞篇。

第三節 「情」的義界及「情」與文學的關係

一、情的義界

中國文化重情，傳統中所推重的「忠、孝、仁、義、禮、悌」之道，都是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乃至於與國家，各種不同層面的情感表達。中國人情感豐富，不僅對人，對自然萬物也有情生發，所謂「愛物敬天」就是人對萬物有情的表現。情既是中國文化寶貴的資產，其義界為何？西漢思想家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²⁹「情」字，溯源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從心青聲。」³⁰道出了「情」字之本真意義。《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³¹更進一步說明情是人自然的生理反應：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與生俱來，不必透過學習或模仿的一種能力，是人類生存的本真狀態，未加矯飾的原貌。情既是人性的原貌，就沒有通俗或典雅之分，是人性裡自然未經矯飾的最真初心。

二、「情」與文學的關係

文學重乎情，強調詞文以情衍生、有情存乎方能感人。《文心雕龍·情采》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³²詞采文章乃本於五性的抒發，所謂為情而文，這才合乎文章之道。反之，如果只為文造情，充其量只是文字的組合與遊戲，欠缺真情，乍見之下或許美麗，細

29〔漢〕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7月二版一刷），頁02—716。

30〔東漢〕許慎著、楊嘉駱主編：《說文解字注》（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11月四版），頁541。

31〔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431。

32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323、324。

細品味就會發現嚼之無味。

《文心雕龍·情采》又進一步說明，文采與感情在文章的重要次序：「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生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³³文采講的是綺麗的文辭，就如同是鉛粉、黛墨，只是表面的修飾工夫，一篇文章要分辨其好壞，在於是否內蘊真實的情性，因而將情性比作淑姿，說明真摯的情感本身就是優美的，首先要有情感，精煉的文采才能發揮飾容的功用。否則文采重於感情，就會產生「繁采寡情，味之必厭」³⁴的反效果。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開宗明義的第一篇〈關雎〉，便充滿了真率熾熱的感情：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³⁵

深刻的描寫出一位純情少年，處於熱戀當中的渴望與失望、幸福與煎熬的心態。複雜的情感參雜交錯，表露得淋漓盡致。全詩充滿著男子的浪漫情懷，孔子在《論語·八佾》：「〈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³⁶這便是情在文學中的價值，若能恰如其分的抒發，便能展現出其深刻細微的動人之處。

情感在中國文學中的表達，不僅限囿於個人的、私我的，更有對大眾的關愛與側隱之情。杜甫以柔軟的心關注著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博愛之情在詩文中表達出對大眾的情感。詩中有「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

33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325。

34同前註，頁326。

35〔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11。

36朱熹匯編：《四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2月2版3刷），頁110。

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³⁷杜詩抒情的角度與層面跳脫了個人更顯擴大。袁行霈說杜詩中集結了中國文化中一些最為重要的品質，即人民愛物、憂國憂民的情懷。³⁸出於人性中的至情，杜詩中得見一位仁者的風範，以慈悲之眼觀世界、沉鬱之情寫世情。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裡：「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³⁹杜甫以一寒士，未想到自己的困蹇，反而推己及人，希望為苦難之士尋求廣廈之處得以安身，遠離如他目前所受的磨難。詩篇中淋漓的展現出了詩人的同理心，及其仁厚愛民的情感，同時也在詩中反映許多社會現象，因而杜子美的詩又被稱為「詩史」，把人情在文學的領域中發揮到極致。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如此論道：「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⁴⁰又在〈吾國文學三大病〉一文中云：「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模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⁴¹這是胡適的文學觀，主張文學應內容與形式並重，主要的精義在提醒文創者，千萬不要因雕琢於形式與文采，而忽略的情感在文章中的重要性。此也正是魏晉以來某些文論強調作品要有「滋味」，亦即藝術魅力所在。作品要有滋味，當然優美的藝術形式是其一要件。優美的藝術形式可以帶給人美的感受與知覺；其二便是要有真實情感，真實的情感才是文章的靈魂，有喜、怒、哀、懼、愛、惡、欲的情感表現，才能貼近真實的人生，才能感人。

三、從「民間詞至宋詞」詞體的審美情感流變

中國古代對於情感在文學創作上的作用，早在《尚書·堯典》就提出了「詩言志」的說法了。中國古代文論家大都充分地意識到，文學創作必須有「情」融

37劉廷富：〈試論杜甫詩歌意象生成的特點及其審美價值〉，《成都教育學院學報》第10期（2005年）。

38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675。

39戴君仁編：《詩選》（台北：中國文化學文化出版部，1993年9月1版第4刷），頁261。

40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文存》（台北，洛陽圖書公司），第一集，卷一，頁5-6。

41胡適：〈吾國文學三大病〉，《胡適留學記(下)》（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卷十二，頁306。

入。詞之文體是屬於一種特殊的韻體文學，注重人物心靈的感發，情感的藝術表現更爲突出。沈祥龍說：「古無無情之詞」，查禮曰：「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於長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均是體認到詞以言情爲主，詞的美感生於情的感發與融入。⁴²

孫立在所著《詞的審美特性》一書，從敦煌曲子詞談起，一直到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詞，將詞中情感藝術的歷史流程，及各階段代表人物，作一略說，呈現較爲完整的風貌。⁴³此外袁行霈在所編撰《中國文學史》書中，將詞在文壇的演進作一完備說明，筆者將之結合歸納如下，以期溯源「情」在詞中發揮的審美創造性。

詞源起於民間，作者群廣泛且多非出自文人之筆，以及成熟度上的不足，故而民間詞在表現手法上顯得樸質。對情感形式本身並不注重精細的描述，保存了直接而素樸的風格。晚唐五代由於世局動盪衰亂，使得一般文化學術日形萎縮，但適應女樂聲伎的詞，在部分發展商業的區域，獲得了繁衍的機會。⁴⁴後蜀趙崇祚選錄十八位的「詩客曲子詞」，編成《花間詞》，共五百首，是中國最早的文人詞集。⁴⁵此時期的詞經民間口耳傳唱而進入文人的文藝創作殿堂。創作背景多在歌筵酒席間，因而與音樂、歌曲有更完美結合。詞藻力求艷麗，內容也多訴諸於感官直覺的描寫，較爲側重外在物體的修飾，詞間充滿了婉媚之情，相較起民間詞的質樸，審美功能有了極大的強化。這時期創作的代表人物爲：溫庭筠、韋莊等。至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及馮延巳的詞相較於《花間詞》，詞風已出現明顯的轉變。馮延巳詞也寫女性姿態、懷思之情，但不再側重外在形象的具體描寫，而用力著墨於人物的心緒觸感，及其所體會出的生命底蘊，境界更具深度與廣度。經歷亡國之痛的李後主，詞中表現出國破家亡的切膚之痛，凝聚成極其濃烈的藝術情感力量，形成強大的感染力。王國維云：「詞至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逐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⁴⁶孫立曰：「此種審美情感，已是創作個體「經

42參見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43。

43同前註，頁143-149。

44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855。

45同前註，頁855。

46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97。

過在沉靜中回味來的情結」。』⁴⁷詞的發展於此階段更向前推進了一步。

詞的創作一直到北宋呈現出百花競放的繁榮景象。詞的形式與風格更具其個性化。晏殊、歐陽修認為詞屬「娛賓遣興」的工具，因而詞章內容較多為酬唱應歌所需。而柳永是北宋第一個致力寫詞的作家，自創新聲作慢詞，為了適應慢詞的要求，手法也多使用賦詠，語言明白流暢、通俗近人。在表現情調上與花間詞差異並不大，但卻是平易淺顯而富含韻味。柳永以鋪敘的手法抒發自我的情志，賦予了情感的藝術世界新的內容，也產生廣泛的影響。周邦彥即是受柳永影響，在詞壇上獲得更進一步的成就。晏幾道是當朝宰相晏殊之子，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只做過極卑微的小官。他的詞共有二百多闋，約可分為兩類：一是自傷淪落的詞，一類是對歌女的懷念之詞。⁴⁸詞中多抒發男女悲歡離合之情或以悲傷筆調描寫個人生活的感受，蘊含情感深沉而濃烈。

詞論家公認要眇幽微的婉約詞才是詞的正宗。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⁴⁹心中的感情與意境，在「詩」裡無法直接表達的，在「詞」裡都可以綿而婉轉，含蓄而蘊藉的表達出來。而秦觀即是被譽為北宋以後第一流的婉約詞作家。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秦觀詞時說：「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⁵⁰認為秦少游繼承花間以來溫庭筠、韋莊婉約詞的精神，而不沿襲其貌，同時承繼並開創柳永的慢詞，卻不似柳永慢詞的淺白俚俗。詞從秦觀筆下開始產生轉變，有詞婉約詞的傳統，並學習柳永作詞的鋪敘手法，在慢詞上有了進一步的創作及發展。在鋪敘中重視景象和情意的交融結合，也將自身身世畸零的憾恨寫入詞中，並有意避免粗陋與俚俗。秦觀的詞形成了一種典雅、流麗而婉轉的風格。孫立曰：「詞體審美情感層的藝術表現，到秦觀達到極至。」⁵¹並舉出葉嘉瑩先生對秦觀詞的評論：「秦觀的詞，就其未曾追隨蘇軾卻反而遠祖溫、韋言之，確是

47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43-149。

48陳國治、王翔第著：《詞和詞人》（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11月），頁64。

49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226。

50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1次印刷），頁13。

51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48。

一種回流。然而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而是在回流中掌握了更為純正的詞的本質特色。」⁵²說明了詞之本質最為突出的藝術價值，在善於表現「心靈中一種最為柔婉精微的感受」⁵³，這柔婉精微的感受即是「情」字的流露。秦觀詞情感的深邃而含蓄，也向下開啓了南宋雅詞作家寫作之路。

清初文人張潮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⁵⁴。大千世界，萬物相互依存、感應，而生生不息，得之於情的生發。也因為人有了七情所感，以情的眼觀看世界，而觸發了美感與藝術的思維。湯賓尹說：「凡文以情為母」⁵⁵；李贄〈雜說〉所言：「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⁵⁶均點出了文章的美感與藝術來自於情，所以「情」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原動力量。普實克所著《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裡提到：「清代的作家們已經對藝術作品形成了一種嶄新的、現代的態度，他們不再把藝術作品當作消遣的產物，也不像之前的作家那樣，僅僅為了取悅朋友而出版，他們將藝術作品看作是最隱密的內心感受的表現，是愛、痛苦乃至仇恨的表現。」⁵⁷並說「封建時代的作家要如此公開闡述自己的綱領，宣稱自己的感受和觀點在作品享有最重要的地位，是需要有巨大的勇氣、空前的自信，以及對自我個性的意義有充分的自覺意識的。」⁵⁸納蘭性德正是一個勇於將內心最隱密的感受，成就為藝術品的作家，以其真情寫人生，以其真意寫心語，他詞的美不在修詞琢句間，而是發自肺腑，以「情」一字為靈魂。

52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48。

53繆鉞、葉嘉瑩著：《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24。

54張潮：《幽夢影》卷下。引自夏咸淳撰〈晚明尊情論者的文藝觀〉，《天府新論》第3期（1994），頁51。

55湯賓尹：《睡庵文集》二刻卷1。引自夏咸淳：〈晚明尊情論者的文藝觀〉，《天府新論》第3期（1994），頁52。

56李贄著，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焚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卷3，頁91。

57普實克著，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局，2010年12月第1版），頁13。

58同前註。

第二章 納蘭性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第一節 清初的政壇與社會

推動中國文學演進的因素，成因既多，大致可分為外部與內部的兩種因素，而外部因素就包含了：政治、社會經濟、民族矛盾等外在條件下的交互影響，這些都是無可避免的。因而《文心雕龍·時序》即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¹，一語道破了文學無法迴避時代的思潮與藝術的流變，在「時」與「勢」互融激盪之下，使之「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因而，欲探討一位作家的創作精神與靈魂，不得不先對作家所處之時代條件，作一番連結與理解，以期對作品有更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一、腥風血雨的年代-明末清初

明末天聰九年(1635年)新的滿族共同體出現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次年皇太極改金為清，年號崇德²，自此清朝開始大動作興起奪取全國統治權的戰爭。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自縊殉國，李自成率軍長驅東征北京，明王朝頃時之間瓦解崩潰。兵荒馬亂間，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多爾袞統領下的滿洲大軍揮軍南進，入主中國。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中國經歷了再一次的改朝易代，邁入了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納蘭性德，他的家族葉赫納喇氏乃屬滿洲八旗之正黃旗³，為滿洲貴族階級。誕生於清順治十一年(西元1654年)，正是清朝統治的初期。於當時明朝王室殘餘的力量，在南方先後建立

1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頁447。

2滿族是中國的少數民族，自後金汗皇太極於1635年將明末女真定名為滿洲後，便以新的民族共同體，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參見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年6月)，頁1。

3萬曆四十三年時，滿洲建立八旗制度，由原來的黃、紅、藍、白四種純色，另添設四旗是將原來旗幟的周圍多鑲一條邊線，黃、白、藍三色旗鑲紅邊，原紅旗鑲白邊，而沒有鑲邊原色旗，即號正旗。八旗軍製不單是一種單純的軍事組織，亦象徵著一種行政制度、民政制度、家族制度以及經濟制度。其中正黃、鑲黃以及正白旗均列為上三旗，上三旗無王，歸皇帝所領親兵。請參見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5月)，頁134-135。

了弘光、隆武、永曆等政權，史稱南明。當時，明朝遺民秉著民族氣節之精神，奮戈興起，意欲重建中原，武裝抗清運動此起彼落；而清兵則一路南下，對於矢志反清者以血腥鎮壓，陸續發生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抗暴慘案，腥風血雨，無辜漢人死傷無數。漢滿之間關係劍拔弩張，這是個族群與族群間激情對抗的年代、也是一個政治時局處於動盪不安的年代。

二、清初的統治政策

滿清以異族立主中國，當務之急便是收拾民心以求穩固政權迅速一統，所行政策兼採高壓統治與懷柔籠絡，可謂是「寬猛相濟，剛柔並施」。清政府為防漢人反抗，使新政權根本產生動搖，厲行高壓極權手段，迫使漢人屈服，政策內容如：加強軍事鎮壓，削減漢族反清意識與行動；為催辱漢人民族氣節，嚴令薙髮留辮，違者殺無赦；頒布《大清律》，嚴刑峻罰，凡犯十惡者，一律處以極刑；在康熙王朝時為控制社會思想更是大興文字獄，如戴名世《南山集》、莊廷鑑《明史》案等。⁴舉凡因觸犯文字忌諱的詩文案，牽累之深、株連之廣，冤死者動輒上百人，悽慘絕倫，這是歷史上的任一朝代所少見的慘烈情勢。當時文人儒士深受影響，正所謂苛政猛於虎，如此高壓的手段，製造出當時所流傳的話語「今之文人，一涉筆唯恐觸礙於天下國家」⁵情境。鑒於思想言語上的強力箝制，清政府的極權統治政策，的確收到懾服漢族文人之效，重重摧殘了士人之氣節，不再慷慨激昂與朝廷相對抗，造成萬眾鉗口以避禍端的恐怖局面。

然而，長期的高壓籠罩，畢竟非統治者久行之道，清政府體認到這一點。為達長治久安之目的，一方面除了採極權高壓手段，消滅反抗言論及思想；一方面兼採懷柔政策，籠絡人心，試圖緩和並化解漢滿民族之間的衝突與矛盾。諸如：禮葬明思宗，多爾袞入都，首先便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已展輿情」⁶；繼而對死節殉難的明臣，都予以贈諡，以表彰忠烈節義；禮待降臣，以

4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5月），頁249。

5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701。

6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5月2版3刷），頁175。

爵祿招攬之，使之不致成爲反抗的勢力；舉辦科舉取士，入關後即連歲開科，籠絡漢人優秀子弟；尊孔崇儒，優禮文人，標榜採中國文化以治漢人，使在中國傳承近兩千餘年的儒家思想得以延續。採取一種迂迴的方式步步拉攏漢族士人，取得認同，其最終目的是希望以禮教倫理的觀念，做爲維護與鞏固政權的工具。康熙年間，清聖祖對於漢族文化更是表現出高度的興趣與熱忱。康熙皇帝曾云：「朕御權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遇有疑惑之處，即與諸臣反復討論，斯於義理貫通而後已。」（《清聖祖實錄》卷 245）⁷。在聖祖努力施行文教情形之下，對大臣們影響頗爲巨大，其中納蘭納蘭性德亦是漢文化的崇尚與愛好者，閒逸時，常邀集漢族友人吟詞作對。同時清廷爲了消磨讀書人的精力，轉移敵仇滿清之精神，廣爲延攬名儒學者編纂書籍。康熙皇帝時，先後編纂的《康熙字典》、《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等；乾隆皇帝時，聚集博徵鴻儒學者編纂的《四庫全書》，收經史子集典籍三千四百餘種，近十萬卷，爲我國古代文化典籍之一大總匯，⁸促進了學術上考據之風的盛行。

三、清初文化與政治之間

清朝政府以異族身分問鼎中原，清初皇帝諸如康熙、雍正等擅於從歷史興衰記取教訓，積極又富於權謀，取得漢文化的認同，讓一開始滿族漢人之間原本充滿緊繃尖銳的民族情緒，在恩威並濟的政治形勢中，漸漸緩和，慢慢消弭。漢人士逐步接受現實，而滿族也不知不覺融合於漢文化中。正如學者李莉曾在〈涵化：滿清入關後的滿漢文化關係〉一文中所言：滿漢文化相互「涵化」的事實⁹。

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時運交移，質文代變」¹⁰，起筆開門見山，精

7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年6月），頁111。

8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700。

9李莉指出：在滿漢兩族長期交往、互相接觸與影響的過程中，滿族文化並未發生過單方面的變遷，滿漢文化也並未融合成一個新的民族，而是出現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滿漢文化「涵化」。請參見李莉：〈涵化：滿清入關後的滿漢文化關係〉，《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第19卷第4期（2006），頁32。

10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頁441。

準扼要的点出了「文學的興衰與變化，和時代、社會有著緊密的關聯。有的受政治教化和社會治亂的影響，有的是受學術思想風氣的帶動，有的是因為君主本身的愛好文學及提倡文學所致。」¹¹呼應到納蘭性德的身上，的確可以清楚的印證此論點。容若出身雖是一位清初滿族貴胄公子，卻更是一位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最佳例子。往後在康熙皇帝以儒家思想統治國家的政策背景之下，納蘭性德懷經世濟民之抱負，致學於經史子集，深刻掌握儒家精髓，精通漢文學，並喜愛漢文學。這些受漢族文化濡染之深的證據，從其交游對象多為漢族的文人雅士，及其詩文詞篇流露的思想情感，均有跡可循。

一言以蔽之，文壇與政壇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在清初的統治政策之下，不論高壓或是懷柔，對於清初的文學走向，的確都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於衝擊。而納蘭性德這一代文人，在時代背景影響之下，開創出屬於自身詞文的風格，以一片真情成就出詞的境界。

¹¹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頁441。

第二節 清初的詞壇

清代，乃中國歷史上末代君制王朝。中國文學史發展至清代，各類文學作品，已累積豐厚的創作典範與歷史經驗。清朝統治約莫三百年間，可以看見在各代曾輝煌過的文學體式，諸如：詩、詞、駢文、戲曲、文言或白話章回小說……，到了清代文苑上呈現出集大成之繁榮氣象，傑出優秀的作品不亞於前代。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曾言：

填詞始於李唐，盛於南宋，下逮元明，雜劇代興。而詞學寢衰，清代三百年間，問學之業絕盛。經史辭章，遠邁前代，詞亦勃然中興。其流變涯略，可得而言。¹²

不但肯定了清代的文學，在歷代經驗的傳承與積累之下，深耕發展，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更點出了詞體於清代蔚然中興之局面。明末清初的政治環境，異族的入侵、言論的迫害、思想的箝制等等，提供了詞體死灰復燃的生機。文人士子在復明無望，又不得以詩文直抒悲憤的精神壓迫下，以「豔科」、「末技」的詞體作為掩護，明寫花間樽前、男女歡愛；暗抒憂憤情志，藉詞曲傳遞心中的抑鬱不平和故國衰亡之感慨。悄然避開文字獄嚴密的天羅地網，重新站上文壇，大量文人參與詞體創作的行列，盛況空前。詞學復興的時代來臨，慢慢擺脫作為消遣娛樂的工具，進入了取得知識份子認同詞具抒情可以言志，與詩、與經、與史同俱價值的文學地位。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一書中，對於詞到了清朝又重新朝氣蓬勃起來，有更為明確的敘述：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興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¹³

¹²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頁1。

¹³唐富齡：《明清文學史·清代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42頁。

此段話概括了詞體歷代發展的軌跡，得知詞之文體的創作歷程，以清朝相較於元、明的衰微沉寂，確實大為振興。單就《全清詞》編纂匯集的詞篇來看，清初詞人於順治、康熙時期約有二千一百餘人，而數量更多達五萬餘首¹⁴。因此「詞至於清，生機猶盛，發展未窮。」¹⁵清填詞家以及作品之浩繁，使得清詞重新在文學舞臺上綻放光芒。

陳廷焯是以清詞成就為榮的，於《詞壇叢話》曰：「詞至國初，直追兩宋，而等而上之。」喻示詞學作為一種文體知識，在清代的開拓之功已邁越前代。¹⁶何瑞澄在〈淺談清詞對唐宋詞的繼承發展〉一文更如此提到：「唐宋詞寫到的各種題材，清詞幾乎都觸及了，而且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這種發展展現在兩方面：一是體現清詞中之優秀者，能進一步突破『詩莊詞媚』、『詞為艷科』等陳規，而更直接的反應社會事實，更廣泛的接觸到生活各方面。就藝術風格、手法而言『清代詞壇上的一些名家，既善於繼承前人，又能從自己所處的時代出發，而成各自的特色，逐漸形成各種風格流派』，因此『清詞之所以堪稱為詞之復興者，是由於它既善於吸采前輩之菁華，又富有自己時代的氣息。』」¹⁷何瑞澄此一段話，肯定了清詞中興或可視為是一種超越，不僅僅因詞的數量之多，各名家對詞有一番新的體會，亦能不囿於前代的表現風格與手法，欲融入生活、反映社會現實，撰寫出合於時代而又有創新的作品，成就出另一顛峰造極的新境界。

然而，每種文學體式的崛起、形成、發展、演變乃至於式微，是所處的時代、社會，以及文人才子內外部因素的綜合表現，發而為言。清詞之能謂中興，當是與前代詞壇情況相較而得來的。關於明代詞壇的概況，趙尊嶽曾云：

明人填詞者多，治詞學者少，詞話流播，升庵、渚山而已。……即散見詩畫雜家者，亦正寥寥可數，以視兩宋論詞，剖析及於毫芒，金針度之後學，賞音片句，宸賞隨邀，紅豆拈歌，士林傳遍者，相去奚啻霄壤。¹⁸

14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1次印刷），頁3。

15錢仲聯：〈全清詞序〉，《南京大學學報》第1期（1989）。

16皮述平：《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頁68。

17何瑞澄：〈淺談清詞對唐宋詞的繼承發展〉，《廣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1987）。引自段啓明，汪龍霖主編：《清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57。

18趙尊嶽：《明詞彙刊·惜陰堂明詞叢書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9。

足見明詞的作品數量不多外，聲律運用不嚴，詞曲不分也是明詞不振之一大主因。再者由於海陸交通便利，逐步形成了世界貿易網絡，帶動明代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迅速壯大，社會趨向多元，思想也更為活潑開放。文學傾向市民化、下層化，更加面向現實，強調個性的張揚、人慾的表露，創作趨於通俗化、個性化與趣味化，以滿足雅與俗、上流階層與市井百姓的審美需求。於是乎雜劇傳奇的創作，於明朝中葉後進入了高潮與繁榮期。而詞體的創作，一方面對於庸俗趣味的嚮往與對封建禮教的反感，取法了晚唐五代《花間集》與南宋《草堂詩餘》追求婉媚、穠豔細膩的風格，¹⁹限制了詞路的擴展；一方面也由於傳奇、小說、戲曲的盛行，成了創作的主流藝術，相對削弱了文人對詞學的關注與熱情，使得明代的詞壇積弱不振。

晚明陳子龍發表一篇具綱領性的詞學論文〈幽蘭草·題詞〉，批判了明代的淫靡詞風，流俗者眾中自出新見：

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其最著者為青田、新都、婁江。然誠意音體俱合，實無驚魂動魄之處；用修以學問為巧，便如明眸玉屑，纖眉積黛，只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蘇柳間，然如鳳凰橋下語，為免時墜吳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鴻筆，既不經意；荒才蕩色，時竊濫觴。且南北九宮既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²⁰

直指明朝詞人好以詞為應酬唱和之作，卻內容空洞貧乏，缺少真實情感，而流於形式。鑒此，陳子龍企圖振衰起弊，洗革明詞壇淫豔香弱，內容虛泛之風，主張作詞應回歸到南唐北宋的「境由心生，詞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²¹認為作家之創作在學習古法中應融入個人真實情感，並反映社會現實，追求的是自

19毛際可在顧貞觀納蘭性德所編之《今詞初集》的跋語中說到：「今世詞學之盛，頡頏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間》《草堂》數卷之書，便以騷壇自命，每嘆江河日下。」引自施蟄存編：《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812。

20陳子龍撰：〈幽蘭草·題詞〉。引自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14。

21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4。

然純情的「高渾」之格，²²改革了明代的詞風，實質提高了詞學的內涵。如此之卓越識見，因而被推為「雲間詞派」之首。龍榆生更有「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²³的說法。陳子龍力挽晚明詞壇之頹勢，並延續至清代初期，為清代詞學之復興開啓了端緒。

陽羨詞派是繼雲間詞派後，於文壇另一具有影響力的詞派，以其興起與茁壯的地域而得名。陽羨位於現今的江蘇省興縣境內，此地與蘇東坡深具淵源，在蘇軾〈菩薩蠻〉詞中即有此一筆：「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物外遊。」²⁴道出蘇軾辭官退隱後想在此處安身終老的願望，而蘇軾《東坡樂府》更是在此地傳唱不絕。陽羨詞派的活躍期從陳維崧與鄒祇謨、董以寧刻燭倡和的順治七年(1650年)算起，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萬樹病逝旅途江舟中，或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蔣景祁去世為止，約莫有40年光景。²⁵而這40年間此詞派的創作詞人竟高達上百人，其中不乏出色且流傳至今的詞家與詞作。如史惟圓的《蝶庵詞》、任繩隗的《直木齋詞》、徐啗鳳的《蔭綠軒詞》、曹亮武的《南耕詞》、萬樹的《香膽詞選》、蔣景祁的《罨畫溪詞》等都曾飲譽詞壇。²⁶創作數量之多、內容蘊含豐實，「學者靡然從風」²⁷，確實造成文壇上一股勢力與影響力。陽羨詞派的代表人物為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其詞風以豪放為主，仿蘇軾、辛棄疾之風格，多抒寫身世舛變、感慨故國之痛、抒發懷古之情。雖身處清代政治壓力與險惡環境之下，然也勇於展現對於社會、歷史的使命感與責任感。蔣景祁在《初集》序文更是將陽羨派感時憂民「憂傷怨悱」的詞風特色表露無遺：

抑吾聞之，詞之興也，源於唐，盛於五季，泛濫於宋元，迨明而檜下無譏焉。古之作者，大抵皆憂傷怨悱不得志於時，則托為倚聲頓節，寫其無聊不平之意。今生際盛代，讀書好古之儒，方當銳意向榮，出其懷抱，作為

22同前註，頁14。

23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4。

24曹銘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頁106。

25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169。

26同前註，頁170。

27同前註，頁173。

雅頌，以黼黻治平，則吾荆溪之人之文不更可傳矣乎？而詞之選不亦可以已乎？予既以自悔，且與南耕重有感也。²⁸

當時陽羨人才濟濟，又是個政治性高度敏感的城都。在明末，東林、復社的好些魁首和骨幹是宜興人，²⁹因而此地在此時，瀰漫了濃烈反清的政治氣氛，為明朝殉節的宜興人不在少數。處在朝代更替的交叉點上，此地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忠臣不二主「悲憤終身不求仕」³⁰的愛國情緒感染，表現在文學作品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憂傷怨悱」的不平之意。對於詞論建設上，陽羨詞派更提出了詞具有其社會使命，可與「經」、「史」比肩而論。推翻了長久以來，大家所認定「詞乃詩餘之作」，是傷春悲秋、吟紅弄翠的小道之傳統觀念，大大提升了詞體的地位。大膽提出「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直言不諱的將詞與經史並論。³¹然隨著政治趨勢的逐漸一統，陽羨詞派的淒怨悲憤之音，終漸趨於衰竭。詞壇主流漸轉移到歌詠太平盛世之音的浙西詞派手上。

龍榆生把清詞發展史界定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是浙西詞派未興之前，乃清詞的復盛期，代表作家有：王士禛、曹貞吉、顧貞觀、納蘭性德、毛奇齡、陳維崧等人。³²納蘭性德便是在清詞的復盛初期，以他的卓異天才，藉著他的生花彩筆，填出了一首首真摯多情的詞篇。對於納蘭性德在詞曲創作上的成就與光芒，趙景深在《中國文學史新編》一書中，如此提到：「清代詞號稱中興，遠較元、明為發揚光大；惟詞至南宋末年，已經走到盡頭；清人對於詞學，也只是在整理方面較為熱鬧，詞譜、詞韻、詞評、選本，紛紛出版，至於創作，究竟不能脫出唐、宋的圈套，除了納蘭性德以外，幾乎沒有卓異的天才。」³³肯定了納蘭性德的才性與獨到氣質，展現在詞的創作上，不落圈套、不染俗塵。

袁行霈就曾為詞的文學軌跡，作一總綱性的結論：

28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172。

29同前註，頁174。

30同前註。

31同前註，頁194。

32參見陳水雲：《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頁91。

33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北京：北新書局，1947年），頁324。

詞作為一種抒情詩體，曾在兩宋度過了黃金時代，元明兩代呈現衰落之勢。也是在明清鼎革之際，詞發生了轉機，走出俚俗，歸於雅道，成為徬徨苦悶中的文人委婉曲折地抒寫心曲的方式。待江南「科場」（吳槎）、「奏銷」、「通海」諸大案接連發生，在政治環境的壓力下，詞更成為文人曲寫心跡的方式，作者蔚起，出現了地方性的詞人群和盛大的倡和活動。陳維崧、朱彝尊都揚棄了詞為「小道」的觀念，認為詞與「經」、「史」同等重要，可與「詩」比肩，終身不廢填詞。他們詞的取材不盡相同，風格各異，但都開拓了詞的境界，帶動了有清一代詞家競馳，出現了被譽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納蘭性德。清人詞無論從規模或成就上而言，都足稱大觀，再次顯示並發展了詞的特異的抒情功能。³⁴

就如同清·胡薇元所撰《歲寒居詞話》裡所言：清初三家「倚聲之學，國朝為勝，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詞壇，陳天才豔發，詞風橫溢；朱嚴密精審，超詣高秀；容若飲水一卷，側帽數章，為詞家正聲詞。」³⁵三者鼎足清代詞壇，各有高格，然王國維對納蘭性德於詞的成就最為推崇。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點出了「詞」之文體與「納蘭性德」在清朝所具特殊的文學地位：「觀古今人之詞，…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為詞；悲涼頑豔，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為豪傑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也。」³⁶王國維認為：詞的優劣在於詞中有無「境界」，「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而有境界之作便可自成高格。³⁷王國維對納蘭性德之詞推崇如此，顯示出了《納蘭詞》在清朝文壇具其極高的地位與水準。甚至到了三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深為讀者所喜愛，其藝術價值及對廣大讀者的影響不言而喻。

34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710。

35〔清〕胡薇元：《歲寒居詞話》。見〔清〕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年6月第4次印刷），頁4038。

36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257。

37同前註，頁193。

第三節 納蘭性德之生平簡述

一、家世背景

納蘭性德，清滿洲正黃旗人，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生於清順治十一年十二月(1654年)，亡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得年三十一歲，是清初詞人，刻有《側帽詞》，後更名《飲水詞》，後人稱《納蘭詞》。

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³⁸學者邱華棟認為：「時代與生活是作家寫作的原動力。」³⁹在文學史裡對於文學作品，是要講究其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才能勾勒出作者作品的全貌。常派學人包世臣於《為朱震伯序月底脩簫譜》文中曾申述道：「異內而言外，詞之為教也。然異內部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以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則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養之以學術，煉之以境遇，則意內之妙，吾將於震伯旦夕遇之矣。」提出了必須在學問、性情與世運三方面的配合之下，詞人創作方式上的「用筆」與「用意」才能各盡其功。⁴⁰因此，作品與作者以及社會文化是脫不了關係的。欲對作品有更深刻的了解，第一步驟便是對作者有所認識。

對於納蘭詞的相關研究，為了使之更加詳實，本章節擬以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劉德鴻《清初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等文獻資料為底本，佐以有關納蘭性德的墓誌銘、神道碑文等，先瞭解作者時代的背景、生平事蹟。建構出納蘭性德畢生經歷，以期達「知人論世」之效。

(一) 納喇氏的溯源

關於納蘭性德的出身，在《清史稿·文苑》上有此段記載：「性德，納喇

38朱熹匯編：《四書纂疏·孟子萬章下》（台北：學海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頁491。

39邱華棟文學館演講「當代小說的內在動力」引自網路資料：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RS/101365.htm>（2011年6月）。

40皮述平：《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頁5。

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明珠子也。……康熙十四年成進士，年十六。聖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⁴¹此段論述，道出了納蘭性德顯赫不凡且人人稱羨的家世。⁴²而納蘭性德的先祖們—納喇氏（後號葉赫部），乃金朝的貴族姓氏，探其在至高的地位背後，所隱藏著的卻是一段段侵略與爭戰的歷史。據陳捷先《明清史》一書，引用清代官書記載當時的東北地區：「諸國紛亂。滿洲國支蘇客蘇、蘇河部、渾河部、王甲部……；扈倫國之烏喇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群雄蜂起，爭為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甚至兄弟自殘，強凌弱，眾暴寡，爭奪無已時。」⁴³得知清初東北地區各部落間的權力相互爭奪，情況紛亂，而納蘭性德的先祖葉赫部，就屬其間的部落之一。筆者試圖透過黃天驥所撰《納蘭性德和他的詞》⁴⁴所列出關於納蘭性德的世系表，和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⁴⁵相對比較，以為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更詳細週全些⁴⁶，因而採用張任政先生所考之世系表，追根究源其世系脈絡，以期能更詳盡的掌握納蘭性德之家世。

納蘭氏家譜：

41 <文苑一>，《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九》。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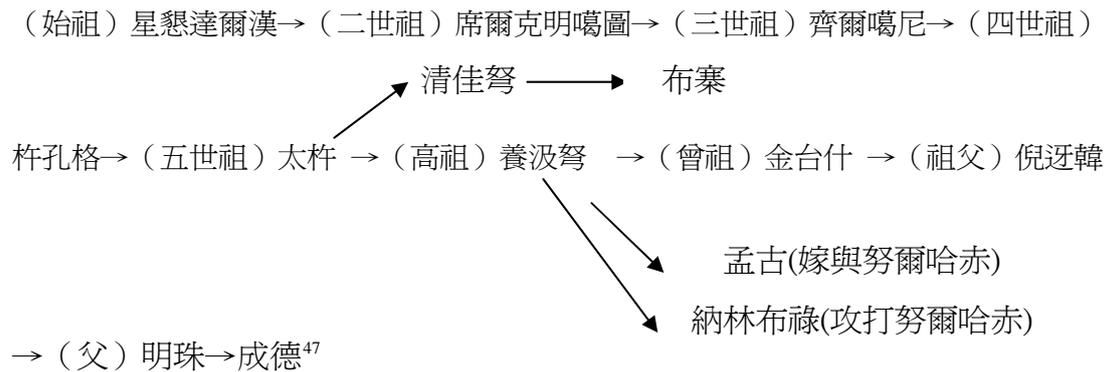
42 滿洲氏族，以八大家為最貴：一曰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一曰鈕祜祿氏，宏毅公額亦都之後；一曰舒穆祿氏，武勳王揚古利之後；一曰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後；一曰棟鄂氏，溫順公何和哩之後；一曰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一曰伊爾根覺羅氏，敏壯公安費古之後；一曰輝發氏，文清公阿蘭泰之後。凡尙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為最。見網路資料清稗類鈔 <http://open-lit.com/listbook.php?cid=43&gbid=322&bid=14858&start=0>（2011年5月）。

43 這是清人的記述，當然誇張的稱他們是滿洲國，實際上扈倫四部氏海西女真（納蘭性德先祖即是海西女真族），而滿洲國所屬的諸部則是建州女真。引自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5月），頁127。

44 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9。

45 王雲五主編，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6。

46 30年代，張任政曾編纂了第一部納蘭性德年譜，對納蘭性德生平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是一部詳實可信的力作。參見蔡苑禎撰：《納蘭性德友情研究》（臺北：靜宜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頁7。



(二) 納喇氏與清皇室之間

由上列的世系表可知：納蘭氏的始祖星懇達爾漢本姓土默特，原係蒙古人。曾以武力消滅納喇氏部落(今黑龍江省呼蘭河與松花江合流地區)⁴⁸，並占領其土地，自易稱號為所占之地名一納喇氏。後舉氏遷徙至葉赫河岸即今日吉林省梨樹縣葉赫鎮，⁴⁹號葉赫部，與當時的哈達、輝發、烏喇四部共同組成海西女真，也稱扈倫四部。⁵⁰在明代，散居於東北的女真族，⁵¹長久以來一直是侵擾著明朝政權蠢蠢欲動的外患。在萬曆十二年，明朝巡撫李松及總兵李成梁以賜賞為由，利誘納蘭性德之高祖養汲努、清佳努諸部，襲殺葉赫貝勒養汲努等三百餘人。⁵²養汲努有二子，長名納林布祿，次名金台什，相繼為貝勒。⁵³誘殺行動重挫海西女

47參見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6。

48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年6月)，頁238。

49葉赫部所在位置，據魏源《聖武記》卷一，頁2：「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清史稿》卷二二三楊汲努列傳云：「地近北，故謂之北關」，據陳桂瑛〈納蘭性德的祖籍及其兩次東北之行〉頁二七八指出：「其實葉赫部以葉赫河得名，葉赫河發源於吉林省中部，西南流至遼寧省開原縣入遼河。葉赫老城、新城遺址，並在今吉林省梨樹縣葉赫滿族人民公社……。因此說性德祖籍為遼陽、長白不夠確切，說在遼寧開原附近或威遠堡也不合實際，確鑿地說是在吉林省梨樹縣葉赫鎮。」轉引自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2月初版)，頁18

50 清朝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納喇氏「為滿洲著姓，其氏族散處於葉赫、烏拉、哈達、輝發及各地方，雖係一姓，各自為族」。請參見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年6月)，頁238。

51 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參見網路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42302390>。(2011年6月)

52參見網路資料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3renwuzhuanji/mhc/03.htm>(2011年6月)

53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

真的勢力，也提供了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統一扈倫四部的一個大好機會。努爾哈赤勢力突起，引起了四部的不安，葉赫部貝勒納林布祿為討好努爾哈赤，遂將胞妹孟古送給努爾哈赤為妻，⁵⁴孟古（清太宗皇太極之母—清孝慈高皇后）與納蘭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同為手足，納蘭性德與清皇室之間的姻親關係於焉形成。努爾哈赤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金國⁵⁵(史稱後金)，以天命紀年，宣布割據一方，和明朝分庭抗禮。⁵⁶太祖與孟古締結聯姻後三年，和葉赫部因為都想稱霸女真各部，導致關係破裂。⁵⁷太祖天命四年，努爾哈赤舉兵攻打葉赫，葉赫乞援於明，但因實力懸殊，東西城俱破。納林布祿弟金台什，乃納蘭性德之曾祖，時為東城貝勒，寧死不降，葉赫遂亡。⁵⁸自此葉赫與建州女真之間便種下了複雜的、既親且仇的矛盾關係。葉赫部雖然在歷史舞台上消失了，然其後代家族並未滅絕，他們依舊掌控軍事上的資源與實力，並且與金國及後來的清朝皇室保持著密切的姻親關係。葉赫部降於金人成為金國與清朝滿洲八旗軍兵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清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⁵⁹清王朝也給予他們相應的高官厚爵，在明珠與納蘭性德的生前，葉赫納喇氏家族和原葉赫部人眾及其後裔，一直在清王朝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官聲赫赫、職任隆隆、歷世簪纓，綿延不絕。⁶⁰

(三)歷史糾葛下的納蘭性德

頁 4。

54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四月哈達貝勒扈爾干之女哈達納拉氏阿敏格格嫁與努爾哈赤；同年九月努爾哈赤娶葉赫部首領楊佳努(音譯之不同，即養汲努)女葉赫那拉氏孟古格格（參見網路資料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China/G/G1/G1b.htm故宮博物院版權所有 2011年6月）在卓清芬著《納蘭性德文學研究》一書第8頁：「養汲努知其(努爾哈赤)非常人，以幼女妻之。」然萬曆十二年清佳努及養汲努已被明朝巡撫李松所誘殺，依據故宮博物院所載資料努爾哈赤在萬曆十六年才娶孟古格格為妻，時間上有出入。故筆者採用網路資料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3renwuzhuanji/nehc/03.htm>，孟古格格乃其胞兄納林布祿作主妻與努爾哈赤。

55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5月），頁139。

56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2。

57同前註，頁5—6。

58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2月初版），頁8。

59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9。

60同前註，頁29

這種顯赫的地位以及納蘭家族與清皇室間的糾葛，納蘭性德是清楚知曉的，因而也直接或間接對於詩人的生活與創作產生影響。納蘭性德內心又愛又恨、又敬又怨的糾葛矛盾，隱約在詞句中流露出來，如在〈浣溪沙〉裡：「一抹晚煙荒戍壘，半竿斜日舊關城。古今幽恨幾時平。」⁶¹面對著舊關城，想起了當時祖先葉赫部的滅亡，納蘭的心底是有幽恨的。這股幽恨，並未因清朝王氏賦予其族人地位與權利而隨之消失，反而像是隨著他同進出的影子，在隨扈的日子中，觸景傷情，鮮明活躍了起來，並於詞篇中隱約洩露而出。〈浣溪沙 小兀喇〉：「猶記當年軍壘跡，不知何處梵鐘聲。莫將興廢話分明。」⁶²小烏喇一帶曾是納蘭家族的領地，詩人到此不能不聯想起當年葉赫部被愛新覺羅部消滅的往事，故其結句所表達的是一種深隱的感慨，前揚後抑，不免消極沉鬱，似寓有難言的隱恨。⁶³〈憶秦娥 龍潭口〉：「陰沉潭底蛟龍窟。蛟龍窟。興亡滿眼，舊時明月。」⁶⁴滿眼興亡之嘆，反映了詞人一種複雜矛盾的心情。龍潭指今吉林省吉林市東郊龍潭山下的龍潭，乃當年的海西女真的根本要地，容若思及往事、觸景傷情，面對史跡，心中或有隱痛，於是產生興亡之感。⁶⁵從納蘭性德的詞句間，隱約透露出，他既承載著家族滅亡的血仇，卻又得忠君事主的矛盾，那種不堪與無奈，足以抹殺他的笑靨，吞沒他的雄心大略，讓他抑鬱終生。

二、生平概述—「我是人間惆悵客，不是人間富貴花」

《清史稿》稱：「性德，納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明珠子也。」⁶⁶納喇氏、滿洲正黃旗人、明珠子也，當納蘭容若呱呱墜地的那一剎那，這些來歷與頭銜，便一輩子奔流在他的血液裡，烙印在他的靈魂裡，註定了他一生的尊卑、悲喜、富貴、惆悵。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蘭

61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77。

62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85。

63同前註，頁286。

64同前註，頁289。

65同前註，頁291。

66〈文苑一〉，《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九》。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59。

克·奈特就曾做過廣泛的調查，並得出一個令人心酸的結論：對一個人的未來最具決定意義的是一個人的出身，其次是運氣，個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⁶⁷不論我們同意與否，將此項研究放在納蘭性德身上加以檢視，尊貴的出身、超凡的運氣，綜以個人的努力帶給納蘭性德的未來，在世俗看來納蘭性德是直得稱羨的。但這樣的出身與運氣似乎不是他所企盼的。詩人因保有了太多的純真與多情，在權貴世家中反而顯得格格不入，導致他厭畏思退、哀苦無端，只好將內心無盡的淒苦訴之於筆墨，反倒成爲人間惆悵客。生於清順治十一年十二(1654)⁶⁸正值臘月寒冬的納蘭性德，父親明珠以其由，號乳名爲冬郎；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1685)⁶⁹，得年三十又一，是人世間短暫的過客。

做爲人間惆悵客的納蘭性德，來自於一個人人歆羨的權貴家庭，但回歸到詩人的本性「真情」，再對照他所處的家庭背景，充滿權謀、虛偽、明爭、暗鬥爲了權利、名利而暗濤洶湧，他卻無法安然視之，一生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

(一) 親子之間-愛與掙扎

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由於機智敏銳，處事勤敏，八面玲瓏善於揣摩上意，仕途之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康熙帝曾說明珠是「鳳閣清才，鸞台雅望。典章練達，服勤匪懈於寅恭；器識淵凝，顧問時資於靖獻。屬在論思之地，參機務之殷繁。每抒欽翼之忱，佐經猷於密勿。」⁷⁰如此的汲汲營營，才能深得皇帝之重用。身爲已沒落於歷史舞臺上的葉赫部貴胄後裔，明珠家族的興起，可以說完全是來自於自身的精明、幹練與努力。根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四日，立於北京西郊的《明珠及妻覺羅氏誥封碑文考述》記載：明珠「初任雲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內務總管，四任弘文院學士，五任加一級，六任刑部尚書，七任都察院

67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編著：《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15。

68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8。

69同前註，頁33。

70閻崇年：〈明珠及妻覺羅氏誥封碑文考述〉，《四平民族研究》第2期（1987）。轉引自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57。

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筵講官，九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十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佐領，十一任經筵講官、吏部尚書、佐領，十二任加一級，十三任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佐領、加一級，十四任今職。」今職即「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佐領、加一級。」⁷¹這樣的際遇，除了運氣，不得不承認還得加上實力。其中任經筵講官一職，更顯示了明珠對於代表漢族文化的儒家經典，有深厚的造詣。康熙皇帝對於漢族文化除了以此作為統治的工具外，亦是具濃厚的興趣的。明珠為康熙帝講解儒家經典，康熙帝「有疑必問」⁷²，因此讓明珠與康熙皇帝之間，有了許多直接接觸的機會，成了皇力跟前的紅人，取得康熙帝的信任與重用。此時明珠廣結黨羽，讓自己的集團勢力穩固並不斷的膨脹，成為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的大臣。乘著這股銳不可擋的勢力，明珠明處在康熙帝前清廉自持，「積極支持康熙帝獎勵和重用清官，是康熙帝整飭吏治的得力助手。」⁷³然而在暗處，明珠卻恃勢貪暴、收受賄賂、斂取財物、算盡心機排除異己，對於依附於己的貪吏又有意加以庇護，⁷⁴使得當時即有「要講情，問老明」⁷⁵的民謠流傳，句中的老明便是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如此作為看在天性忠厚純良，且極為孝順的納蘭性德眼裡，⁷⁶不免產生了矛盾與掙扎，無法隨波逐流。仰望著他所敬愛的父親，對於父親的所做所為，使納蘭性德的擔心與憂慮日益轉深。這也是為何他的詞風，總是透露著一抹無奈及憂慮的原因之一，與他的出身相對照，帶給人一種強烈的反差。

納蘭性德「身在高門廣廈」⁷⁷，曾在所作〈茅齋〉一詩中，如此描繪自己的

71同前註。

72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76。

73同前註，頁134。

74〔清〕蔣良騏：《東華錄》卷十四書之：「明珠結連黨羽…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言官多受其牽制，…柔言甘語，而陰行驚害，意毒謀險，…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見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年4月），頁230。

75同前註，頁153。

76座師徐乾學贊曰：「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殷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彷彿其一二，而終莫能悉也，為可惜也。」見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7。

77韓菼：〈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2。

住家：「我家鳳城北，林塘似田野。蘼廬四五楹，花竹頗閑雅。」⁷⁸根據張任政考據：明珠宅第座落什刹後海，乃禁城之北。⁷⁹梁佩蘭曾至容若家作客，如此形容他所見到的明珠宅邸：「不辭路途遠，來登君子堂。堂上何巍峨，檠戟樹兩旁，云楣耀黃扉，虹霓貫干將。」⁸⁰不難想見容若家的輝煌氣象，足以讓人讚嘆驚豔。但事實上，容若並不以此樂，只說道：「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⁸¹，又於〈野鶴吟〉中提到「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欲隱道無由，幡然逐華纓。」⁸²顯赫富貴出身，容若並不因此沾沾自喜，在容若的認知裡，這些如浮雲般的富貴純屬偶然，無須因以為快樂。反而是父親以其權傾朝野之勢，索賄收賂，廣結黨羽，並捲入與索額圖的鬥爭之中，⁸³納蘭性德為之暗生隱憂。

(二)求學之路-孜孜矻矻

「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即不忘，善為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⁸⁴這是其師徐乾學對納蘭性德的評語，可知冬郎從小天資英絕，過目不忘，顯示出其不凡與過人之處。其父明珠是個受漢文化濡染很深，兼通滿漢語言文字而且又有遠見的滿洲貴族。史載明珠「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簽，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鄴架者，亦一時之盛也。」⁸⁵因而在容若幼年的時候便積極的栽培他，不但讓他沿襲滿族傳統接受良好的騎射技藝，同時亦延師就讀，使其接受漢文化的薰陶。除了識字、習字外，主要是誦讀《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龍文鞭

78納蘭性德：〈茅齋〉，《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35。

79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7。

80轉引自黃天驥著：《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16。

81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06。

82引自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37。

83參見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58。

84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7。

85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97。

影》、《童蒙須知》、《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等宣揚儒家的學說，特別是程朱理學觀點。⁸⁶儒家傳統思想中的三綱五常自漢朝起便成為了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也是歷代皇朝治理國家的依據。在《清太宗實錄》卷 10 裡有此記錄：天聰五年（1631 年）皇太極曾下令諸貝勒、大臣子弟，凡是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都要入學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⁸⁷受到上行下效、風行草偃的影響，再加上納蘭性德早慧又喜讀書，學習之路納蘭性德不曾懈怠過，「后入順天府學和國子監學習」。⁸⁸這時的容若年十七（康熙十年），把許多的心力精神擺放於鑽研學問之中，青年時期便已是翩翩儒士。在國子監學習時，當時擔任國子監的主管「國子監祭酒」，正是徐乾學的弟弟徐元文。徐元文對於學員的督導相當嚴格，因此讓納蘭性德奠定了紮實的學問基礎。而容若也不負所望，以滿人貴胄之身，「補諸生，貢入太學」⁸⁹，努力的學習《四書》、《五經》、《性理》、《通鑒》等傳統漢學。優異的表現，讓人刮目相看，往後更得到了徐元文的大力推薦，將納蘭性德介紹給自己的兄長徐乾學，徐乾學當時擔任翰林院編修一職。徐乾學後來在〈納蘭君墓誌銘〉裡回憶說：「舍弟立齋為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⁹⁰明珠當時官兵部尚書，就是徐元文所說的「司馬」⁹¹。能得到老師如此的稱許，可得知納蘭性德的表現與成績相當卓越亮眼，勤勉好學，不以現況為自滿，更是其難能可貴之處。

《論語·子張》云：「學而優則仕。」⁹²康熙十一年（1672 年），納蘭性德參加順天鄉試應試中舉人，年十八歲。此次科考的成功，是他實踐理想的第一步，望子成龍也是身為一個父親所殷切期待的。此後納蘭性德更是積極的朝著他的人生目標前進。懷著對漢文化的景慕和對徐乾學的崇仰，順天鄉試放榜後的第三

86同前註，頁 198。

87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 年 6），頁 111。

88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9 月），頁 184。

89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06。

90同前註，頁 414。

91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9 月），頁 203。

92朱熹：《四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 2 月 2 版 3 刷），頁 331。

日，便來到徐乾學邸舍拜謁求師⁹³，徐乾學撰先生墓誌銘如此云：「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⁹⁴師生之間的情緣於焉展開。徐乾學傾心相授，納蘭性德虛心學習，自此之後，雙方往來不絕，過從甚密。⁹⁵滿人又是貴胄之裔，求漢人爲師，如此的真心誠摯，對於滿漢之間的無形隔閡具有某程度上的消弭作用。

(三)進仕之路-才命相妨

康熙十二年，納蘭性德年十九歲，舉進士，以患寒疾未能參與廷對，寂寂然的作出了七律一首〈幸舉禮闈以病未與廷試〉：

曉榻茶烟攬鬢絲，萬春園里誤春期。
誰知江上題名日，虛擬蘭成射策時。
紫陌無游非隔面，玉階有夢鎮愁眉。
漳濱強對新紅杏，一夜東風感舊知。⁹⁶

納蘭性德的好友也是同年的韓菼，與他一起參加鄉試、會試，在這次的殿試上取下了一甲的第一名。得知此消息的納蘭性德一方面爲好友感到高興，一方面卻也不免有著遺憾。「漳濱強對新紅杏，一夜東風感舊知」，再見韓菼心中百感交集。雖有未竟理想之憾，納蘭性德卻不以此而消沉、怨艾，反而更加自我策勵。在《淶水亭雜識》序云：「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

93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 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09。

94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6。

95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 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15。

96納蘭性德：〈幸舉禮闈以病未與廷試〉，《通志堂集卷四》。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54。

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⁹⁷除此之外，勉學熟讀《通鑒》及古人文詞之作，癸丑年五月起，始逢三、六、九日過徐健庵邸講論經史，每抵暮方去。⁹⁸不久後，致書謂徐氏云：「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卒業焉。」⁹⁹納蘭性德篤意經術若此，其師徐乾學亦傾囊相授，且不論徐乾學的目的是否不全然單純，¹⁰⁰不可否認的，納蘭性德確實在這層師生的關係上，受盡了照顧。最為有力的證明，即是《通志堂經解》的彙編完成。透過徐師的指導協助下，這本《通志堂經解》共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收集了一百多種宋元以來解釋儒家經典的書籍，規模宏大，卷帙浩繁，從開始編輯到成書，前後用不到兩年的時間¹⁰¹。這樣巨大的工程，背後如果沒有一群學者友人協助，依常理判斷是無法在短短的兩年即編纂完成的。因此，明清史家孟森言道：「徐乾學以藏宋經學家之富，假手於權相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經解》。」¹⁰²《通志堂經解》的完成，納蘭性德不敢掠美，將此功勞推及其師所有，在《經解總序》中便明確道出：

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經學，宣闡大義。……惜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屬友人秦對岩、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不可卒讀，抄本偽謬尤多，其間完善無偽者，又十不得一二。間以啟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校訂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鈔得一百四十種，……請捐貲，經始與

97 納蘭性德編：《淶水亭雜識一》，《通志堂集卷十五》。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367。

98 徐乾學：《通志堂集序》。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221。

99 王雲五主編，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4 月），頁 14-15。

100 在蘇纓、毛曉雯、夏如意著《納蘭容若詞傳》論道：納蘭幸德的老師徐乾學乃明末三大家之一的昆山顧炎武，徐乾學出生在徐宗祠裡，功利色彩鮮明……，讀書不只爲了求知，而是爲了當官。「傳是樓」藏書之豐，爲攬絡性德，提供珍貴藏書協助納蘭性德編著《通志堂經解》（頁 73）。在劉德鴻著《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也裡提到：「徐乾學想的是通過給納蘭性德授業解惑交結朝廷權豪顯貴，便於自己升官進爵。」（頁 215）

101 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3 版），頁 21。

102 孟森：《明清史講義》。轉引自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3 版），頁 21。

在感慨經書偽謬者多，及闕漏損壞不忍卒讀的情況下，納蘭性德有了重新刊刻的構想，並得到了其師徐乾學及多數友人的支持，《通志堂經解》一書的編纂順利開展。「通志堂」是納蘭性德府上的藏書室，也是詩人平日研讀寫作的場所。「通志」義為意趣志向相通，納蘭性德是在師友們的通力相助下，添製圖書的，也是在師友們的鼎力合作下彙編刊刻經解的。取名通志堂不僅表達了他不忘師友恩惠之意，也含有與漢族文士意趣志向相通之意¹⁰⁴。由於如此的因緣，使得納蘭性德的交友範圍總少不了漢人儒者。納蘭府上的「花間草堂」也成了與這些江南才子、友人聚會之場所。在四庫本湛園未定稿卷八中，收錄了納蘭性德的朋友姜西溟所云的一段話：「往年容若招余往龍華僧舍，日與蓀友梁汾諸子集花間草堂，劇論文史，摩娑書畫。……自後改葺通志堂，數人者復晨夕相對，几案陳設，尤極精麗。」¹⁰⁵句中所云證明了納蘭性德的愛才惜才不分滿漢，提供舒適的場所與友人共同切磋、鑽研學問，滿人與漢人之間在此時此處發生了奇妙的交集，所迸出友誼的火花，傳為後世佳話！

十九歲時詩人得了一場寒疾，讓納蘭性德的仕途之路耽誤了近三年的光陰。但是他的學問之路並未因此而有所停擺。他善用時間閱讀著書，《淶水亭雜識》一書，便是於此時間著作完成的：「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淶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爾。」¹⁰⁶這段話不僅點出了其所撰寫《淶水亭雜識》的素材來源，有的來自於博覽經史的心得，有的則是與友人的談論內容記述。於句末更可發現詩人對於追求學問的看法，認為求學問貴廣，各種學說流派，都有其可取之處，不應當只侷限於一家之言，嘗言：

103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十》，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 247—311。

104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 193。

105〔清〕姜宸英：《湛園未定稿》。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 261。

106王雲五主編，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 14。

三教中皆有義理，皆有實用，皆有人物，能盡知之，猶恐所見未當古人心思，不能伏人。若不讀其書，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說，衝口亂罵，只自見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統自繼孔孟，人猶笑之，何況餘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讀書貴多、貴細，學問貴廣、貴實。開口捉筆，駟馬不及，非易事也。¹⁰⁷

這段文字表露了納蘭性德對各學各派採兼容博覽的態度，肯定其各有所長，不應以一己的成見，否認了各學說在社會上的實用價值。這樣的態度，在他的詩詞文章中，可以一一驗證的。他認為學問若只限有於某家某派，等於畫地自限，容易產生井蛙之見，卻毫不自知，納蘭性德以此而深加自惕。讀書之法貴博覽而精細，追求學問貴廣博而實用，這是其對於讀書的體會，在個人精進的求學路上更是力行不懈。劉德鴻在《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一書便如此提到：「綜觀《雜識》全書，不光隨處可見尊孔崇儒的言論，而且對於佛、道兩家的主張作為，也能持評論說，並不一概排斥。」更稱讚納蘭性德以「作為一個在科舉道路上尋找出路的青年，能夠不宥於儒家一家之說，博學廣納，對儒學以外的一些著作的合理部分加以肯定，其見識也就高出時人一截，十分難能可貴了。」¹⁰⁸也正是因為詩人做學問不帶成見，保持涉獵廣博的積極態度，才能厚積文學根底，作為詞中的養分。

(四)仕宦之途-羈縻良苦

康熙十五年，納蘭性德年二十二歲參加殿試，此次不負眾望，高中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¹⁰⁹康熙帝授以官職三等侍衛。以後，晉升為二等，再升為一等。

107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四》，《通志堂集卷十五》。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0、401。

108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22。

109王雲五主編，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16。

¹¹⁰終生充任武裝侍衛，未任他職。除被委派執行「覘梭龍」等特殊任務外，一直在康熙帝身邊宿衛扈從，執事當差。¹¹¹從事扈從的職位，護衛著康熙帝南奔北走，「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¹¹²「每導行，在上騎前，卻視恆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不避艱難退縮。」¹¹³「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¹¹⁴盡忠職守的納蘭性德「侍禁闈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浣沐。」¹¹⁵從友人對納蘭性德的描述當中，看出了他擔任侍衛一職舉止有常、進退有度，但卻也戰戰兢兢。俗話說伴君如伴虎，隨側在康熙帝身邊的他，從不恃才而驕，反而常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處在爾虞我詐、算計重重的宮廷當中，納蘭性德內斂守己以自保，韓菼說他「性周防，不與外庭一事」¹¹⁶；好友嚴繩蓀在〈成容若遺稿序〉中也如此提及「及官侍從，職上巡幸，時時在鈎陳尾豹之間。無事則平旦而入，日晡未退以爲常。且觀其意，惴惴有臨履之憂，視凡爲近臣者有甚焉。」¹¹⁷

這是納蘭性德簡單順遂的人生經歷，看似平順，但滿腔熱血抱負，卻在隨扈南北數千里的奔勞年歲中，在官場的明爭暗鬥中，慢慢的被侵蝕、消融。這樣的苦悶與無奈，他的好友韓菼是深知的，說他「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於鳥之思。」¹¹⁸因事與願違「自以蒙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¹¹⁹有經國之志卻

110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4。

111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84。

112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6。

113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409。

114韓菼：〈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2。

115同前註。

116同前註。

117嚴繩蓀：〈成容若遺稿序〉。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成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頁516。

118韓菼：〈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無處施展，慷慨激昂終漸被現實所消磨、澆熄，無處可吐，只好將這份愁悵化入詞中。每當隨侍巡幸時，塞外的淒清、荒涼，總勾起詩人的滿腔愁緒，因此在其筆下的邊塞詞是由多種愁緒翻攪融和成的，有國愁¹²⁰、有鄉愁、有離愁，還有抱負不被理解的幽幽哀愁。康熙二十一年，隨扈東巡到沿海時，¹²¹譜下詞一闕〈浪淘沙 望海〉，透露出了抱負不得伸展，欲乘桴而歸去的想法：

屢闕半模糊，踏浪驚呼！任將蠡測笑江湖。沐日光華還浴月，我欲乘桴。
釣得六螯無，竿拂珊瑚？桑田清淺問麻姑。水氣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壺？

122

《論語》〈公冶長〉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¹²³表露孔子的主張若無法實踐，那麼就放下一切乘著木筏到外海去吧！當時不我予，就曠達放下。〈金縷曲 贈梁汾〉裡詩人對著知己好友慨然嘆曰：「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¹²⁴透露並非人人都能如同趙平原君一般，能知人善任、禮賢下士，「誰會成生此意」，長年隨扈的生活，並無法實踐他滿腹的政治理想，這樣的際遇並非納蘭性德所嚮往的仕途之路，「我欲乘桴」若理想只能受宥於現實的環境，那寧可離開塵俗，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不過，這樣的嚮往詩人直至病逝一直未能實現，永遠只是詞人心中的夢想。

因此，納蘭詞以抑鬱淒涼為基調，學者葉嘉瑩在《清詞叢論·論納蘭詞》裡，有一段關於他人人生際遇的綜合性看法：

247—412。

119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 247—409。

120本論文的第二章第三節已有介紹。

121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22。

122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92。

123朱熹編：《四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2月2版3刷），頁129。

124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06。

納蘭心中所深蘊的悲苦之情，一方面雖不似五代之馮、李，北宋之秦觀，或明末陳子龍諸人所遭遇和經歷的憂患挫傷，但另一方面則這種父子、君臣、家人、侍宦中難言之恩怨，卻更足以使人感到抑鬱淒涼。前者往往是一種強烈的打擊，可以使作者之詞在本質上產生某種激變，而後者則往往是一種柔緩的浸潤，雖不足以使作者之詞心在本質上產生某種激變，但卻可以使作者之詞反映出一種特殊的情調和色彩。¹²⁵

吳梅在《詞學通論》一書裡，如此評論容若的小令：「容若小令，淒惋不可卒讀。」¹²⁶貴胄子弟筆下的詞作沒有豪氣或霸氣，卻是淒惋滿紙，這種葉嘉瑩所謂「特殊的情調和色彩」，在第三章及第四章納蘭性德的詞章探析中，將依詞作類別一一析論，從詩人的友情詞、愛情詞、悼亡詞與邊塞詞等主要大類的作品，來架構出獨屬納蘭性德的特殊詞風。

125葉嘉瑩：《清詞叢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1版2刷），頁168。

126吳梅：《詞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5月四版），頁163。

第三章 「英雄氣短」納蘭性德的友情詞及邊塞詞

中國人重情，「情」不僅狹隘的限指男歡女愛，其面向應是廣而多元的。納蘭詞蘊含深切情意，不論是唱詠友情、低吟愛情、吟哦邊情，均以其多情之姿感動人心。在納蘭性德友情詞與邊塞詞篇中，均可見其思想中「英雄氣短」的悲情，這種悲情生發於對朋友不遇的憐憫，也是對自己不遇的哀嘆。本章中將分別加以探究討論。

第一節「青眼高歌」友情詞

納蘭〈擬古四十首〉第二十九首：

長安游俠子，黃金視如土。結交及屠博，安知重珪組？
一朝列華筵，羞與朱履伍。惜哉意氣盡，委身逐傾吐。
時俗尚唯阿，至人亦傴僂。惟昔有贈言，深藏乃良賈。¹

這是納蘭性德的五言古詩，用了短短的六十字清楚地表達了自己交游的態度、準則，以及對於真誠友誼的看法。他生平不喜逢迎附和者，遇到「徵逐者流，見而走匿」²；也不汲汲營營趨炎權貴，而是「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³。其師徐乾學在《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點出：「君所交游，皆一時俊逸，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⁴在《清史稿·文苑一》納蘭性德小傳如是道：「好賓禮

1納蘭性德：〈擬古四十首〉，《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41。

2嚴繩孫、秦松齡：〈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3。

3韓棻：〈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2。

4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8。

士大夫，與嚴繩孫、顧貞觀、陳維崧、姜宸英諸人游。」⁵納蘭性德以一貴胄名門之身，與漢族文士諸如：嚴繩孫、顧貞觀、陳維崧、姜宸英、朱彝尊等真心結交。這些人不僅年紀均長於納蘭性德，且在相互結識之前都只是一介布衣，或者是落拓文人，然詩人並不懷有輕藐之意，反而英雄惜英雄，以恢宏的胸襟與氣度，將這些漢族朋友推心置腹，輕財好客，多所相助，即便在仕途之路上也盡其所能，多所提攜引薦。韓茨形容他重義氣、脫俗的一面：「結分義、抒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⁶顧梁汾也說他：「於道誼也甚真，特以風雅為性命，朋友為肺腑。」⁷當時納蘭府上的淶水亭便是這些文人雅士，吟詩唱和的聚會場所，「花間草堂，淶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⁸青眼，表示對人的尊重與喜愛，典故即來自於《晉百官名》：「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⁹嚴繩孫、秦松齡〈祭文〉：「兄於朋友，非世間情，人或謂狂，兄愛其真，人或謂冷，兄賞其清。」¹⁰由此可見納蘭性德在交友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與標準，對於有賢才者，不論世人如何看待之，是狂、是傲，均以真心交游，熱情相待。對於這點顧貞觀亦云：「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詩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¹¹由於真誠摯意，對於漢族文人朋友的惺惺相惜，使得淶水亭經常高朋滿座「遠方駸駸，漸有應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與君為歸，藉君以起者甚眾。」¹²劉德鴻贊曰：「無論在朝在野，不拘舉人秀才，也不管富貴貧賤、地位有別，

5〈文苑一〉，《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九》。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60。

6韓茨：〈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2。

7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9。

8朱彝尊：〈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6。

9楊勇編：《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2年10月），頁579。

10嚴繩孫、秦松齡〈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3。

11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164。

12韓茨：〈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

都望風相從，紛紛來到淶水亭畔，甚至有不遠千里慕名而來，不能不說是納蘭性德團結漢族知識份子的巨大成功。」¹³在這一酬一唱之間，詩人們譜寫出傳為後世佳話的忘年之交，締結了消弭滿漢裂痕的真摯之情，也激盪出諸多美麗的詩詞佳句，提供後世玩味吟詠。以下就介紹納蘭性德幾闕代表性的友情詞，感受他對朋友的詞真情也真的作品。

一、緣情—結遍蘭襟

明月多情應笑我，笑我如今。辜負春心。獨自閒行獨自吟。

近來怕說當時事，結遍蘭襟。月淺燈深。夢裡雲歸何處尋？¹⁴〈采桑子〉

納蘭性德為人輕資財、重朋友，交朋友以行合趣同為依據，凡是志同道合者無不掏心挖肺誠摯相待，然對於虛意逢迎、趨炎附勢之輩不與之合污同流。這首〈采桑子〉，他提到自己的多情，他以多情之姿「結遍蘭襟」，天涯處處有知己，如同前段文字所交代的一樣，句句屬實，絕無誇大。他的多情從他對待朋友的款待熱情，不論是失意之士、不遇之士、多舛之士，來到納蘭府、相聚在淶水亭，納蘭性德常是沒有條件地供其所需，朋友遇難時更是大力鼎助，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吳兆騫因犯「丁酉科場案」而被流放一案。納蘭性德與吳兆騫素昧平生，卻因受顧梁汾的感動，轟轟烈烈的、義無反顧的出手營救。謝章铤在《賭棋山莊詞話》裡講過一段知人知心的話：「今之人，總角之友，長大忘之。貧賤之友，富貴忘之。相勸以道義，而相失以世情，相憐以文章，而相妒以功利。吾友吾且負之矣，能愛友人之友如容若哉！」¹⁵道出了納蘭性德對友情重視的程度，愛屋及烏，連朋友的友人落難，遭遇流放的命運，只為一闕詞觸動了詩人的心，便鼎力相救，縱有萬難也在所不惜，展現出了高尚的情感。有人說朋友是金錢買不到，

-412。

13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84。

14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89。

15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廣文出版社，未註明出版時間），卷十，頁3425。

命令下不來，只有真心才能換取而得。現今者，卻因為太多外在的利害因素，失去了友誼的那份初心，拋卻了總角之友、貧賤之友、道義之友、文章之友，令謝章铤不禁為之喟嘆，更也由此凸顯出的天性純潔不失本心。

多情的天性，使得朋友在他的生命中來去駐足，豐富了他的人生際遇。我們可以從他的年譜中如此的推論，若從他的生命中抽離了這些知己好友，納蘭性德的生活就顯得單調而不精采了。納蘭性德與漢人有著極深的緣分，他的摯友幾乎都來自於漢族的文人雅士。根據葉嘉瑩、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歸類出納蘭詞的友情篇共有 42 闋。筆者為對詩人的友情詞，做更詳盡的探討，採用《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所歸類出的友情詞，首依對象，次依繫年再作詳細的歸納與分類。其中詞篇繫年的部分，乃參酌張任政的《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黃天驥著《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張草初箋注《納蘭性德箋注》，以及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等書，相互對照，列表如下：

表 1-「納蘭性德友情詞的對象、繫年、題材之表列」 製表者：陳嘉慧

註	詞牌名	對象	繫年	題材
*	臨江仙 謝餉櫻桃	徐乾學	康熙十二年	謝師
	雨中花送徐藝初歸昆山	徐乾學	康熙十二年	送友
	摸魚兒送座主德清蔡先生	蔡啟儔	康熙十二年	送友
	虞美人(憑君料理花間課)	顧貞觀	康熙十五年~十七年間	贈友
	金縷曲贈梁汾	顧貞觀	康熙十五年	題畫
	金縷曲 簡梁汾	顧貞觀	康熙十五年	寄友
	金縷曲 再贈梁汾，用秋水軒舊韻	顧貞觀	康熙十六年	贈友
	大酺 寄梁汾	顧貞觀	康熙十六年	寄友
	鳳凰台上憶吹簫 除夕得梁汾閩中 信，因賦	顧貞觀	康熙十七、十八年	懷友
*	夢江南	顧貞觀	康熙十八年	懷友
	于中好 送梁汾南歸，為題小影	顧貞觀	康熙二十年	送友

註	詞牌名	對象	繫年	題材
	木蘭花慢 立秋夜雨，送梁汾南行	顧貞觀	康熙二十年	送友
	金縷曲 寄梁汾	顧貞觀	康熙二十一年	寄友
	菩薩蠻 寄梁汾茗中	顧貞觀	康熙二十一年	寄友
	清平樂 憶梁汾	顧貞觀	康熙二十二年	懷友
*	滿江紅 茅屋新成，卻賦	顧貞觀	康熙二十三年	寄友
	瀟湘雨 送西溟歸慈溪	姜宸英	康熙十七年	送友
*	點絳脣 (小院新涼)	姜宸英	康熙十七年	懷友
	金縷曲 慰西溟	姜宸英	康熙十八年	慰友
	金縷曲 姜西溟言別，賦此贈之	姜宸英	康熙十八年	贈友
	臨江仙 寄嚴蓀友	嚴繩孫	康熙十六年	寄友
	浣溪沙 寄嚴蓀友	嚴繩孫	康熙十六年	寄友
	金人捧露盤 淨業寺觀蓮，有懷蓀友	嚴繩孫	康熙十八年	懷友
	水龍吟 再送蓀友南還	嚴繩孫	康熙二十四年	送友
	瑞鶴仙 丙辰生日，啓用彈語句， 並呈見陽	張見陽	康熙十五年	寄友
	菩薩蠻 過張見陽居，賦贈	張見陽	康熙十七年	贈友
*	蝶戀花 散花樓送客	張見陽	康熙十八年	送友
	菊花新 用韻送張見陽令江華	張見陽	康熙十八年	送友
*	踏莎行(倚柳題箋)	張見陽 張、袁、 汪刻本有 副題寄見 陽	康熙十八年	寄友
*	百字令(綠楊飛絮)	張純修	康熙十九年	懷友
	菩薩蠻 爲陳其年題照	陳其年	康熙十七年	題畫
	點絳脣 寄南海梁葯亭	梁佩蘭	康熙二十一年	寄友
*	蝶戀花 (盡日驚風吹木葉)	經巖叔	康熙二十一年	送友

註	詞牌名	對象	繫年	題材
	浣溪沙 郊遊聯句	友人聯句	康熙十八年	友人聯句
	憶桃源慢(斜倚薰籠)	不詳	康熙十七年 此篇作於塞上為 思親、念友之 作，盛冬鈴《納 蘭性德詞選》認 為是思念早年戀 人	懷友
	剪湘雲 送友	不詳	康熙二十年	送友
	金縷曲（未得長無謂）	不詳	康熙二十三年	贈友
	采桑子(明月多情應笑我)	不詳		懷友
	虞美人(黃昏又聽城頭角)	不詳	一說此篇為扈從 之作	寄友
	金縷曲（生怕芳樽滿）	不詳	一說此篇為悼亡 之 作；一說此篇為 懷土思親之作	懷友
	浣溪沙	不詳	龔鼎孳汪本刻有 西郊馮氏園看海 棠，因憶香嚴詞 有感	懷友
	霜天曉角(重來對酒)	不詳		送友

(註有*者，代表於詞牌中未註明詞篇寫作的對象，但是根據詞意及時間背景，能間接確論或推論此詞篇所屬的對象何人。)

根據以上表格，可歸納得出在納蘭性德 42 闋友情詞中，分別所屬的友人對象有其師徐乾學、蔡啟儔，以及友人顧貞觀、姜西溟、嚴繩孫、張純修、陳維崧、梁佩蘭、經巖叔等等，這些友人多屬漢人。康熙十一年，十八歲的納蘭性德參加

順天鄉試中舉人，當時的主考官為蔡啓儔以及徐乾學，「根據科舉時代的慣例，容若自居門生」¹⁶，之後並拜漢人徐乾學為座師，在此機緣之下結識諸多漢族友人。

康熙十二年，納蘭性德參加會試舉進士，但因患寒疾未能參與廷對，心生遺憾，此際徐乾學以座師身分，贈餉納蘭性德櫻桃，以表撫慰之意。詩人作詞〈臨江仙 謝賞櫻桃〉以回報其師徐乾學：

綠葉成陰春去也，守宮偏護星星。留將顏色慰多情，分明千點淚，貯作玉壺冰。獨臥文園方病渴，強拈紅豆酬卿。感卿珍重報流鶯，惜花須自愛，休只為花疼。¹⁷

上片「綠葉成陰春去，守宮偏護星星。留將顏色慰多情，也分明千點淚，貯作玉壺冰。」因病誤了考期，納蘭性德心中是有無奈、憾恨的，這粒粒鮮紅欲滴的櫻桃，就像是師友送來為我而流的淚水。「獨臥文園方病渴，強拈紅豆酬卿。」臥病與失意交迫之際，強拈著櫻桃感謝座師的關愛與慰藉。最後，「惜花須自愛，休只為花疼」，失意之人還要友人多加珍重，即使心裡再苦，再難過也絲毫不改詩人體貼多情的本性。針對此闋詞所贈的對象，有詞論家如蘇雪林，以及張草纫在《納蘭詞箋注》一書裡，將此闋詞看作是納蘭曾與宮中女子相戀的主要證據。而趙秀亭、馮統一認為此說法乃穿鑿附會不可採信，指摘此闋詞所贈對象是他的座師徐乾學。並提出論點曰：1.此詞題為〈臨江仙 謝賞櫻桃〉，自唐以後，新科進士放榜之際，適逢櫻桃熟成之時，故以櫻桃宴客，又稱櫻桃宴。及至明清，此俗猶存，因此詞應當與「科舉」有關。2.從詞中的「獨臥文園」一句，表示納蘭性德患病，以「謝賞櫻桃」指科舉、「綠葉成陰」指誤期、「獨臥文園」指患病，由此聯想，推論此詞乃是康熙十二年三月納蘭性德本應參加廷試，卻因抱病在身而誤了廷試，雖被稱為進士，卻自覺勉強。3.「餉」字乃用於尊長餽贈年少者所

¹⁶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01。

¹⁷同前註，256。

用之詞彙，以納蘭性德當時的社會關係，符合身分情誼餉其櫻者惟有其師徐乾學一人。¹⁸故確論此闕詞乃其師徐乾學因餽贈櫻桃安慰納蘭性德廷試誤期，詩人深表感激，以詞回贈。

在順天鄉試(1672年)隔年，「有人劾奏順天鄉試錄取副榜沒有按規定給漢軍旗人一定的照顧，蔡與副考官徐乾學因此都受到降一級調用的處分。蔡隨即以侍奉老母的理由辭職歸里。」¹⁹納蘭性德與蔡啟儔師生一場，不捨之際，因賦〈摸魚兒 送座主德清蔡先生〉詞一闕：

問人生、頭白京國，算來何事消得？不如罨畫清溪上，蓑笠扁舟一隻。
人不識。且笑煮、鱸魚趁著蓴絲碧。無端鼻酸，向歧路銷魂，征輪驛騎，
斷雁西風急。英雄輩，事業東西南北。臨風因甚成泣？酬知有願頻
揮手，零雨淒其此日。休太息。須信道、諸公袞袞皆虛擲。年來蹤跡，有
多少雄心，幾番惡夢，淚點雙華織。²⁰

蔡啟儔字石公，號昆暘，浙江德清人，清康熙十年（1671年）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次年任壬子科順天鄉試正考官。²¹於此機緣，康熙十一年參加鄉試的容若，與之建立起師生之情誼。企思在京城裡施展雄心壯志，可嘆官場上明爭暗鬥，卻是如同噩夢一場，不如看淡榮華富貴，遠離是非之地，歸隱鄉里，恬淡自得。雖是一首送別之詞，但詞裡行間不僅僅有惜別之意，尚有慰藉，有打抱不平之氣、有憤世嫉俗之情，五味翻攪。說是一闕送別詞也好，惜別中卻有一吐心中對於官場滾滾紅塵，諸多不滿不平。這就是容若率真之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今座師要揮揮衣袖遠離塵囂，歸隱故里，換個角度想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樂事：「不如罨畫清溪上，蓑笠扁舟一隻。人不識。且笑煮、鱸魚趁著蓴絲碧。」扁舟一葉、笑煮鱸魚，像這樣單純自在的生活，恐怕只能在遠離污濁的官場時，才能真正閒

18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290。

19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1。

2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98-199。

21同前註，頁201。

適的享受到。

納蘭性德與漢族友人之間的友情，來自於拜漢人徐乾學為座師，以及在鄉試的考場中與蔡啓儔的因緣際會。座師對納蘭性德的賞識與栽培，厚愛與關照，令多情的納蘭性德銘感五腑。並藉著兩人的穿針引線，緣此也結識了諸多的漢人朋友，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友情詞。

二、摯情——日心期千劫在

在康熙十五年，納蘭性德二十二歲，這一年在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幾件大事：參加殿試中了進士，《通志堂經解》也在徐乾學的大力支持下刊刻而成，²²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年結識了納蘭性德生命中的摯友顧貞觀。據顧貞觀和韻詞附注云：「歲丙辰，容若二十有二，乃一見即恨識余之晚。」²³一首〈金縷曲 贈梁汾〉是兩人認識不久後，詩人為「側帽頭壺圖」一畫所題之詞，直抒一見如故之情，甚至約定來生還要成為知己好友，嚴迪昌《清詞史》一書中，提到這闕詞乃兩人道義訂交之篇²⁴：

德也狂生也。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金縷曲 贈梁汾〉²⁵

「德也狂生也。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納蘭性德寫自己的出身雖是貴胄之家，但自認只是一介狂生，並無須因出身有所高低貴賤之別，對於自己顯赫

22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12-213。

23同前註，頁214。

24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3。

25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06。

的家事，不引以為炫耀，反而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告訴顧貞觀生逢貴族純屬偶然，非我所願。開門見山的一句話，說得淺顯卻直入人心，破除了貧貴的界線，拉近了與顧貞觀之間的距離。「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詩人自言仰慕著平原君喜好交游的品格，自己有心想向平原君一樣，禮賢良士，卻怨無人理解他的心意，詞中「成生」即是納蘭性德的自稱。有幸得以遇到梁汾知己，句中充滿了知音相遇的感動，並希望二人自此結為莫逆。並語帶安慰勸說懷才不遇的顧貞觀，拭去英雄淚，振奮起精神。無須在意他人的言語毀謗中傷，且冷笑置之，而二人的友誼縱然千劫輪轉，也會永久長存。納蘭性德不矜門第，句句肺腑，一片赤誠，對於顧貞觀的遭遇有同情、有憐才，撫慰了失意人的心情，從此成了忘年之交。並約定即使下輩子也要結為知己，絕對不會更改初心。從上片自抒慶幸得遇知音，到下片約定來生也要成為知己，詞間誠意滿紙，令人感動。就因詞寫得真情滿溢，徐鉉《詞苑叢談》評說此詞：「詞旨嶽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²⁶

在諸多友人當中，納蘭性德與顧貞觀的友誼最是深切。依據上製表格，將納蘭性德的友情詞所作對象的加以分類統計，得出以下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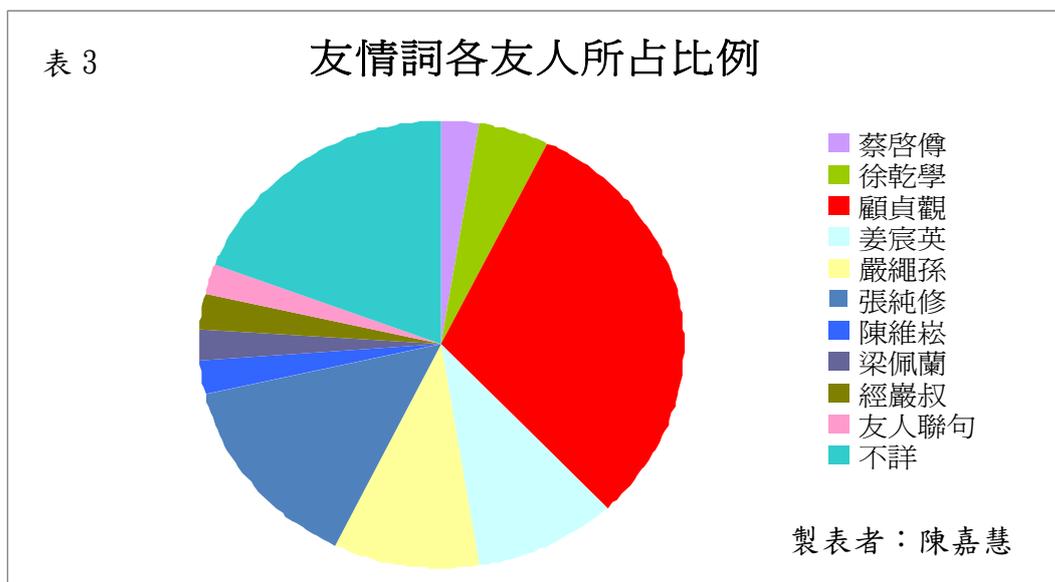
表 2-「納蘭性德友情詞不同對象的篇數統計」

製表者：陳嘉慧

友人姓名	詞篇數量
徐乾學	1
蔡啟儔	2
顧貞觀	13
姜西溟	4
嚴繩孫	4
張純修	6
陳維崧	1
梁佩蘭	1
經巖叔	1

²⁶徐鉉編著，王百里箋校：《詞苑叢談校箋·品藻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1次印刷），卷五，頁290。

友人聯句： 陳維崧、秦松齡、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納蘭性德	1
不詳	8
合計	42



從上圖表可看出，在 42 闕的友情詞中，詩人為顧貞觀所作之詞就高達 13 首，占了友情詞總合的 1/3 強，可見顧貞觀在納蘭性德諸多友人當中的重要性。顧貞觀，字華峰，號梁汾，年紀長納蘭性德十八歲，在任職祕書省典籍時，因被人輕視與排擠，而不得已離任，志不得伸。²⁷丙午年，顧貞觀三十歲生日時，寫下〈金縷曲〉一闕，詞中嘆曰：「馬齒加長矣，向天公，投箋試問，生余何意？不信懶殘分芋后，富貴如此而已。惶愧煞、男兒墮地。三十成名身以老，況悠悠、此日還如寄。驚伏櫪，壯心起。直須姑妄言之耳，會遭逢，致君事了，拂衣歸里。手散黃金歌舞就，購盡異書名士，累公等，他年諡義。班范文章虞褚筆，為微臣，奉力書碑記。槐影落，須醒未。」²⁸感嘆自己年歲已長，卻運途不順遂，遭人構陷，一事無成，只能無奈向天嘆問，為何生我顧梁汾？卻也還抱持著伸展抱負的一線希望，不相信自己的才學會一直被埋沒下去，哪一天，時來運轉會一展雄心

²⁷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3 版），頁 238。

²⁸轉引自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3 版），頁 238。

壯志。透過徐乾學及嚴繩孫的穿針引線兩人相識了。²⁹這年顧貞觀四十，納蘭性德二十有二，顧貞觀帶著滿腔的不平，遇上了明珠宅府的貴介公子，兩人一見如故。納蘭性德輸誠相對，以〈金縷曲 贈梁汾〉一闕，真誠打動了顧貞觀的心。顧貞觀深受感動，回應了一首〈金縷曲 酬容若見贈次原韻〉詞：

且住為佳耳。任相猜、馳箋紫閣，曳裙朱第。不是世人皆欲殺，爭顯憐才真意。容易得、一人知己。慚愧王孫圖報薄，只千金、當灑平生淚。曾不直，一杯水。歌殘擊筑心欲碎。憶當年、侯生垂老，始逢無忌。親在與身猶未得，俠烈今生已已。但結托、來生休悔。俄頃重投膠在漆，似舊曾、相識屠沽裡。名預籍，石函記。³⁰

面對納蘭性德對自己知遇之情，猶如管仲遇上了鮑叔牙、伯牙遇上了鍾子期，顧貞觀除了感動銘心外，以詞道出了心中的激動、慚愧，一份知遇之恩，以及一生不變的情誼。在世人皆欲殺、妄言汨濫的處境中，顧貞觀因不得重視，遭人排擠，嚐盡苦楚，忿恨之怨難以平息。在如此難堪的情境中納蘭容若的知遇善解，更彌顯珍貴。慚愧的是無以為報容若如此的掏心相待外，還有一層原因，其實顧貞觀與納蘭容若的相遇一開始是有所目的的，是想藉助納蘭容若之手，援救在“丁酉科場案”被牽連而流放東北寧古塔的好友吳兆騫。顧貞觀曾允諾吳兆騫：「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³¹君子一諾重如山，即使再困難，如同烏頭白、馬生角般不可能，顧貞觀拼了命也要放手一搏。這樣的重情重義促使了顧貞觀求助於納蘭性德，也因此感動本是多情的詩人。納蘭性德看過了顧貞觀寄給吳兆騫的兩闕深情真氣〈金縷曲〉之後，為之動容，泣淚數行，曰：「河陽生別之詩，山陰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

29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納蘭容若詞傳》（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148。

3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11。

31顧貞觀寄給流放東北的吳兆騫〈金縷曲〉。轉引自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40。

俟兄再囑也。」³²有感梁汾情真意切，承諾十年之內不必要再梁汾主動提起，必把營救吳兆騫一事當作自己的事看待。然而，自順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十五年(1676)，兆騫已流放近十多個年頭了，「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³³顧貞觀深藏愧疚之情，感嘆十多年來，仍讓吳兆騫流放在外，為吳兄擔憂消瘦，而塞外之地苦寒，過的是「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³⁴的生活。這樣的顛沛流離，以吳兆騫一介書生，能否捱得過十載呢？顧貞觀再三懇請納蘭性德：「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為期。」³⁵納蘭性德回以另一闕〈金縷曲 簡梁汾，時方為吳漢槎做歸計〉：

灑進無端淚。莫因他、瓊樓寂寞，誤來人世。信道癡兒多厚福，誰遣偏生明慧？莫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斷梗，只那將、聲影供群吠。天欲問，且休矣。情深我自判憔悴。轉丁寧、香憐易蕪，玉憐輕碎。羨殺軟紅塵裏客，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梁汾耳。³⁶

好一句「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如同給了顧貞觀一劑定心丸，納蘭容若將此事視為己任，責無旁貸。盛冬鈴評曰：「詞意充滿了對受到清王朝文化高壓政策迫害的漢族知識分子的同情。這種感情出現在一個滿族貴公子身上，難能可貴。」³⁷在納蘭性德的眼裡沒有我高你低之分，只有是非對錯之別，只要是對的，為朋友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果不期然，五年之期，即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冬天，吳兆騫被贖回了北京。「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名，贖而還之。」³⁸納蘭性德果真實現了他的諾言，而此事亦被傳為佳話。

32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13。

33顧貞觀寄給流放東北的吳兆騫〈金縷曲〉。轉引自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40。

34吳偉業：〈悲歌贈吳季子〉，《梅村家藏稿卷十》。見《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26）35同前註。

3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11。

37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年2月2版4刷），頁23。

38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七：「納蘭容若深於情者也。故不必刻畫花間，俎豆蘭畹，而一聲河滿，輒令人悵惘欲涕。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³⁹納蘭性德與顧貞觀心靈相契，在於他們兩個有許多的共通之處：同樣的真誠、重義，對於填詞都有著同樣莫名的熱衷。在康熙十六年納蘭性德委託顧貞觀編輯刊刻《飲水詞》，有詞〈虞美人·爲梁汾賦〉敘此事：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癡肥好，判任癡肥笑。笑他多病與長貧，不及諸公袞袞向風塵。⁴⁰

納蘭性德愛詞若此，曾在〈與梁藥亭書〉中說：「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⁴¹故以《花間》代指自己的詞集，楊芳燦在《納蘭詞·原序》中云：「先生之詞，則真花間也。」⁴²詞中開頭便請託顧貞觀爲他的詞集付梓，寧可忍受他人鄙視嘲弄的目光與態度，也要將自己的所好詞，編刊成集。徐乾學《通志堂集·通志堂集序》：「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⁴³納蘭性德對於詞除了喜愛熱衷之外，更具有以詞傳世的理想與抱負。姜宸英〈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臘君墓表〉傳曰：「然喜爲長短句特甚。嘗言：『詩家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起，姓氏多漸滅。填詞濫觴於唐人，極盛於宋，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數，吾爲之易工，工而傳之易久。』」⁴⁴由於納蘭性德與顧貞觀兩人對於詞學的觀念，有著一致的看法，主張「極情之至」，並不願「學步古人」、「落

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08。

39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廣文出版社，未註明出版時間），卷十，頁 3424。

4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203。

41同前註

42楊芳燦序：《納蘭詞·原序》（道光十二年汪元治結鐵網齋刻本）。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成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頁 518。

43徐乾學：《通志堂集序》（康熙刻本《通志堂集》卷首）。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成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頁 515。

44姜宸英：〈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臘君墓表〉。轉引自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 499。

宋人圈憤」⁴⁵。顧貞觀曾說：「余受知香嚴而於詞尤服膺倦圃。容若嘗從容問余兩先生意指云何，余爲述倦圃之言曰：詞境易窮，學步古人，以數見不鮮爲恨；變而謀新，又律有傷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歐秦辛陸何多讓焉？容若蓋自是益進。」⁴⁶顧梁汾知道龔鼎孳（著有《香嚴詞》）對於曹溶（號倦圃）的詞真心臣服，並以曹溶對於填詞的主張與容若共勉。詩人亦自謂：「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⁴⁷兩人對於詞有著共同的喜好，有著相契的見解，均主張詩詞應是爲情而發。顧貞觀嘗言：「君賞餘《彈指》之詞，我服君《飲水》之句。歌與哭總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何故」⁴⁸，因而連袂編選詞集《今初詞集》，「選錄的作品中，除了兩人的詞作（顧貞觀二十四首，容若十七首）之外，選陳子龍二十九首，位列第一；選龔鼎孳二十七首，居第二；選朱彝尊二十二首，居第三。」⁴⁹而這部《今初詞集》可說是他們友誼永存的共同結晶。一直到容若溘然長逝後，顧貞觀便不忍再吟長短句，因爲「容若死，無可語者。」⁵⁰無怪乎嚴迪昌在《清詞史》評曰：「他與納蘭相交一場可以說是以詞起而以詞終。」⁵¹

與摯友顧貞觀的情真意切，彼此仰慕欣賞，相處時一起吟詩作賦，納蘭性德〈偕梁汾過西郊別墅〉一詞，寫二人情誼道：「遲日三眠伴夕陽，一灣流水夢魂涼。制成天海水濤曲，彈向東風總斷腸。」⁵²然而相知相惜的十年交情，常是「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體，無一念不相注。」⁵³在人事變

45嚴迪昌著：《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5。

46同前註。

47納蘭性德編：《淶水亭雜識四》，《通志堂集卷十八》。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395。

48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9。

49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159。

50鄒升恆：〈梁汾公傳〉，《顧貞觀先生詩詞集》卷首，頁6。轉引自卓清芬著：《納蘭性德文學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2月初版），頁108。

51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20。

52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311。

53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9。

遷的分分合合中，激盪出一首首隆情厚誼的詞章。康熙二十年(1681年)立秋，顧貞觀逢喪母之痛，南歸無錫，路遠迢迢，奔喪三千里。顧貞觀身無長物阮囊羞澀，一籌莫展之時，納蘭性德一方面慷慨解囊「助之以麥舟」⁵⁴顧貞觀才得以順利返家奔喪；一方面卻也不捨好友就要遠別，再度相聚之時屈指難數，填寫了兩闕詞〈于中好 送梁汾南還，爲題小影〉及〈木蘭花慢 立秋雨夜，送梁汾南行〉，以抒發好友將別之離愁別緒：〈于中好 送梁汾南還，爲題小影〉：

握手西風淚不乾，年來多在別離間。遙知獨聽燈前雨，轉憶同看雪後山。
憑寄語，勸加餐。桂花時節約重還。分明小像沉香縷，一片傷心欲畫難。

55

分別時刻，總是令人不忍流下男兒淚。因我身爲侍衛之臣，經常要隨扈出巡，回想我們相處的時刻是聚少離多。不過我們共度的時光，是令我安慰的了！保重自己，約定在桂花時節再相聚。看著你的小像在沉香的縷縷輕煙裡清晰可見，但我對你的思念傷情，卻是難以用筆墨畫出來的啊！此闕詞毫不矯揉、不做作，有不捨、有叮囑，將思念化作詞句，句句誠摯，兩人的情誼深切由此可知。

另一闕〈木蘭花慢 立秋雨夜，送梁汾南行〉，同樣是在梁汾南歸奔喪之時納蘭性德所寫的傷情之作：

盼銀河迢遞，驚入夜，轉清商。乍西園蝴蝶，輕翻麝粉，暗惹蜂黃。
炎涼。等閒瞥眼，甚絲絲、點點攪柔腸。應是登臨送客，別離滋味重嘗。
疑將。水墨畫疏窗。孤影淡瀟湘。倩一葉高梧，半條殘燭，做盡商量。
荷裳。被風暗翦，問今宵、誰與蓋鴛鴦。從此羈愁萬疊，夢回分付啼螿。⁵⁶

秋雨秋風夜，送君遠行，淒清的雨聲與風聲，絲絲點點令人更添傷感欲斷腸。君

54同前註。

55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28。

56同前註，頁229。

留否？君無法留否？此情此景一片衰颯，我留君不住，徒增悲涼。即將上路遠行，帶著濃厚的愁情，步上返家之路途。夢醒時，好友已無法相伴在旁，只有寒蟬聲悲悲切切陪你踏上歸途了。「立秋」、「夜雨」、「別離」情景交融，傷離怨別之情淋漓透徹。

從詩人爲梁汾而作的詞品中，可以看出納蘭性德與顧貞觀之間的情誼深厚。納蘭欣賞梁汾的真情，對朋友之事掏心付出，也正是納蘭性德本身所深具的特質之一，因而兩人間獲得極大的共鳴。有人說：「朋友是一種相知。朋友相處是一種相互認可，相互仰慕，相互欣賞，相互感知的過程。」⁵⁷納蘭性德與梁汾兩人的友情，正是相知相惜、相互感知最佳的默契展現。

三、傷情—人生別易會常難

顧貞觀在納蘭性德〈祭文〉中，指出其人「直視勛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誼也甚真，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⁵⁸正如此文所述，納蘭性德雖身爲滿清貴族，卻絲毫不染貴族高傲習氣，而以純真誠摯的姿態與友人融洽相處。他的友人多「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⁵⁹，每逢友人仕途不順遂之際，總激發詩人憐惜愛才之心。又納蘭性德個性喜聚不喜散，每逢友人揮袖離別之時，送友、憶友、懷友總成爲詩人詞章字裡行間的常見題材。根據本章節整理出之表格，依其題材歸納，得出如下結果：

表 4- 「納蘭性德友情詞題材數量歸納統計」 製表者：陳嘉慧

題 材	詞 章 數 量
送友	11 闕

57引自網路資料：

<http://lilac120.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71678> (2011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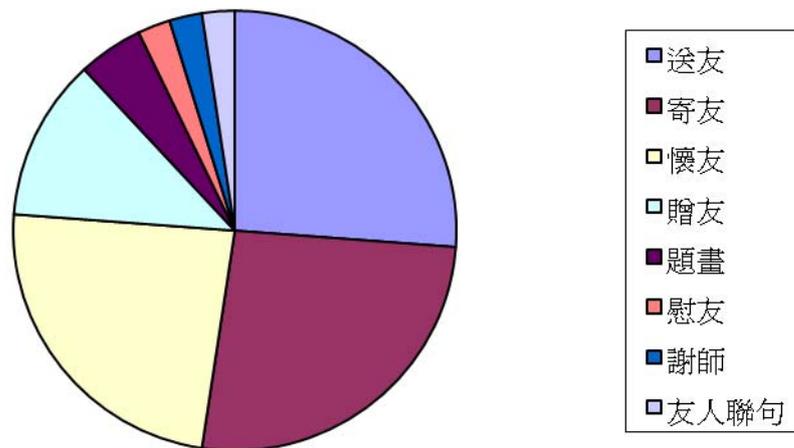
58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9。

59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8。

題 材	詞 章 數 量
寄友	11 闋
懷友	10 闋
贈友	5 闋
題畫	2 闋
慰友	1 闋
謝師	1 闋
友人聯句	1 闋
合計	42 闋

表 5

友情詞題材



製表者：陳嘉慧

納蘭性德填詞主張直抒性情，當面臨人生的生離死別、喜怒哀樂時，這些情感的翻騰與感受，便常常藉由詞篇吟哦而出。由上圖表不難看出，詩人的友情詞中不似其他詞家以風花雪月、歌舞飲酒為題材，內容為送友、懷友、寄友之情感抒發。這些題材占了納蘭性德友情詞的內容約 3/4 強，更可證明他確實是一個真性情之人，朋友分離要賦詞，思念朋友要賦詞，寄與友人書信也要賦詞。綿綿離別話語、深深思念之意，全都化入一闋闋的詞中，贈與友人。劉德鴻在《清初學

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一書中提到：「納蘭性德對漢族知識分子傾心交結，總是喜聚不喜散。但客觀情況又不允許常聚不散，於是聚會時的欣喜愉悅和別離時的傷感悲戚，總成爲淶水亭畔時常上演的悲喜劇，也就是性德操觚揮毫的常見主題。」⁶⁰以下舉幾闋詩人爲好友送別，或寄友、慰友、懷友爲主題的友情詞，從詞中體會納蘭性德的多情與真情。

首先要談納蘭性德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好友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他的祖父曾經擔任明代的刑部侍郎；父親嚴紹宗，是明朝的貢生。由於身處兩個時代的交替，嚴繩孫對於國家盛衰有著極爲濃厚的感觸，影響了他詩歌的創作風格，其抒發興亡感慨的作品不在少數，因爲一直以明朝遺少自居，所以從未參加過清朝的科舉考試。康熙十七年，因國勢稍定，即開「鴻博」之科，網羅才俊，既修明史，並肄諸經。⁶¹康熙十八年嚴繩孫受刑部主事俞陳琛推薦參加博學鴻儒科，此科是由朝中及地方官員推薦有實學的碩彥鴻才之士應考，並不需具備舉人的資格。嚴繩孫在友人的積極鼓動之下始赴科考。⁶²而與早在嚴繩孫參加博學鴻儒科之前，兩人早就已經相結識了，嚴繩孫年長詩人三十二，可說是忘年之交。嚴繩孫在〈祭文〉裡提及兩人的感情：「繩孫客燕，辱兄相招，下榻高齋，情同漆膠」⁶³。兩人的年紀差距雖大，但並未因如此而產生隔閡與代溝，無所不談，從嚴繩孫的一段話可見一斑：「容若年甚少，於世無所措意；既而論文之暇，間語天下事，無所隱晦。」⁶⁴交情的深淺，可從談話的內容得知，從論學問到談天下事，再到敘人生的起落聚散，無所隱晦，可知兩人的友情不僅止於泛泛之交，而是可以掏心深談的摯友。嚴繩孫在京師期間，曾兩次南歸回鄉，一次是在康熙十五年四月，十七年夏北返；另一次則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爲這兩次的南歸，容若先後爲嚴繩孫寫了四闋詞，其中一闋〈臨江仙〉，便是在蓀友第一次自京師還鄉後的隔年之作，內容寫滿對蓀友遙遠的掛念：

60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85。

61孟森：《明清史講義》（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9月），頁449。

62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53。

63嚴繩孫、秦松齡：〈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3。

64見嚴繩孫、秦松齡：〈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3。

別後閒情何所寄，初鶯早雁相思。如今憔悴異當時。飄零心事，殘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溪。匆匆剛欲話分攜。香消夢冷，窗白一聲雞。⁶⁵

上片道出與君惜別之後，餘情縷縷，無時無刻思念著友人，這樣孤單寂寥之情只有天上殘月、地上落花能夠理解。下片寫出因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朝思暮想之際，乘著夢踏上了尋友之路。覓得蓀友的家鄉，才剛剛要和蓀友一道相思之情時，怎料已經天亮雞鳴，夢醒後徒留遺憾。紙短情深，將懷友之情描寫的深切動人，唯有思念深切，才會連夢裡都想與友人相聚，竟踏上連自己都不曾到過之路途。葉嘉瑩、張秉戌評曰：「如此虛擬之筆很浪漫、很感人。」⁶⁶

康熙二十四年，嚴繩孫第二次告歸回江南，當時容若「病中別故人」⁶⁷，強忍病痛與心中的萬般不捨，離別之際容若再賦一詞〈水龍吟 送蓀友南還〉：

人生南北真如夢，但臥金山高處。白波東逝，烏啼花落，任他日暮。別酒盈觴，一聲將息，送君歸去。便煙波萬頃，半帆殘月，幾回首、相思否。可憶柴門深閉。玉繩低，翦燈夜語。浮生如此，別多會少，不如莫遇。愁對西軒，荔牆葉暗，黃昏風雨。更那堪、幾處金戈鐵馬，把淒涼助。⁶⁸

感慨人生聚散就像夢一般分分合合，如今君將歸里，我們之間又要分隔南北。以酒送君千里遠，與君別後任光陰流逝，花開花落，少了你似乎也沒有任何意義了。只是當驀然回首時，是否再想起我這個老朋友？回想起我兩曾在夜深人靜時燭燈下夜語，那時光難以忘懷，怎奈卻聚少離多，早知如此，當初不如不相識。現只

65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52。

66同前註。

67納蘭性德：〈暮春別嚴四蓀友〉，《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44。

68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50。

剩我獨自一人愁對西窗外，看著牆外木蓮枝葉濃密陰暗，黃昏時刻間雜淒風寒雨。又想到幾處戰事荒亂，更添加我心淒涼。嚴繩孫與納蘭性德的無所不談，從詞中可以略窺一二，平日蓀友若在我身邊，家事國事天下事都是談論的話題，今日別後，這些話只有寄予詞中，遙送給蓀友。「浮生如此，別多會少，不如莫遇」，呼應了自稱的「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⁶⁹（〈擬古四十首〉之十五）。多情總被多情傷，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⁷⁰（〈木蘭花令 擬古決絕詞〉），是不是不相遇，就不會有生離死別的痛苦和無奈了？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此一別後，竟料兩人再見已是天上人間。嚴繩孫如此回想著「歲四月，余以將歸，入辭容若，時座無餘人，相與敘生平之聚散，就人事之終始，語有所及，愴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⁷¹在蓀友第二次離京後不久，納蘭性德即病卒，回想當時兩人離別前的沉默，似乎預言了他們所不願見到的死別。

再來看看納蘭性德的另一位疏狂狷介的朋友-姜宸英。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浙江慈溪人。⁷²由於個性自負高傲，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他個人對仕宦雖汲汲營營，充滿熱衷，卻因「賦性狂率，少作檢括，又不善與俗子阿邑」，而「觸喉抵忌，悔罪窮途」⁷³。透過徐乾學的介紹，姜宸英在康熙十二年認識了納蘭性德，在為納蘭性德所書的〈祭文〉裡自言：「余來京師，刺字漫滅，舉頭觸諱，動足遭跌，見輒怡然，忘其顛蹶，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時漫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我疾惡。」⁷⁴這樣的狂傲不羈，容若瞭解西溟長期蹭蹬，憤世嫉俗，因此並不以為忤，仍寬厚相待。當西溟「蹶而窮，百憂萃止，是時歸兄，館我蕭寺」⁷⁵，讓西溟住在自己家中。

69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8。

7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62。

71嚴繩孫：〈哀詞〉，《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6。

72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61。

73〈與馮孟勉書〉，《湛園藏稿》。轉引自黃天驥著《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61。

74姜宸英：〈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8。

75同前註。

康熙十八年，適值西溟母亡，容若知其生計困蹇，差遣人送財物與西溟，協助他度過難關，贈姜宸英〈金縷曲 慰西溟〉詞一闕，以資安慰：

何事添悽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終古幾人稱屈。須知道、福因才折。獨臥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聽譙鼓、二更徹。丈夫未肯因人熱。且乘閒、五湖料理，扁舟一葉。淚似秋霖揮不盡，灑向野田黃蝶。須不羨、承明班列。馬跡車塵忙未了，任西風、吹冷長安月。又蕭寺，花如雪。⁷⁶

姜宸英曾曰爲文者乃「心思蹙縮，壅闕於內，挾其才氣，忿憤欲出，則飆發泉湧，不可以古法繩尺裁量。」⁷⁷其人才氣橫溢卻仕途蹭蹬、阻礙難行，滿腔怨懟如泉湧。「康熙十八年，葉方藹、韓茨準備推薦他參加博學鴻儒科。恰巧葉方藹於會試時期因事出京，沒有薦成。」⁷⁸之後，也曾參加過一些考試，卻一直不順遂。容若知其沮喪，以詞勸慰他：莫因上天捉弄、際遇顛簸，而悲傷難過折磨自己。要勇於面對，畢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看世間有多少人亦是屈就於命運的簸弄。安慰西溟才命相妨，天妒有才者因而折損其福氣，使其不得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人間似乎獨遺我一人，京師城牆高築將我遺留在外，聽玉笛聲聲淒涼如泣血。夜難眠，輾轉翻覆忽聞二更天譙鼓響起。上片句句充滿慰藉之情，不是西溟才氣不足，而是上天翻雲覆雨手阻撓折騰，使之抱負難施。充滿了同情與同理，深知西溟鬱悶之情，無處可發，只得獨自承受。下片安慰他不如學作范蠡，隱逸悠閒，泛游五湖山水之間，好過爲了權位而處處對人鞠躬欠身，爲五斗米折腰。不須羨慕在朝爲官者，終日忙碌仕途之路到處奔波，就讓陣陣西風吹醒自己的仕途之夢。士不遇，未必是件壞事，敞開胸懷面對這樣的處境。接著筆鋒一轉，回到了眼前的景象，西溟兄所寓的蕭寺，飛花如落雪。此處以如雪片般的落花作結，

76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42。

77姜宸英：〈李蒼存詩序〉，《湛園未定稿》。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61—648。

78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61。

暗喻出姜宸英的心灰意冷的心境。

當人處於落魄不遇時，朋友見狀避而走之不在少數，容若卻能出於真心，援之以情意，甚至是錢財，的確讓姜宸英深深折服、銘感五腑。嚴迪昌《清詞史》謂：「慨然長吭，勸慰中透不平，清狂如姜氏也不能不為動容。」⁷⁹整闋詞勸勉、牢騷、擔憂、懷念、鼓勵各種情緒縱橫捭闔，穿插交織。語如貫珠，而又沉郁蒼勁。⁸⁰這樣深情重義、雪中送炭的容若，令生性高傲的姜宸英也贊嘆：「在貴不驕，處富能貧。」⁸¹那是基於一種同理的真情流露，並非矯情做作者可以為之。值得注意的是，容若在許多詞中常出現對於官場中的週旋奔波並不熱衷，甚至可以說是不以為然，如此闋詞裡所言的「須不羨、承明班列。馬跡車塵忙未了，任西風、吹冷長安月。」⁸²當然，用意顯明的是要慰勸錯失博學鴻儒科，擠入仕途良機的摯友，反個方向思考，卻能避開官場中的紛擾與奔波，藉此打消進仕的念頭，另覓他途未必不是一見好事。除了以名利如枷鎖勸慰好友外，其實也間接反映了容若對仕途心生厭倦的心聲。這樣的心情從他的另一闋詞〈踏莎行〉中，亦可看出：

倚柳題箋，當花側帽，賞心應比驅馳好。錯教雙鬢受東風，看吹綠影成絲早。金殿寒鴉，玉階春草，就中冷暖和誰道！小樓明月鎮長閒，人生何事鎬塵老？⁸³

此篇張刻本、袁刻本、汪刻本有副題「寄見陽」⁸⁴。見陽即納蘭性德的密友張純修。據《八旗文經》附傳載：「張純修，字子敏，號見陽，溧陽人」⁸⁵兩人在國子監為貢生時便相識，張純修曾於康熙三十年編刊了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在

79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次印刷），頁313。

8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44。

81姜宸英：〈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一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28。

82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42。

83同前註，195。

84同前註。

85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75

詞集序中，他提到：「容若與余爲異性昆弟。」⁸⁶可以想見他們兩人感情甚篤。正因如此，容若才肯將侍衛生活之冷暖與之傾吐。詞中的「金殿、玉階」乃爲皇宮之代指，在金碧輝煌的皇宮、精美如玉的台階上以寒鴉相襯，不免帶給人孤單寂寞卻無人知曉、無人可訴之感。這種感受除了與所信任、情同手足的好友分享外，似乎也無他對象了。「倚柳題箋，當花側帽，賞心應比驅馳好」句，流露出詩人對於侍衛生涯驅馳奔波的無奈與厭倦，認爲倒不如作詩填詞閒適自得的過生活，對於名利毫無眷戀。將內心嚮往自由、灑脫不羈，毫不隱藏的表露出來。納蘭性德在好友面前坦率、無所隱諱的一面，從詩詞中表露無遺。可是世事總是如此，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再相知的友人也有離別的一日。康熙十八年秋，張見陽被派至湖南江華縣爲縣令，又是一次的生離，臨別時納蘭性德填詞〈菊花新 用韻送張見陽令江華〉一闋，爲摯友送別：

愁絕行人天易暮，行向鷓鴣聲裏住。渺渺洞庭波，木葉下、楚天何處。
折殘楊柳應無數。趁離亭笛聲吹度。有幾個征鴻，相伴也、送君南去。⁸⁷

此闋詞「用筆有虛有實」⁸⁸，在虛與實的情境中將送別萬般不捨之情，巧妙的交融其間，眼底所見、內心所浮現的盡是淒景，益加襯托出離別愁情，使讀者心有戚戚焉。當時張見陽赴任的江華剛剛受過戰火摧殘，⁸⁹此行一往，納蘭性德爲好友深感擔憂與不安，以鷓鴣的叫聲摹寫自己的心境⁹⁰，委婉含蓄不失其真情。長亭外古道邊，明知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但是臨別前相顧依依，「折殘楊柳應無數，趁離亭笛聲吹度」，道盡了難分難捨的情緒。

別後，詩人與見陽依舊保持著書信往來，在致張見陽的書信共有二十九簡，根據目驗過部分原件的鑑賞專家判斷，確定是出於納蘭性德之手。⁹¹其中第二十

⁸⁶同前註。

⁸⁷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92。

⁸⁸同前註，頁193。

⁸⁹同前註。

⁹⁰以鷓鴣叫聲如「行不得也哥哥」，含蓄表達自己內心的擔憂。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93。

⁹¹致張純修二十九簡可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八簡便是在張見陽令江華後不久所寫：「成德白：淶水一樽，黯然言別，漸行漸遠，執手何期？新逐去帆，與江流俱轉，諒知己同此睽也。衡陽無雁，音問久疏。忽捧長箋，正如身過臨邛，與我故人琴酒相對。鄉心旅況，備極淒其，人生有情，能不愁悵。」⁹²書信中字句思念，對於摯友相別路遠，仍牽掛不已，不知何時才能再聚首如昨，待友既真情又深情，的確難能可貴。這一點梁佩蘭也瞭然於心，稱納蘭性德曰：「與人相接，琅然玉琴。泊乎論交，斷然堅金。不尚貴游，而好蓬華。……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⁹³

梁佩蘭，字芝五，號葯亭，廣東南海縣人，比性德大二十五歲。⁹⁴在順治十四年時中鄉試第一名「才名藉甚，與同志砥礪文學，號嶺南三大家。但以後屢上公車，不得志。只好留滯京師，時與文人學士交游唱和。」⁹⁵與納蘭性德相識時，值仕途淹蹇，屢試不第之際，詩人以一貫待友如親的態度，接待梁佩蘭。葯亭在《贈容若侍中》詩中寫道：「及爾見君子，和顏悅且康。顧念我草澤，自忘躬貂璫。」⁹⁶之後，有一段時間是寄住在納蘭府邸內。後因仕進波折，屢試未第後，決定離開京師，返回故鄉廣東南海。念情惜情如納蘭，離別後益加思念往日情誼，填贈〈點絳脣 寄南海梁葯亭〉一詞寄與友人，遙遞心中對葯亭的懷念之情：

一帽征塵，留君不住從君去。片帆何處，南浦沉香雨。

回首風流，紫竹村邊住。孤鴻語，三生定許，可是梁鴻侶。⁹⁷

據梁佩蘭《六瑩堂二集》卷五〈寄延兒〉詩序：「予自辛酉冬底入北，怠明年壬戌二月始至都下，……已而燕山秋老，滿地鷹風。……將駕吳船，汎月清淮，采

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11-527。

92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19。

93梁佩蘭：〈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94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頁272。

95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48。

9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日），頁239。

97同前註，頁238-239。

尊笠澤矣。」⁹⁸以此推斷梁葯亭歸鄉應在康熙二十一年，而此闕詞應是兩人相離別後不久之作。「留君不住從君去」，依容若熱忱真情的個性，不難想見留友情切的用心，奈何梁友去意已堅，徒遺留君不住，只能眼見知心好友乘帆返回多雨的南海，卻無法挽留的感嘆。回首往日隱居紫竹村邊，那瀟灑風流的生活實在令人懷戀。⁹⁹行人就像執意南回的孤雁，如果生命真有輪迴，真有前世今生來世，那麼葯亭三生必定如東漢梁鴻賢能有才者。納蘭性德擅長小令，吳梅稱之：「清初小令之工，無有過於容若者矣」¹⁰⁰。此闕詞雖僅有 41 個字，卻淋漓道盡了離別前後對友人的眷戀不已，詞中並稱許梁葯亭乃有才有德之士，也呼應了納蘭性德「見才必憐，見賢必慕」¹⁰¹之情。

在 42 闕友情詞裡，有送友、題畫、贈友、懷友、寄友、慰友等題材，其中最為特別的一闕，便是於康熙十八年春天，朝廷開試博學鴻儒科，納蘭性德的諸多好友聚會於北京，相約同遊於西山之時的聯作：〈浣溪紗 郊遊聯句〉：

出郭尋春春已闌(陳維崧)。東風吹面不成寒(秦松齡)。青村幾曲到西山(嚴繩孫)。并馬未須愁路遠(姜宸英)，看花且莫放杯閒(朱彝尊)。人生別易會常難(成德)。(據一九六一年上海圖書館影印《詞人納蘭容若手簡》朱彝尊跋)¹⁰²

聯句即為作詩方式的一種，趙秀亭、馮統一《飲水詞箋校》裡的箋注詳細說明了聯句的方式與規則：「多人合作一首，每人一句或兩句，依序接續，直至終篇。又分兩式：一、人較少而詩較長，則每人輪過之後，再接第二輪、第三輪，至終篇，一般用於古體詩或排律。二、所有人輪一過，詩集終篇。」¹⁰³此闕詞所採用

98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19。

99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39。

100吳梅：《詞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5月4版），頁163。

101梁佩蘭：〈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102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484-485。

103同前註，頁485。

的便是上述的第二種方式。分別由陳維崧、秦松齡、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與納蘭性德六人，每人各下一句，六人均輪過後即完成。從詞作中不難想見他們一行好友，相聚游樂賞勝、飲酒賦詩，陶然幽閒的情景。讀此詞腦海裡便浮現了一幅畫：幾位好友在春天將盡，氣候舒適宜人的季節裡相約出遊，路上彼此唱和著，有說有笑、賞花飲酒，完全忘了路途的遙遠，一路到了西山。納蘭性德以一句「人生別易會常難」作結，筆鋒截然一轉，在歡樂氣氛中卻表現出了傷感的情緒。重情多情傷情的容若，以真情壓抑的姿勢，字裡行間總流露出一股莫名的愁緒，即便詩人在好友相聚的歡愉氣息中，卻早一步想到要珍惜眼前時光，因為詩人深深體會到了「相聚時難別亦難」的痛苦與掙扎。這股血液裡的憂患因子，左右著他的想法，影響了他的詞品風格。

梁佩蘭哀悼納蘭性德的〈祭文〉提到：「所為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淒怨。」¹⁰⁴因為詩人情感豐沛，與朋友往來總是「仗義解囊」¹⁰⁵且全心全意的付出。朋友在生命中佇足來去，是自然也不過的事了，但對於極重情意的納蘭性德而言，卻常是送別後，思念起。所以不論是送別的詞、懷友的詞、寄友的詞都字句真情真意，且哀愁縈繞。送友、懷友、寄友等題材，成為納蘭的友情詞品中重要的主題。

104梁佩蘭：〈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105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5。

第二節「荒涼邊情」邊塞詞

納蘭的友情詞的題材縈繞著送友、懷友、寄友等的哀情，這些漢族朋友參與了詩人生命的某個階段，卻常因為仕途的困蹇，不再滯留京師而選擇離京返鄉。朋友的不得志，在納蘭性德的生命中佇足來去，引發了詩人的感懷情思，也豐富了其友情詞篇內容。如果說納蘭性德的友情詞，是他對生命中重要友人不遇的寄情與感懷，那納蘭性德的邊塞詞抒發的便是自己壯志難酬的哀怨。

康熙十五年，納蘭性德殿試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¹⁰⁶這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一刻。納蘭性德在康熙十二年參加會試舉進士，但因患寒疾未能參與廷對，蟄伏了三年，終於等到了進士及第這一天，他將要學以致用，施展經國濟世的高遠抱負。然而這卻是他無窮煩惱的開始，因為他所面臨的是「現實處境與心靈追求的衝突難以調和」¹⁰⁷。這樣的衝突來自於皇帝的恩寵，賜予三等待衛一職，留用身邊「御殿則在帝左右，從扈則給事起居」¹⁰⁸。才非所用，使得納蘭性德如同康熙身旁的一顆棋，徒具虛名，卻無伸展餘地，懷才卻不遇的失望伴隨他的仕途之路。正如顧貞觀為納蘭性德所作的〈祭文〉所言：「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一不展；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¹⁰⁹如此「歌與哭總不能自言」¹¹⁰的苦痛和悲哀，旁觀者是完全無法體會的，只有他的好友能懂。徐乾學〈納蘭君神道碑文〉曰：「君自以蒙恩侍從，無所施展，輒欲得一官自試，會上亦有意將大用之」¹¹¹，蒙帝王擢用，看似風光，但可是如事實所見，終其一生，納蘭性德終究是一名跟隨康熙前後的侍衛，「不僅毫無樂趣，

106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16。

107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37。

108〔清〕福格：《聽雨叢談》（中華書局，未註年月），頁25。

109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110同前註。

111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409。

不思授賞晉升，反而提心吊膽，憂懼頹喪。」¹¹²所謂伴君如伴虎，封建時代下的君權至上，使得隨侍在康熙帝時常懷抱「惴惴有臨履之憂」¹¹³，「及官侍從，值上巡幸，時時在鈎陳豹尾之間」¹¹⁴。所處的險惡情況讓詩人繃緊神經的，不僅止於扈從在外的突發狀況，還有在皇帝身邊、在官場上的應對進退，更是要步步為營，小心謹慎。這樣的壓力與才非所用，使得納蘭性德從前壯志消磨隳盡，而常存「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¹¹⁵。雖然如此，天性忠順的納蘭性德卻還是盡忠職守，「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韃隨從，虔恭祇栗。每巡行在上前騎前卻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不避艱險退縮。」¹¹⁶因為如此服勞惟謹的態度，被康熙為之晉升為一等侍衛。扈從皇帝行路千里，所到之處，遍及「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台、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¹¹⁷隨扈的工作對納蘭性德而言壓力既大，更乏味無趣。在宿衛扈從之暇，他沒有忘記最愛的讀書與寫作：「其扈蹕時，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¹¹⁸扈從在外的日子，夜深人靜裡，寫作和讀書成了詩人遣懷吐情的窗口，塞上風情蒼涼入詞。在納蘭性德 348 闕詞當中，其內容涉及邊塞生活或風光的，葉嘉瑩與張秉戍在《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中歸類為塞上詞的就有 57 闕，約莫占了納蘭詞的 1/6，數量上確實可觀。蔡嵩雲在《柯亭詞論》中提及納蘭性德「尤工寫塞外荒涼之景，殆扈從時所身歷，故言之親切如此。」¹¹⁹好的作品來自於對生命的體驗與感受，詞人的生活經驗，成了創作靈感及題材，扈從的日子對詩人而

112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40。

113嚴繩孫：〈成容若遺稿序〉，《通志堂集卷首》。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22。

114同前註。

115韓菼：〈進士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12。

116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409。

117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6。

118同前註，頁247—407。

119轉引自宋公然：〈蒼涼悲慨寫邊聲·評納蘭容若的塞上詞〉，《綏化師專學報》，第20卷第4期（2000），頁65。

言或許並非所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也開拓了納蘭性德創作的境界與視野。正如嚴迪昌在《清詞史》裡所云：「塞外詞自北宋范仲淹守邊思鄉幾首之後，代不多見。清人詞中頗有佳構，而納蘭性德尤為可觀」¹²⁰

納蘭性德的邊塞詞與北宋的蘇軾、南宋的辛棄疾不盡相同。蘇軾的邊塞詞豪邁奔放，如：「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密州出獵〉）¹²¹。南宋辛棄疾感時憂國，邊塞詞風字句慷慨激昂，如：「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破陣子 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¹²²二人詞風豪放雄邁和納蘭性德不盡相同。是時代背景使然，也是詞人遭遇及個性使然，使得所作的邊塞詞在豪放中帶著蒼涼、在激昂中參雜感嘆、在壯闊中籠罩著哀愁，形成了極為獨特的邊塞詞風格。

一、情景交融的異域風光

王開元〈邊塞詩探源〉一文中，曾提到：「西周、春秋時代的詩歌集中表現為《詩經》。……其中有許多詩歌涉及邊塞之事。所以《詩經》應是邊塞詩的源頭。」¹²³中國文學史上自最早的詩歌文學總集《詩經》起，戰國時期南方的詩歌彙編《楚辭》，至漢代、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乃至於清朝，不乏有以邊塞為題材的詩歌作品。邊塞詩人或歷經邊塞的真實洗禮，以參與者的身分寫出一首首的作品，如辛棄疾的〈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祿，漢箭朝飛金僕」¹²⁴，寫得便是己身冒死馳騁邊塞沙場，奮勇殺金敵的經歷。有的詩人雖然未曾出入塞外之境，而以邊塞作為時空的想像，模擬虛寫塞

120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0。

121劉紀華、高美華選注：《蘇辛詞選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9月15日初版），頁84。

122〔宋〕辛棄疾著，閻初發行：《稼軒長短句》（臺北：世界書局，1996年3月初版4刷），頁248-249。

123王開元：〈邊塞詩探源〉，《新疆大學學報》第25卷第4期（1997），頁83。

124劉紀華、高美華選注：《蘇辛詞選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9月15日初版），頁385。

外風光與經歷。納蘭性德的邊塞詩類似前者卻又不雷同，他因為身為皇帝貼身侍衛的關係，常因職務之需扈從皇帝南北巡幸，所到之處遍及前述的「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台、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等地¹²⁵，因此納蘭性德的邊塞詩詞作品，多來自於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所感所知。相較於前朝的邊塞詩詞，歷代的邊塞詩多展現征戍的艱辛、立功邊塞、邊地景觀或異域風俗等主題內容¹²⁶，而納蘭性德身處太平盛世，因此立功邊塞的內容在納蘭的邊塞詞裡不得而見，其他關於異域風俗、景觀的描寫及抒發個人的感懷的邊塞詞較多，少見慷慨激昂之氣勢，反而多了層納蘭特有的憂鬱氣質。這種特殊的個人氣質，來自於詩人對外界善感纖細的心，即使面對的是廣闊無垠、雄偉壯闊的邊塞景色，卻少了慷慨雄奇，多了歷史興亡的感慨，以及家園之思，詩人將心中的蒼涼與寂寞寄與詞境，描繪出一幕幕情景交融的異域風光。

(一)思鄉懷歸之情

身為康熙帝的侍衛，逢皇帝出巡時隨駕離京便是納蘭的職責所在，每一次的離京代表的便是與故鄉、家人又一次的別離。在出巡的隊伍間，軍容盛壯、聲威顯赫，旗海飄揚，是多麼的氣勢如虹。親隨在皇帝身邊，對多少汲汲營營於權貴者而言，是一種無上的榮耀。但納蘭卻不作如此想，壯闊威赫的出巡行列間，一顆淒涼孤獨的心反而與「紫蓋忽臨雙鷁渡，翠華爭擁六龍看」(〈憶江南〉)¹²⁷，前呼後擁的情景形成明顯的對比。離家千里的納蘭，一顆思鄉懷歸的心更顯深切，言為心聲，詞中表露他的心情寫照。

〈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125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6。

126蔡嵐婷：《兩宋邊塞詞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8。

127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55。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¹²⁸

康熙二十一年早春，納蘭性德隨從康熙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詞中的榆關就是今河北省的山海關。¹²⁹關於此次的東巡，清初著名詩人高士奇有所紀錄。在高士奇《東巡日錄》云：「二月丙申(十八日)，駐蹕豐潤縣城西。是夜雲黑無風，周廬幕火，望若繁星也。」「二月丁未(二十九日)，東風作寒，急雨摧暮，夜更變雪。駐蹕寧縣羊腸河東。」¹³⁰高士奇以文采見長，因文思敏捷，於康熙帝旁任文學侍衛，在皇帝狩獵、出巡時跟著前行，以文字紀錄沿途點滴。¹³¹根據上文，趙秀亭、馮統一認納蘭為此詞上片寫的是二月十八日的情形，下片形容二月二十九日的情形。¹³²「夜深千帳燈」是何等的壯觀情景，千軍露宿山海關，是一種豪邁雄情。風雪交加，不僅點出了氣候的不佳，更帶出了旅人思鄉的情懷，「聒碎鄉心夢不成」，夜裡愁緒翻騰無法入眠，是鄉愁是離緒，讓他遲遲無法入寐，豪壯之景中更襯托出旅人的孤單思念。一字「碎」深沉的道出旅人內心對於返家團圓的渴望，回鄉路迢迢，千帳燈點點飄搖於風雪之中，淒涼的景象使人觸目心碎。從詞境視之，嚴迪昌認為「一暖一寒，兩相對照，寫盡了一己厭於扈從的情懷」¹³³。不僅寫思鄉的難耐，更進一層透露出對於隨扈生涯的不滿，而不滿情緒恰恰更令人懷念起故鄉的點點滴滴。此闕詞可說是納蘭性德邊塞詞中的上乘之作，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不著痕跡的將出關邊塞之勞，包括外在的翻山越嶺、千里跋涉之感；內在的思念故鄉、厭倦現狀之苦，藉由強烈的視覺對比表露無遺。無須怨天怪地昭告世人，「無聲」的苦才是真苦到心坎裡，是一種筆墨無法形容，乾脆「欲說還休」的千般無奈。除此闕詞之外納蘭性德還有不少的邊塞詞作，同樣有著切切的思鄉情懷的，如〈如夢令〉裡的：「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

128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06。

129同前註。

130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90。

131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125。

132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90。

133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0。

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¹³⁴〈虞美人〉中的：「朔鴻過盡歸期杳，人向征鞍老。又將絲淚濕斜陽，回首十三陵樹暮雲黃。」¹³⁵〈采桑子 九日〉一詞據考作於康熙二十一年，而性德在重陽出關僅一次，即是覘梭龍之行。¹³⁶詞中字句都是濃濃的鄉情，佳節應是家人團聚的日子，卻人在關外身不由己，更突顯出羈旅在外的寂寥情傷。

〈采桑子 九日〉

深秋絕塞誰相憶，木葉蕭蕭。鄉路迢迢。六曲屏山和夢遙。

佳節倍惜風光別，不為登山高。只覺魂銷。南雁歸時更寂寥。¹³⁷

〈菩薩蠻 宿灤河〉詞的：「金笳鳴顧壘，喚起人難睡。無數紫鴛鴦，共嫌今夜涼。」¹³⁸塞外駐守，夜深人靜時，響起了悲涼的銅笳聲喚醒旅人再難入眠。眼見雙雙對對的鴛鴦，以情景的相互映襯，將離人的孤單烘托而出，更顯寂寞之情。〈于中好〉詞的：「誰能瘦馬關山道，又到西風撲鬢時。人杳杳，思依依，更無芳樹有烏啼。」¹³⁹詞中透過塞外景致的描寫，「瘦馬關山、西風撲鬢、芳樹烏啼」層層遞進，不用鋪寫心中的悲苦，旅人的懷鄉與思念，從淒涼的景色當中完全躍出，以景映情更深情。

近代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在《朱光潛美學文集》中論述了情景的關係：「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無間，情恰能稱景，景也恰能傳情，這便是詩的境界。」¹⁴⁰性德的邊塞詞是一幅幅蒼涼壯闊的異域風情，也是一篇篇情聲之作。王國維稱之：「『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

134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08。

135同前註，頁297。

136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26。

137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99。

138同前註，頁313。

139同前註，頁337。

140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頁54。

〈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¹⁴¹說的是納蘭性德的塞上詞，因為親身的經歷與體驗，倚著對於詞學深厚的涵養，手寫我見、我感，並「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¹⁴²，不假雕飾，更造邊塞詞另一千古壯觀的境界。而在蒼涼壯闊中「鴛鴦、烏啼」的鳴叫，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著旅人對於歸期的渴望，隨著旅人的夢醒落空，轉為更深的惆悵。詩人藉由對比的手法，映襯出邊塞羈客心中的寂寥，從記憶裡、夢寐中汲取故鄉的點滴溫暖，以尋求內心的慰藉，只怕人夢醒後更加的失落。

(二)隨扈艱辛、無奈厭倦之情

塞外生涯除了思鄉的煎熬，另外便是艱辛的隨扈過程中對現狀所產生的無奈與厭倦之情了。如果隨扈生活是納蘭性德所樂意接受的，那麼作品想必充滿是飛揚雄邁、神采奕奕，即使艱辛也能樂在其中。可惜的是，這樣的生活納蘭性德認為不能實踐其經世濟民的抱負，因此表現在他的邊塞詞便極少有慷慨豪邁之情。『夜深千帳燈』裡沒有志得意滿的英雄豪情，卻常是「哀與愁」縈繞於心，揮之不去。

對於離鄉背井、戍邊行役艱辛的描述，自《詩經》起便有此「發而為言」的作品。如《小雅·采芣》末章所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¹⁴³背景是周朝時獫狁侵犯國土，士兵們出征保家衛國、共禦外侮。然久戰不休，離家時日已久，今日歸來想起往昔離家時的依依離情，不禁悲淒縈懷。充滿了對爭戰行役的無奈與厭倦，以及對自身處境的無限哀傷。

南宋史達祖在開禧元年(1205年)，作為李壁隨從，出使金國。在出使的旅程中，也寫下羈旅在外的悲苦：「今征夫在道。敢辭勞、風沙短帽。休吟稷穗，休

141 况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216。

142 同前註，頁217。

143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詩經》（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334。

尋喬木，獨憐遺老。同社詩囊，小窗針線，斷腸秋早。看歸來，幾許吳霜染鬢，厭愁多少。」（〈龍吟曲〉）¹⁴⁴寫出旅途遠道，行役的勞苦，思鄉的鬱結百轉，歸期遙遙的愁緒，外在條件的艱辛與內心思歸的雙重煎熬，躍然紙上。

雖然不像〈詩經〉裡的征夫厭戰，但遠戍在外的雙重煎熬，納蘭性德亦有切膚之痛。詩人的邊塞詞中對於隨扈邊塞，旅途勞頓，外在生活的條件不佳，氣候嚴寒，多有所描寫，如〈點絳脣 黃花城早望〉：「五夜光寒，照來積雪平于棧。西風何限，自起披衣看。」¹⁴⁵據盛冬鈴《納蘭性德詞選》指出黃花城的地理位置：「黃花城在山西省山陰縣黃花嶺後，地處雁北塞上，而距五臺山不過一天多一點的路程。」¹⁴⁶此詞可能繫年於康熙二十二年受命去大同辦理某事，途經黃花城宿夜，乃有此作。¹⁴⁷從句中的「光寒、積雪」見塞上氣候酷寒，西風呼呼的颳著，好似永無休止的意思。「棧」字指於絕險之地架木而成的道路¹⁴⁸，更點出了路途的艱險，走在這樣的路上不得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唐圭璋《納蘭容若評傳》云：「不假雕琢，自見荒漠之境，苦寒之情，令人慷慨生哀。」¹⁴⁹連讀者見詞境都心生此感，更何況歷身處境的容若，塞外之苦應是一言難盡。又見〈菩薩蠻〉：「氈幕繞牛羊，敲冰飲酪漿。山程兼水宿，漏點清鈺續。」¹⁵⁰據實而深刻的描寫出行役邊塞的生活，塞外人家「肉爲食兮酪爲漿」¹⁵¹，酪乃乳製品，「敲冰飲酪漿」描繪塞外天寒地凍的情景，在如此寒冷的雪地裡趕路生活，不免令人更懷念起溫暖的故鄉。無奈夜以繼日的趕路，似乎是揮不去的陰影，隨著清脆的鈺鼓聲接續著漏壺的點滴聲¹⁵²，一聲聲揪人心肺，一聲聲的催促著征人赴向

144唐圭璋編：《全宋詞（四）》（臺北，文光出版社，1973年10月初版），頁2344。

145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02。

146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91。

147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91。

148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03。

149引自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65。

150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14。

151烏孫公主〈歌詩〉。引自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220。

152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14。

未知的前路。詞人擅長將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交融於廣闊蒼茫的景色裏，使得景因情而生怨，情依景而益傷。

另外描寫塞外氣候嚴寒，生活條件不佳的如〈菩薩蠻〉：「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¹⁵³〈于中好〉：「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¹⁵⁴〈百字令·宿漢兒村〉：「榆塞重來冰雪裏，冷入鬢絲吹老。牧馬長嘶，征笳互動，併入愁懷抱。……回樂峰寒，受降城遠，夢向家山繞。」¹⁵⁵

這樣的隨從日子，除了扈駕「伴君如伴虎」，時時精神緊繃外，加上塞外的生存困蹇與氣候酷寒，本來就常為寒疾所折磨的納蘭性德，遇上如此種種的壓力與不適應，更有著不為人知的辛苦。這樣的辛苦，從〈臨江仙 永平道中〉的描述，可略見一般：「獨客單衾誰念我？曉來涼雨颼颼。緘書欲寄又還休。箇儂憔悴，禁得更添愁。曾記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盧龍風景白人頭。藥鑪煙裡，支枕聽河流。」¹⁵⁶永平在今山海關一帶，是清代的永平府，為納蘭護駕巡遊關外必經之地。有一說此詞作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雲南之亂平定時。三月時，康熙皇帝以祭告永陵、福陵、昭陵，祀長白山之名東巡，納蘭以一等待衛扈從。亦有一說，此詞乃性德作於赴梭龍偵察途中。¹⁵⁷從「曾記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盧龍風景白人頭。藥鑪煙裡，支枕聽河流」等句，窺知當時的納蘭性德應是抱病勉強赴命，加上對待衛此一職務的厭倦，使得詩人的邊塞詞雖也描寫邊塞的壯闊，但大多渲染上一種蒼涼悲愴的情緒，在〈蝶戀花〉詞裡，如此表明：「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¹⁵⁸比天涯行役更令納蘭性德難以跨越的深淵，應該是來自於他心底深處對於自己「士非所用」的萬般無奈，嚴迪昌《清詞史》說他：「幾乎是孤臣孽子的情緒」¹⁵⁹，一語道破詩人的情懷。

這樣羈縻良苦的哀怨情調，不僅在詩人的友情詞裡多有出現，當隨扈在外的納蘭性德又踏上荒漠之旅時，這樣的情緒翻攪更是清楚的化作無聲的吶喊，不懂

153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18。

154同前註，頁340。

155同前註，頁274。

156同前註，頁272。

157同前註，272-273。

158同前註，頁73。

159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1。

的人看不到、感受不到，在詩人的心裡卻是震耳欲聾，只好發而為詞，宣洩在邊塞詞中，如〈臺城路 塞外七夕〉：

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橋又迎河鼓。清漏頻移，微雲欲濕，正是金風玉露。
兩眉愁聚。待歸踏榆花，那時纔訴。祇恐重逢，明明相視更無語。
人間別離無數。向瓜果筵前，碧天凝竚。連理千花，相思一葉，畢竟隨風何處？
羈棲良苦，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今夜天孫，笑人愁似許。¹⁶⁰（頁330）

這闋詞的時間繫年，據趙秀亭、馮統一《飲水詞箋校》考據云：「性德七夕居塞外凡二，皆隨扈往古北口外避暑。…檢《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七月初七，駐蹕軒流河邊；二十三年七夕，駐蹕松林。則詞之作期，或在康熙二十二年。」¹⁶¹康熙二十二年的納蘭性德，人生已遭遇過與所愛之人的生離死別，但對愛妻盧氏的思念卻從未分減。逢遇佳節時，見天上牛郎織女星每年一會，地上的佳偶卻難再有重聚之時，兩相對照之下更生離苦。另一苦便是來自於對於現實際遇不如人願之苦，嚴迪昌評論道：「『連理千花，相思一葉，畢竟隨風何處？羈棲良苦』。情懷迥然不相出於華閬的『富貴花』所有，這就是納蘭才性的異於常人處。有誰如納蘭這樣年方青壯、位處清貴，卻把隨天子出巡看戎行役天涯的苦差使的？」¹⁶²跟隨在一國之尊的身邊服侍，是多少人希望一飛衝天的踏板，但納蘭性德卻不這麼認為，打從心裡對侍衛一職、行役天涯的生活方式，無比厭倦，但是卻又事與願違，苦不堪言，只能向文字創作吐露自己的心聲。

〈浣溪沙〉：「伴我蕭蕭惟代馬，笑人寂寂有牽牛。勞人只合一生休。」¹⁶³牢騷滿詞，「即怨恨長期奔走天涯，有家不得歸，有妻不得伴的飲恨。故結句『勞

16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30。

161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0。

162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1。

163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82。

人只合一生休』，全是牢騷與怨氣。作者厭於扈從生涯的心情可見一般。」¹⁶⁴扈從生活，使得自己與愛妻聚少離多，不免怨懟由心而生，在〈南鄉子 柳溝曉發〉中也可一見：「淒切客中過，料抵秋閨一半多。一世疏狂應爲著，橫波，作個鴛鴦消得麼？」¹⁶⁵長期隨扈在外，面對的盡是冰冷的棲身客棧，不熟悉的環境，想起與伊人聚少離多，難免內心由離愁生怨意，故而有「淒切客中過，料抵秋閨一半多」嘆怨。葉嘉瑩、張秉戌評曰：「言情抒慨，表達了與所戀之人被迫分離的隱恨和幽怨。一世疏狂與願作鴛鴦正是納蘭厭倦仕途生涯，渴望消閒的痛苦心情的寫照。」¹⁶⁶即使連在快樂歡笑時，也會不自覺發出幽幽的一嘆，如〈浪淘沙 望海〉：

蜃闕半模糊，踏浪驚呼。任將蠡測笑江湖。沐日光華還浴月，我欲乘桴。
釣得六鰲無，竿拂珊瑚？桑田清淺問麻姑。水氣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壺？

167

此詞的筆調有別於納蘭詞諸多傷感之作，帶有神話故事的浪漫精神，見到氣象萬千的海浪時有歡欣愉悅之情，在讚頌感嘆之際，也「不禁浮想連翩，他感到沒有人能理解他的抱負，便希望離開塵俗。他又想到事物的變化，理想的渺茫。詞中的景語，也是情語。」¹⁶⁸這樣的遠離是非塵囂生活，跳脫神經繃緊的日子，悠然自得隨遇而安的生活，是納蘭內心深處最深切的渴望。可是在納蘭貴族血統的基因裡，似乎潛藏著更多事與願違的密碼，一件一件的啃噬著納蘭性德的快樂，吞沒了少年的幸福，而產生了「不如意事年年」之怨，〈清平樂 發漢兒村題壁〉：「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絕塞風煙。輸與五陵公子，此時夢繞花前。」¹⁶⁹納蘭性德忍不住把自身不如意的際遇，青春光陰皆消磨在絕塞風煙的忿懣中，拿來與在京師裡過著悠閒日子的豪門公子相較，自認士非所用，深感「輸與五陵公子」，牢

164同前註，頁 282。

165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336。

166同前註，頁 337。

167同前註，頁 292。

168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 338。

169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325。

騷滿腹卻又無處傾訴。

在〈沁園春〉中，對自身的際遇多舛，也表達相同的慨嘆：

試望陰山，黯然銷魂，無言徘徊。見青峰幾簇，去天纔尺；黃沙一片，匝地無埃。碎葉城荒，拂雲堆遠，雕外寒煙慘不開。踟躕久，忽冰崖轉石，萬壑驚雷。窮邊自足愁懷。又何必平生多恨哉？只淒涼絕塞，蛾眉遺冢；鎖沈腐草，駿骨空臺。北轉河流，南橫斗柄，略點微霜鬢早衰。君不信，向西風回首，百事堪哀。¹⁷⁰

詞中寫出了極邊之地的蒼涼，「雕外寒煙慘不開」，也呼應了自己當時的心情。據考此詞繫年於康熙二十一年往覘梭龍之行，詞境高壯而遼闊¹⁷¹，卻又伴隨著沉甸甸揮之不去的心事。這樣的心事有對時空變換、人事已非的感慨，如「只淒涼絕塞，蛾眉遺冢；鎖沈腐草，駿骨空臺」；有對時間流轉，轉眼消逝，莫名的無奈：「北轉河流，南橫斗柄，略點微霜鬢早衰」；更有著回首前程，對自己的際遇感到「百事堪哀」的悲切。一層層抽絲剝繭，由對外在時空變遷的感慨，進入到自己內心真正的悲淒哀嘆。

「納蘭塞外行吟詞既不同於遣戍關外的流人淒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衛邊士卒萬里懷鄉之浩嘆，他是以御駕親衛的貴公子身份扈從邊地而厭棄仕宦生涯。一次次的沐雨櫛風，觸目皆是荒寒蒼莽的景色，思緒無端，淒清蒼涼，於是筆下除了收於眼底的黃沙白茅、寒水惡山外，還有發於心底的『羈棲良苦』的鬱悶。」¹⁷²由蒼涼淒清之極邊景象，生油然之怨情。從納蘭的邊塞詞不難看出，自認「不是人間富貴花」的性德，對現實生活的充滿了厭倦與反感。

張淑香在《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一書裡曾說過：「惟有徘徊掙扎於傳統文化激流之中無奈與痛楚，才能深深體會英雄的意志，現實的功名，都不是真正

170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34。

171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47。

172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10。

安身立命的淨處。唯有不再執著於任何意義，任何形式，人才能真正尋得自我之完整、自由與解脫。」¹⁷³這是納蘭性德想尋找的出口：「釣得六螯無，竿拂珊瑚？」（〈浪淘沙 望海〉）¹⁷⁴，可惜的是，終其一生都未曾實現。

二、「今古河山無定據」的興亡感慨

納蘭性德的邊塞詞中常帶給讀者一種時空移轉「荒國陔殿，梗莽邱壟」¹⁷⁵的滄桑感與憑弔之意。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必須追溯到納蘭的祖先葉赫部被清皇室愛新覺羅部消滅的歷史血愁。正如本論文第二章所探討的清皇室給予納蘭權勢與地位，卻也血刃其祖先部落，這種顯赫的地位以及納蘭家族與清皇室間的糾葛情恨史，納蘭性德是清楚知曉的，也從未因此而忘記。這樣的一段歷史血愁，刻印在詩人的腦海裡，奔流在納蘭性德的血液裡，直接或間接對於他的生活與創作生發影響，在詞句中流露出來。當納蘭性德護駕出巡時，非短視的以勝利的統治姿態自居，而是在「翠華旗下，鵝黃隊裡，寫下了數量頗多的憑弔興亡的詩詞。」¹⁷⁶因為有過歷史的種種教訓，「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爲」¹⁷⁷，詩人深知「一個政權之所以興，所以亡，只是天意決定，並非人力所能左右。」¹⁷⁸是非成敗轉頭成空，古今多少事都盡付笑談中。這種興嘆見於一切興衰榮辱，終究敵不過時間的推移，當因緣俱散時，都將成爲過去。

〈蝶戀花 出塞〉一詞：

今古河山無定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
楓樹。 從前幽怨應無數。鐵馬今戈，青塚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

173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3月），頁203。

174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92。

175〔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月初版7刷），頁210。

176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153。

177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88。

178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156。

深山夕照深秋雨。¹⁷⁹

「今古河山無定據」，身為滿清貴族，躍馬踏在大清帝國的大好江山上，內心充滿的並非勝利者的喜悅，統治者的優越，卻滿是悲涼的興亡感，正如毛澤東批此詞云：「看出興亡感」¹⁸⁰。這是一種極為矛盾的情緒，除了如盛冬鈴所言：「納蘭本身是個情感豐富的人」¹⁸¹外，更來自於納蘭性德對於自己的先祖與清皇室之間的恩怨糾葛是有深刻認識，所以詞中表面寫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實際寄託的卻是「懷古傷今」之意。這樣的矛盾情感，錢仲聯在《清詞三百首》裡分析的更是透徹：「這首小令，是性德侍從康熙皇帝出塞之作。表面是吊古，但有傷今之意，剛健中含婀娜。說從前幽怨，也不是很古的從前，『鐵馬今戈，青塚黃昏路』，隱約透露著滿清入關以前各族間的戰事痕跡。『今古河山無定據』，含而不露，不讓人得以指謫。納蘭氏與愛新覺羅氏是世仇，性德雖仕於清廷，怕還是『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¹⁸²這樣的幽恨每當納蘭走在塞外極邊上，見到歷史遺跡時，想起曾經風華、曾經繁榮的過往，如今卻繁華落盡，湮滅於荒煙蔓草間，不由得心中又油然而生起「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爲」（〈南歌子 古戍〉）¹⁸³的感觸。世代交替是歷史輪迴的必然局面，繁華落盡總有歸於沉寂沒落的一日，就像眼前所看到的明朝十三皇陵、萬里長城、昭君陵墓，因此在位者又有何須志得意滿？一切終得成過去。納蘭在詞中以古喻今，以一位智者眼光，看透了這表象的擁有，非長久的存在，從歷史的發展軌跡裡自然可尋得這般道理。〈好事近〉裡流露出這樣的思想：

馬首望青山，零落繁華如此！再向斷煙衰草，認蘚碑題字。

休尋折戟話當年，只灑悲秋淚。斜日十三陵下，過新豐獵騎。¹⁸⁴

179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04。

180同前註，頁305。

181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62。

182錢仲聯著，錢學增選注：《清詞三百首》（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1月第1版3刷）。

183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88。

184同前註，頁295。

駿馬上遠眺這片曾經是繁華薈萃之地，現今舉目所見竟是零落凋殘的衰敗景象。荒煙蔓草間，古碑上的題字因時間彌久，已布滿苔蘚，字跡模糊，得仔細辨認。近於白描的鋪陳，字句間卻滿是荒涼。「不要尋思那古往今來興亡之事，就是眼前的秋色變以令人生悲添慨了。」¹⁸⁵據《清實錄》所載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年十月康熙幸昌平。過前明十三陵。上一躬親酌酒。」¹⁸⁶當時便是納蘭性德扈從在側的。詞中的十三陵指位於北京市昌平天壽山一帶之明陵，為十三座皇陵。¹⁸⁷而詞中對於明朝盛衰興亡的感慨悲切，令人誤以為是明朝遺臣之作品。而實是出於清皇室貴族之作，因而嚴迪昌《清詞史》評曰：「全是憑弔語，絕非新朝新貴的語氣。」¹⁸⁸

還有如〈浣溪沙〉裡的：「古今幽恨幾時平」(頁 277)，「不知征戰幾人還」(頁 276)，兩句都安排在詞章末結，點明了詞的旨意，奉使塞外，眼前除了淒涼滿景外，對照古今使旅人內心生發無限的幽怨與感慨。〈浣溪沙 小兀喇〉中的：「猶記當年軍壘跡，不知何處梵鐘聲。莫將興廢話分明。」(頁 285)同樣以古事今非的情境相互映襯，托出心中難言的隱恨。〈南歌子〉裡：「東風回首盡成灰，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為。」(頁 288)回首盡成灰暗指「葉赫舊事」的感嘆¹⁸⁹，進一步更提出了，雖然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歷史的盛衰決之在天，並非人為所能左右。因此，興亡命也，勝之勿驕，敗亦勿餒。〈憶秦娥 龍潭口〉裡的：「興亡滿眼，舊時明月。」(頁 289)在扈駕行經龍潭口時，距葉赫舊地益近，觸發了詞人心中的隱痛，舊時明月依舊在，如今世事已變遷的無奈縈懷。〈采桑子 居庸關〉中所言：「行人莫話前朝事，風雨諸陵。寂寞魚燈。天壽山頭冷月橫。」(頁 300)以風雨諸陵、寂寞魚燈、山頭冷月的冷清、蕭瑟意象，營造出荒寂之情。末話前朝事，反應出旅人內心是有所含怨的，礙於時勢不我予，只能不語，將委屈與幽恨往肚裡吞。〈滿庭芳〉裡的下片：「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

185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296。

186同前註，頁 296。

187同前註。

188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 312。

189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299。

歎紛紛蠻觸，回首成非。賸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頁 345)，以更高一層的眼光來看待歷史的興亡，道出了世事就如同棋局，勝敗乃常事，但面對著眼前的昨是今非、「斷碣殘碑」再度喚醒家族血愁，難以豁達以對。〈一絡索 長城〉裡的：「山海幾經翻覆，女牆斜矗。看來費盡祖龍心，畢竟為誰家築」(頁 320)，這是旅人客過長城時，見景生情，問道：當時秦始皇煞費苦心修築長城，而今秦始皇又何在？表達出了對歷史滄桑變化的一種感慨。〈南鄉子〉：「何處淬吳鉤？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當年龍戰地，颼颼。塞草霜風滿地秋。霸業等閒休。躍馬橫戈總白頭。莫把韶華輕換了，封侯。多少英雄祇廢丘。」(頁 335)以前景後情的筆法，抒發了興亡無據、世事無常，古今同夢的悲慨。¹⁹⁰上述等等詞句，有用典懷古傷今，有目見興廢憑弔，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抒發，都顯示了納蘭性德對於歷史輪替，有興亡盛衰的一種進步思想，同時讓讀者感受到他傷感多情的一面。

¹⁹⁰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35。

第三節 小結

從性德的友情詞可以看出納蘭性德對於「友情」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生死不渝的。張任政云：

先生篤友誼，生平摯友如嚴繩孫、顧貞觀、朱彝尊、姜宸英輩，初皆不過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虛己納交，竭至誠、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師，侘傺而失路者，必親訪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辭去，間有經時之別，書札、詩、詞知寄甚頻。……惟時朝野滿漢種族之見甚深，而先生所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復同情之，而交誼益以篤。¹⁹¹

此段話把詩人交友的對象，待友的真摯據實托出。納蘭性德的友情詞章有幾處特色：其一，所繫對象多是漢族友人。納蘭性德在座師徐乾學與蔡啟儔的介紹下，認識結交的友人，大部分為江南的落拓才子，諸如：嚴繩孫、顧貞觀、張見陽、梁佩蘭、姜宸英等。雖出身華廈之門，愛賢好士的本性，在對待懷才不遇的漢族友人時，從未恃勢而驕、頤指氣使，反而毫無身段，誠厚以對。從詞中展顯出納蘭性德「不驕貧、不諂富」的高尚品格。其二，依據葉嘉瑩、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歸類出納蘭詞的友情篇共有 42 闕，其中為顧貞觀所寫的詞就占了 13 闕。可以得知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友誼更甚於他人。二人之間的相契，甚至到了「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¹⁹²的程度。而納蘭性德與梁汾的友誼建立在相知、相惜的基礎上。詩人從梁汾對待吳兆騫的摯情裡，看到了另一個多情且摯情的自己，同時兩人又雅愛填詞，益加契合。謝章铤在《賭棋山莊詞話》謂納蘭性德：「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讀兩家

191 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4 月），頁 1-2。

192 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 年 1 月 1 版），頁 206。

長短句，覺阮亭脫胎溫、李，猶費擬議。其中贈寄梁汾〈賀新涼〉、〈大酺〉諸闕，念念以來生相訂交，情至此，非金石所能比堅。」¹⁹³從納蘭性德寫給顧貞觀的詞品中，所流露的是一種近乎赤子的可貴真心。其三，詩人在友情詞章中，寫送友、寄友、懷友的題材居多。以 42 闕友情詞來論，此類題材總合就高達 32 闕。納蘭性德的朋友多為江南人士，北上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繁華京城，詩人「倒困囊與酬酢不厭」¹⁹⁴誠摯以待。但是，若逢友人南返或離京之時，天性多情納蘭性德總不免心生依依之離情，也因此而譜出了許多離情傷感之詞。有送別時的離情，如：「愁絕行人天易暮，行向鷓鴣聲裏住，渺渺洞庭波，木葉下楚天何處？折殘楊柳應無數，趁離亭笛聲催度。有幾個征鴻相伴也，送君南去。」（〈菊花新 用韻送張見陽令江華〉）¹⁹⁵「臨風因泣。酬知有願頻揮手，零雨淒其此日。」（〈摸魚兒 送座主德清蔡先生〉）¹⁹⁶有思友的深情，如：「憶君游倦何方。知否小窗紅燭。照人此夜淒涼。」（〈清平樂 憶梁汾〉）¹⁹⁷有寄友的多情，如「秋雨秋花關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計。」（〈金縷曲 寄梁汾〉）¹⁹⁸、「別後閑情何所寄，初鶯早雁相思。如今憔悴異當時。飄零心事，殘落花知。」（〈臨江仙 寄嚴蓀友〉）¹⁹⁹這些情感生發自對友人不遇的悲憫與慰藉，以及與友人離別後的相思之情，如果不是一個多情且用情之深的人，此類題材是不會反覆出現於詞章當中的。

關於納蘭性德的邊塞詞，內容就多屬自己壯志難酬的無奈慨嘆。邊塞蒼涼的景象與自己內心的悲情融為一體，創造了情景交融的美學。納蘭性德因為近為天子侍衛之職，扈從皇帝身旁，維護帝王的出入安全，因此而多了隨駕出巡，遠赴邊塞的機會。身歷蒼涼荒漠與古代歷史場景的經驗，豐富了納蘭性德邊塞詞的內

193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廣文出版社，未註明出版時間），卷十，頁 3424。

194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 247—410。

195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192。

196同前註，頁 198。

197同前註，頁 233。

198同前註，頁 252。

199同前註，頁 192。

容。《藝概》論詞云：「詞貴得本地風光。」²⁰⁰塞上的風情、塞上的蒼涼、塞上的曠遠、塞上的鄉愁無處寄，若非置身其間者無法體會，更無法描述出情景交融的絕頂作品。再者因著納蘭性德本身的血緣和清皇室間夾雜著矛盾的情結，背負著世仇的極大的包袱，意外開啓邊塞詞境的另一個向度，寫時間的流逝、領土的爭伐與興亡。也寫歷史的盛衰更是必然而非偶然，勝利者不必喜、敗北者也無須悲。種種感嘆，其實皆可歸因於「納蘭的詞人本質過於旺盛」²⁰¹，而受儒家禮教薰陶的程度又太深。詩人的本質讓他厭倦束縛，企望自由；而禮教的薰陶，卻不斷的壓抑著他的情感，導致於他的憂鬱苦悶無可宣洩，在詩詞的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定位。「詩人不幸，讀者幸」，清朝的好詞人不多見，正如況周頤《蕙風詞話》裡所評：「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²⁰²顯示出納蘭性德以其才學填詞，洗革前人認為詞乃雕蟲小技之作，大大的提升了詞在文壇的地位，並真情流露，纖塵不染²⁰³，以真摯之情、「不隔」²⁰⁴之姿，觸動了讀者的心靈。

200〔清〕劉熙載：《藝概》（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9月），頁122。

201黃兆漢：《詞曲論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0年9月），頁66。

202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121。

203同前註。

204所謂「隔」與「不隔」之別請參見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210。

第四章 「兒女情長」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悼亡詞

張任政在《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自序云：「詩詞必具有真性情，所謂聲律詞采尤其次。然而有清之爲詞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能是者蓋尠。納蘭容若先生所著有通志堂集，凡賦，古文，詩，詞，雜識五種，而於詞尤瘁力焉。故在當時，都下已競相傳焉，教坊歌曲無不之有側帽詞者。」¹句中所提到的《側帽詞》²乃納蘭容若弱冠時所著之詞集。在清朝爲詞者眾多，卻鮮有真情至性如容若者，這也就是爲何納蘭所著《側帽集》，能廣在市井間流傳、爭相傳唱之主因，真情是能夠突破藩籬、跨越界線，打動人心的。納蘭容若本身之於填詞具有一種濃厚的情感，對於詞此一文體也有其不同於世俗的看法，在《通志堂集》卷三題爲〈填詞〉的七言古詩中，就如此言道：

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託。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興三閭共醒罪。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參差讀《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³

此詩，已清楚的表白了納蘭性德自身對於詞的偏愛與喜好，詩中反駁了一般人對於詞是「詩餘」的看法。詩人認爲詞乃承詩而起，它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學上的地位和詩不相上下，不應該以「詩餘」的偏頗或有所貶低的角度視之。如同詩一樣，詞也具有教化人心的功能性，並非只供來消遣娛樂的艷科小道，詞可以抒情，亦可以言志，由衷肺腑的推崇詞體，大大的提高了詞體的文壇地位。在清代詞重展

1陳良遠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458。

2劉鴻德在《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裡提到：納蘭容若將詞集命名爲《側帽詞》乃典出獨孤信。《周書·獨孤信傳》謂：「信在秦洲，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納蘭性德爲其詞集取名「側帽」，表明他仰慕獨孤信，決心學習獨孤信以北方少數民族人事的身分，爲中原人民辦實事，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頁190）

3納蘭性德：〈填詞〉，《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245。

風華的年代裡，納蘭性德以他特有的筆觸，真摯的情感，創造出美麗卻也淒清的詞章境界，是宋代以後的詞壇以多情之姿獨綻的一朵奇葩。

黨爭的暗鬥、仕途的凶險，納蘭性德身處其間，卻如同是淤泥裡的一株淨蓮，高潔而不染，對於世間一切的事物都懷有單純美好的想望，但是他也深深的感受到現實的百般無奈，由不得人。如同納蘭性德自言：「香憐易爇，玉憐輕碎。〈金縷曲·簡梁汾〉」⁴美好的事物都太過脆弱，一不經意就會從眼前消失，徒留惆悵。在納蘭性德的愛情詞篇中，處處可見其真情；悼亡詞章裡，句句流露其癡情，如此的單純而又執著。筆者將於本章析論詩人愛情與悼亡作品的真情意境。

⁴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11。

第一節「冷暖自知」愛情詞

根據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的《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所收錄的納蘭詞共348闕，被歸類為愛情詞的計有141闕，占了納蘭詞總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說是納蘭詞的一大主題內容。黃天驥在《納蘭性德和他的詞》一書裡，以「玫瑰色與灰色的和諧」，來評論納蘭愛情詞的獨特色調，一闕詞裡上片洋溢著輕倩的旋律，在下片卻蒙上了憂鬱的氣息，形成了強烈的色差。⁵的確，在愛情詞裡，詩人所作的多是相思、離怨、感懷、悼亡等內容，而鮮少有歡樂之作，令讀者深刻的感受到納蘭詞「哀感頑艷」⁶的格調。這樣的詞風格調與納蘭容若本身的感情經歷是有絕對的關係。

一、朦朧的愛情－傳說中的婚戀女子釋疑

關於納蘭性德的婚姻，從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得知：「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⁷不過，在明媒正娶盧氏之前，納蘭性德已納一側室顏氏。根據劉德鴻的說法，顏氏娘家的地位卑微，所留資料記載不足，因而在考察上有其困難。⁸以及傳言之中性德有一婚前戀人，後來此初戀情人被選入宮中為嬪妃，戀情無疾而終。此一說法耐人尋味。最初文字記載，出自於無名氏的《質廣筆記》：「納蘭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宿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唸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一見彼姝，而宮禁森嚴，竟如漢武帝重見李夫人故事，始終無由通一詞，悵然

5參見黃天驥著：《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46-47。

6《詞苑萃編》陳其年：「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品藻六》，卷八，頁1937。

7另一子名不詳，因而未有交代。見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8。

8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378。

而去。」⁹並以納蘭性德的詞做爲佐證，如〈減字木蘭花〉：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隻鳳翹。
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¹⁰

張草紉在《納蘭詞箋注》中將此詞繫年於康熙十五年，背景是納蘭性德與傳聞中的婚前戀人，在宮中初次相逢的情景。性德在二十二歲時，任皇帝的貼身侍衛，得以經常出入宮中，當時的納蘭性德雖已成婚，可是對於此戀人始終未能忘情。在一次宮中的偶遇，濃情嬌羞的情態全都寫在臉上，但由於宮禁森嚴恐人發現不發一語，只能在穿過回闌時以玉釵輕叩欄杆，暗傳心中強忍情愫。¹¹刻畫出女子「極其細微的舉動和表情的變化」¹²絲絲入扣宛如在目，靜態與動態的素描，勾勒已萌芽卻無法結果的情愫。又有〈如夢令〉一詞：

正是轆轤金井，滿砌落花紅冷。驀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難定。誰省？誰省？
從此簾紋燈影。¹³

「落紅本是無情物，它是不管人間冷暖的，說紅冷不過是詩人情感的反射。」¹⁴的確，相思是最苦惱悵惘的。詞中寫的盡是一個人陷入愛河時，與朝思暮想的「戀人，在落花飛舞的清晨裡驀地相逢，心中翻騰洶湧。兩人眼神流轉間，傳遞出若有似無的情感，歌德說：「愛情難以遮掩，它秘藏於心底，卻會從眼睛裡洩露。」¹⁵但對方心中真正的想法難以捉摸。思緒縈繞、反覆思量，「誰省？誰省？」在無

9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成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87。

10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58。

11參見納蘭性德著，張草紉箋注：《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2版），頁443。

12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40。

13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01。

14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37。

15引自網路資料：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47542438628109（2011年10月）

法平靜的夜裡輾轉難眠。詞中點出了戀愛的滋味，有羞澀與不知所措，是一種甜中帶酸，卻又有著思念、不確定的苦澀，這樣的回憶是深刻而美好的。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納蘭性德會填出如此言短意長的小令？並非空穴來風。盛冬鈴在〈納蘭性德詞選〉裡，便依此推論納蘭性德婚前曾有過一個戀人，是可以肯定的。¹⁶「這個戀人與納蘭性德之間有緣無份，最後被選入宮中的說法，學者張任政認為得以從中揣摩應有其事的論據，乃是依性德的〈昭君怨〉一詞¹⁷：

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絃聲，不分明。

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夢承恩。¹⁸

詞寫的含蓄委婉，表面描寫一宮中女子進入了深深的皇宮之中，夜裡在玉砌瑤階前佇立，隱約傳來他處宮苑急管繁絃的歡樂聲。對照自己孤單淒涼的身影，望著窗外又是梨花將謝時，只能反身默默將自己鎖在朱門裡，將內心的悵然寂寞也一同深鎖，等待著哪天蒙受帝王的恩澤？宮女的失望、苦悶，從詞句中表露無遺。這闕詞被視為納蘭性德曾有過一段未果的戀情，而這段戀情終結在至高權柄的康熙帝手中。其中「深禁、鎖朱門、夢承恩」等句，暗示著他初戀的女子被徵選入宮的事實。

但是關於納蘭性德這段情事，繪聲繪影的說法，也有學者採取不認同的看法，如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一書裡，提出〈減字木蘭花〉一詞寫的並非與表妹在宮中相逢的情景，因為在《精選國朝詩餘》裡，「轉過回闌叩玉釵」一句亦作「選夢憑他到鏡台」。選夢乃沈宛之號，納蘭容若在康熙二十三、二十四交歲之際，納來自江南的沈宛為妾，故此詞必緣沈氏而作。¹⁹並認為「宮怨」

16參見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年2月2版4刷），頁15。

17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針對此詞抒發己見，認為昭君怨為詠宮怨之詞，容若一生不肯作此無謂作品：「凡所謂宮怨閨怨，於詩詞兩集中，不能找得一首，況昭君怨有『又是梨花欲謝』一句，以置身題內，且有所指，為非詠宮怨明矣。」見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39。

18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4。

19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61。

為自古以來詩家的傳統題材，且清代宮廷經過改革，「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因而書宮怨體的社會背景已漸消失，所以容若所作〈昭君怨〉，只當以「擬古」視之，並非反映清初現實情事。²⁰學者劉德鴻針對此詞的寫作背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細味此詞，與歷代許多詩人詞客所寫的宮怨詩詞並無二致，只能說明納蘭性德對在封建制度下被迫虛度年華的宮女嬪妃寄予深切的同情，並不能說明他同情的對象即是自己的戀人。」²¹綜合上述諸說，關於納蘭性德婚前是否有一初戀女子，眾說紛紜。然而筆者認為會產生諸多的揣測，乃是來自於無確切的證據，證實相關說法，導致望詞生意，繪聲繪影。科學上講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做學問也該秉持如此精神，才不會有失客觀。筆者認為這個部分未必得將之解讀為「有此一人」，而將它看成是性德對於愛情中想像空間的抒發，可能會更加客觀，畢竟文章的美感，來自真實與想像所製造出的朦朧美。似真非真，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謎樣的愛情故事或許只有納蘭這當事人心中才清楚澄澈，不過隨著這「自傷多情」的人間惆悵客的逝去，除非有更有力而直接的證據被發掘，不然納蘭的婚前愛情終究會是個無解之謎，這個謎也將隨著納蘭純真而坦率的愛情詞篇，繼續的美麗下去。

二、堅貞的愛情—妻子盧氏

納蘭的愛情詞裡另一明確對象，便是為他的愛妻盧氏而寫。題材大致有：夫妻相處間婚姻的甜蜜、隨扈在外時夫妻間的相思、以及盧氏過世之後的悼亡詞。不論是哪一種題材，納蘭都以其豐沛的情感，不假雕琢的表達自身的真情。關於夫人盧氏的生平與家世，葉舒崇在〈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曰：「夫人盧氏，奉天人，其先永平人也。……父興祖，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²²依據此敘述得知盧氏的家世亦官宦之家，身家與納蘭性德相匹配。「夫人

20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244。

21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405。

22葉舒崇：〈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戍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13。

生而婉變，性本端莊，貞氣天情，恭容禮典。明璫珮月，即如淑女之章；曉鏡臨春，自有夫人之法。」²³盧氏生性端莊、氣質出眾，「幼承母訓，嫻彼七囊；長讀父書，佐其四德。」²⁴據劉德鴻的考察認為：納蘭性德岳父盧興祖「曾為官學生，在兩廣總督任內又注意對土司俊秀子弟進行教育，大概對自己愛女的教育也不會不花費心血。」²⁵同時在納蘭的詞中曾多次描寫到盧氏的美麗與淑德，將愛妻比擬成謝道韞，「林下荒苔道韞家，生憐玉骨委塵沙林下」（〈山花子〉）²⁶。詞中的道韞是指東晉宰相謝安的侄女，有文才，是著名的女詩人，此處以道韞喻指納蘭不幸早亡之妻盧氏。雖然史書未見記載盧氏的才情，但在納蘭詞中依稀能嗅出盧氏的聰慧，以及盧氏的知書達禮，與納蘭間志趣相通，婚姻生活幸福美滿。〈浣溪沙〉：「賭書消得潑茶香」一句²⁷，乃化用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²⁸性德以此為喻，寫出夫妻相處恩愛融洽的情景。也因此納蘭在盧氏過世後，痛徹心扉、傷心欲絕，為祭奠妻子所作的悼亡詞，句句血淚堆砌，幽艷哀斷，感人至深。

（一） 甜蜜的爱情—春在桃花

《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²⁹盧氏「年十八，歸於同年生成德，性納臘氏，字容若。烏衣門巷，百兩迎歸。」

（〈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³⁰康熙十三年，十八年華的盧氏，許配了允才允

23同前註。

24同前註。

25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383。

2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86。

27同前註，頁140。

28同前註，頁140。

29〔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詩經》（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36。

30葉舒崇：〈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成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13。

武，風流倜儻的納蘭容若，這般天造地設的結合，是納蘭與盧氏幸福的開始，也是納蘭傷懷的起端。時間留不住幸福，幸福卻被容若以文字的形式，將瞬間換成了永恆。〈眼兒媚〉寫伉儷情深：

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絃，多情情寄阿誰邊？

紫玉釵斜燈影背，紅綿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卻無言。³¹

關於此詞所作的對象及時間有說法有二：在趙秀亭、馮統一所箋校的《飲水詞箋校》認為此詞似性德為妻妾沈宛而作³²。另一說法即是認為此詞作於康熙十三年納蘭性德與盧氏新婚之時，支持此說的有如學者張草初以及葉嘉瑩、張秉戍³³。筆者認為「十八年來墮世間」一句，正符合盧氏嫁與納蘭性德為妻之年紀，因而採用此詞繫於康熙十三年，性德與盧氏新婚不久之作的說法。在納蘭容若的心中愛妻盧氏是天上高雅的仙女墜入了凡塵，遊賞、歌樂、吟詠，生活過得無憂無慮。看著這可愛多情的人間仙女，猜測著她的芳心究竟繫於何處呢？即便答案已經再明白不過，可是在愛情中迷航的人總是容易患得患失，即使心裡清楚明白答案，卻還是忍不住要探究。新婚之初，夜裡燈影搖曳，看著妻子的嬌美、妻子的動人情態，相看無言，此時「無聲勝有聲」，一切盡在不言中。詞句中流露的盡是對於愛妻的愛憐與愛戀，幸福之情不言而喻。妻子在納蘭性德的眼中是這般清純、嬌好，惹人憐愛，字句之間滿是真情流露。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曰：「容若短調輕清婉麗，誠如其自道所云。」³⁴新婚初時妻子嬌羞、可愛的情態，以及對

31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42。

32趙秀亭、馮統一認為此詞作於康熙二十三年歲末，顧貞觀作伐，沈宛至京，歸性德為妾時所作：「吹花嚼蕊」、「天海風濤」，皆切沈宛身份。另，「十八年」、「紫玉釵」語皆見於唐傳奇蔣防撰《霍小玉傳》，「紅錦」句情境亦與小玉故事彷彿。小玉，亦歌女也，以詞為沈宛作。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88。

33張草初《納蘭詞箋注》云：「葉舒崇皇〈清納臘氏盧氏墓誌銘〉：『年十八，歸余同年生成德，姓納臘氏，字容若。』據詞中所云，可推知此詞作於康熙十三年作者與盧氏新婚之時。」見納蘭性德著，張草初箋注：《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2次印刷），頁62。又據葉嘉瑩、張秉戍所編《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云：「性德與盧氏成婚是在康熙十三年，當時性德二十歲，盧氏十八歲。故此篇大約作於婚後不久。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43。

34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22。

於妻子的無邊疼惜，能在短短的一闋詞中表現得如此生動，躍然紙上，小令果然是納蘭容若所擅長者。此詞另一闋〈浣溪沙〉，所刻劃的也是盧氏美麗動人的形象：

旋拂輕容寫洛神，須知淺笑是深顰，十分天與可憐春。

掩抑薄寒施軟障，抱持纖影藉芳茵。未能無意下香塵。³⁵

詞的背景是作畫的情形，洛神是美女的代稱，那麼納蘭性德畫筆下的人物應該就是他的愛妻盧氏。在詩人的眼中她的一顰一笑，甚至是嬌嗔皺眉的模樣看來都像是淺淺的微笑，顯得如此的動人。納蘭性德對愛妻有多體貼多憐愛呢？從「掩抑薄寒施軟障，抱持纖影藉芳茵」便可體會詩人的癡與真，擔心身置畫中的她，是否因衣著過於單薄而感到春寒料峭，趕緊添上幾筆墨畫，安排個副屏風，為畫中的她抵擋冷意，再揮幾筆畫出柔暖的褥墊，好暖和她纖瘦的身軀。詞末還自問畫中人是否會因畫家的體貼而感動的步出畫紙？蘇纓評論道：「這首〈浣溪沙〉是納蘭詞裡罕見的一抹亮色。」³⁶確實，與詩人其他的詞章相較，這闋詞描繪出對愛情的小心呵護，所呈現的是柔情似水的納蘭容若，小心翼翼的照顧著他與盧氏之間的愛情，就如同對待畫裡的女主角，擔心她招風、煩惱她受寒。筆觸盡是綿綿情意、浪漫氣息裊繞，同時也帶給了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

除此之外，容若其他的詩篇中，尚有描寫著夫妻間的美滿，如〈四時無題詩〉十六首其中一二：

水榭同攜喚莫愁，一天涼雨晚來收；

戲將蓮蒂拋池裡，種出蓮花是并頭。³⁷

又

35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49。

36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編著：《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172。

37納蘭性德：〈四時無題詩〉，《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261。

追涼池上晚偏宜，菱角雞頭散綠漪，
偏是玉人憐雪藕，為他心裡一絲絲。³⁸

蓮開並蒂，寫出了納蘭性德心中對婚姻的期望，也寫出了夫妻的恩愛之情，絲絲情意綿密延長而不可斷。也有描寫少年夫妻之間的情事，如七言絕句〈豔歌〉四首：「紅燭迎人翠袖垂，相逢長在二更時，情深不向橫陳盡，見面銷魂去後思。」
「歡近三更短夢休，一宵纔得半風流，霜濃月落開簾去，暗觸玎玲碧玉鈎。」³⁹道盡了夫妻相處間的濃情蜜意，風月無邊，從這段時期的詩詞作品中，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新婚的燕爾之悅，令人羨煞。兩人感情深篤，日子雖然過得甜蜜，卻因職務之故，跟著皇帝的南北巡視隨行護駕，不得已與愛妻短暫分開。一闋〈眼兒媚〉完全點出了夫妻小別勝新婚的纏綿悱惻：

重見星娥碧海槎。忍笑卻盤鴉。尋常多少，月明風細，今夜偏佳。
休籠彩筆閒書字，街鼓已三擲。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⁴⁰

「重見星娥碧海槎。忍笑卻盤鴉」，表達出丈夫遠遊歸來後，妻子內心的喜悅卻又含蓄。而妻子的一舉一動依舊是如此動人美麗，吸引著丈夫的目光。月光明亮、微風低語，此情此景常常有，卻因身邊多了個朝思暮想的人，一切都美好了起來。三更鼓響，良夜苦短，幸福時光點滴都要掌握，暫時擱下手邊的彩筆。「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夫妻完全淹沒在幸福歡樂的夜裡。葉嘉瑩、張秉戍評曰：「這裡所表現出夫妻愛情之快樂，這種喜悅之情感，在納蘭詞中極為少見，實為難得了。」⁴¹難得的原因，不在於往後夫妻情感的生變或是不融洽，反倒在於夫妻情感的深情厚意，而命運卻又是如是百般作弄有情人，使得詩人在愛情這條路上失意多於得意，淚水過於笑容，加上多情如納蘭，就如同黃天驥所言：「如

38納蘭性德：〈四時無題詩〉，《通志堂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261。

39同前註，頁集247—269。

40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25。

41同前註，頁126。

果人們把賈寶玉那『情種』的綽號，也加在納蘭性德身上，這可能不算太過分的吧？」⁴²是「情種」便不能不為情傷，在納蘭的身上感受更加的強烈。

(二)兩地相思的愛情

蘇軾〈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⁴³。康熙十五年，納蘭性德殿試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⁴⁴「天子用嘉，…未幾授以三等待衛之職，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⁴⁵殿試高中後，納蘭任職皇帝御前侍衛，當皇帝在京時要隨伺在側聽候差遣，皇帝出巡之際，則要肩負起保駕守衛的重責大任。扈隨皇帝南北奔波，是為人臣子的使命，雖然對納蘭性德而言是用非其志，卻也不得不盡忠職守，時常得暫別親人及妻子離鄉在外。在家的時間實則有限，當身在萬里外，心繫故鄉人時，只能藉由詩詞吟詠表達萬縷情絲，遙寄遠方思念的伊人。如此的背景之下，使得納蘭性德的詞更能淋漓的展現出愛情詞裡另一種扣人心弦的風貌。納蘭性德的愛情詞與一般純粹表現夫妻情愛的詞是不同的，在詩人的愛情詞中有對美好生活的回憶，更多的事透露出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如同黃天驥所言的：「有人說，愛情是粉紅色的。不過，納蘭性德的愛情詞，卻同時夾雜著青灰色。」⁴⁶呈現出極其特殊的愛情詞風格。

1、愛別離苦的相思

佛說人生有八大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相愛的人偏偏得分離無法在一起，納蘭性德每一次的入值宮禁、每一次的扈駕在外，就是一次次的愛別離煎熬，身是自由軀、心似籠中

42參見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73。

43劉紀華、高美華選注：《蘇辛詞選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9月15日初版），頁93。

44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16。

45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集247—409。

46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42。

鳥，被囚禁在思念的籠裡，無法振翅展翼。這份酸苦是納蘭詞中的一滴墨，混合了淚水在字裡行間暈染開來，讀者也會為之傷感。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伊人不知我心；世上最苦的煎熬，是兩顆相知相惜的心卻被距離硬生生隔開。與愛人分隔兩地，從納蘭性德踏入仕宦一途被授為三等侍衛起，分分合合的聚散便時常折磨著他。李商隱的「何當共剪西窗燭」，在詩人身上一定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體會。

<清平樂>：

畫屏無睡，雨點驚風碎。貪話零星蘭焰墜，閒了半床紅被。

生來柳絮飄零，便教咒也無靈。待問歸期還未，已看雙睫盈盈。⁴⁷

離別在即，臨別前夕與妻子雙雙不寐，只為爭取更多話別的時刻，滿懷心事訴不盡，空使燈花落，兩人緊密依偎，紅被空閒了半床。感嘆此生遭遇如柳絮般飄搖不定，即使向天祈禱也無濟於事。離情依依，開口欲問良人何時歸鄉？話還未說出口，卻已雙眸含淚，悲不可禁。納蘭性德與妻子感情甚篤，即將離別不禁心生離怨，詞中「隱隱怨怪老天爺不解多情，偏要拆散美滿鴛鴦之意，那種失落、感慨又似乎心有不甘的複雜情愫鬱鬱在心。」⁴⁸「待問歸期還未，已看雙睫盈盈」句，更生動的描繪出妻子依依惜別的舉止，充滿纏綿悱惻的情懷。況周頤指出「間有勁氣暗轉，愈轉愈深」之氣，⁴⁹此闋詞中展現淋漓，由外而內層層鋪陳，離別難捨之情溢於言表。

2、以全知視角寫兩地的相思

每當納蘭性德隨皇帝出入扈從，值勤時兢兢業業「服勞惟謹，……在其上前，

47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96。

48納蘭性德著，衛淇編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豔的天下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80。

49「間有勁氣暗轉，愈轉愈深。」即是說詞體內蘊神韻，靈氣充溢，審美思維由外而內得以層層深入。轉引自見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36。

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勞，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逸。」⁵⁰偶有空閒之時，或人已酣睡的深夜裡，性德除了讀書之外，便是將記憶中婚姻生活的甜蜜和恩愛，在腦海反覆溫習，然後將綿綿無期的思念吐成詩句、編成詞章，愛情、愁苦、離怨交錯，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詞，織成一張張刻骨銘心的網，是他寂寞而深情的代表。

<相見歡>：

微雲一抹遙峰。冷溶溶。恰與個人清曉，畫眉同。

紅蠟淚。青綾被。水沉濃。卻與黃茅野店，聽西風。⁵¹

分別兩地，一種相思。行人出使在外，眼前見到那帶著一抹微雲的遠峰，就像是看到了伊人在清晨時畫的眉形。閨中紅燭滴淚，孤獨的偎著錦被，薰著沉香。身軀分隔兩地，「但靈魂兒卻跑到荒郊野店，和丈夫一起聽著西風的嘶叫。這一寫法，構思想法當精巧。」⁵²極度的思念，使得閨中之人生而離魂，與日夜思念的丈夫相聚。這樣的表現方法恰如唐代著名傳奇《離魂記》，倩娘與王宙在相愛卻不得共守的情況之下，倩娘的神魂便不顧一切的追隨著王宙而去，這是一股真愛的力量支持著有情男女。癡心如納蘭、情深如盧氏，沈際飛曰：「唯情至，可以造立世界。」⁵³穿越時空的愛情，雖是一種虛設而浪漫的寫法，卻也最能表現出心中的真實想望與渴求。另一闋<于中好>，也表現了分別兩地，一種相思的情緒：

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不放征人夢裏還。

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如隔千山與萬山。

50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6。

51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87。

52同前註，頁287-288。

53參見沈際飛：<題《南柯夢》>，《湯顯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1541。

上片描寫的是遠遊的征人，隻身處於異鄉，夜闌珊，一片清寂。塞上的早晨寒冽，空氣中冷露凝結，朔風野大，烏鴉盤旋，此情此景淒涼無比。更惱人的是樓頂又傳來了陣陣的更鼓催促聲，擾人清夢，離人想藉著夢裡步上迢迢之路，返鄉與妻子相聚亦不可得。下片筆鋒一轉，描寫思婦懷念征人。同樣的秋色澹澹夜裡，月牙彎彎，沒有人起身賞月。唯有孤寂的閨婦，因思念著身在千里之外的良人，在這夜色下，想著良人明朝隨著隊伍向前行進，距離又更遙遠了。倆人中間隔著千重山、萬重山，重聚之時，更待何日？詞裡藉助了離人眼前景物的描寫，邊塞荒涼，杳無人煙，只有黑鴉、寒風相伴，顯得格外悲涼，孤寂之情，不言而喻。上片不著一句相思，「生憎畫鼓樓頭急，不放征人夢裏還」，卻把相思之切，寫得徹底。下片「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看」，更突顯了思婦睡也不得的殷切思念，「料想明朝更會越行越遠，歸程阻隔，相思更烈，歸思難收了。」⁵⁵黃天驥評曰：「寫征人思婦兩地相思，正好互相映襯。」⁵⁶這樣的描寫手法，接近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一書裡所提到的「非聚焦型」⁵⁷，敘述者無所不知，並可以任意從一個角色或位置移向另一個角色或位置，也就是說敘事者呈現出一種全知的視角。納蘭性德一方面寫自己身處塞外自身的感知與悵然，一方面又轉換角色與位置，寫閨中思婦的寂寥與無限綿延的思念，因為丈夫的遠去相隨益遠，角色變換之間，也傳遞了兩人的感情並未隨著距離而淡薄，反而是愈行愈遠的距離使思念更加深濃。以全知的視角寫出兩地的相思，就產生了如黃天驥所說的「互相映襯」的效果。

3、以女主人公的視角寫含蓄的相思

54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40。

55同前註。

56黃天驥著：《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112。

57引自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6月1版1刷），頁24。

寫相思之情，納蘭性德除了以非聚焦的筆法，用全知的角度寫出兩地相思的人、景、地、物、情之外，詩人還擅長「從女主人公的角度入手寫詞人的思念，增強作品的主動性與靈活性」⁵⁸。《西園詞說》引曹學士曰：「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⁵⁹透過依女性角度的觀照與感發，更能夠從詞中顯現出極具纖細、幽微曲折的心理狀態，產生不同的審美情趣。張德惠在〈幽豔哀斷、淒婉深沉的美—讀納蘭性德愛情詞有感〉一文，就曾統計過納蘭性德的愛情詞「有15首從對方立意寫綿綿思念之情」⁶⁰。藉著女主人公的觀點入手著詞，實寫自己內心的起伏，是一種心靈表現的寄託，含蓄而委婉。〈唐多令 雨夜〉就表現出這種筆法：

絲雨織紅茵。苔階壓繡紋。是年年、斷腸黃昏。到眼芳菲都惹恨，那更說，塞垣春。 蕭颯不堪聞。殘妝擁夜分。為梨花、深掩重門。夢向金微山下去，纔識路，又移軍。⁶¹

細雨絲絲打在如同遍地紅毯般的紅花上，台階上長滿了苔蘚，是天然而精美的花紋。年復一年，黃昏時是令天涯人傷心斷腸的時刻。「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⁶²，眼前春日芳草都成了引發離恨的景物，更不用說春色也蔓延到了邊塞地區，那是愛人所到之處。春色美好，應是兩人雙宿的時光，無奈卻被分隔開來。淒切的風聲颯颯不忍聽聞，殘妝猶在臉上，獨自一人面對漫漫長夜。不忍見獨樹的梨花受風雨的摧殘，只好關上層層門戶。夢裡，到了良人戍守的邊疆之地，誰料才剛識清了去路，良人所在的軍營又移防了。盛冬鈴評曰：「這一個不出閨中

58張德惠：〈幽豔哀斷 淒婉深沉的美—讀納蘭性德愛情詞有感〉，《重慶工貿職業技術學報》第3期（2008），頁47。

59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34。

60張德惠：〈幽豔哀斷、淒婉深沉的美—讀納蘭性德愛情詞有感〉，《重慶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報》第3期（2008），頁47。

61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97。

62〔南唐〕李煜：〈清平樂〉。見詹安泰編注：《南唐二主詞》（臺北，天工書局，1991年12月出版），頁108。

的少婦居然在夢中找出一條通往邊遠的塞外的道路，想必做過無數次飛向邊境的夢，又在夢中進行了無數次的摸索，然而這歷盡千辛萬苦的夢魂仍未能見到朝思暮想的人。相思之深，離情之苦，在此被表達的淋漓盡致。」⁶³這是一闕不同於非聚焦的寫法，而是採「內聚焦型」⁶⁴的手法，從女主人公角度，寫她的感受與意識的詞，充分的表現出個人的內心世界，而思婦的愁緒正是離人的愁緒。題為「雨夜」，寫得卻是思念良人出塞未歸之情。一入詞便以絲雨、苔階帶給人一種黏黏的思緒與情緒，凝重的化不開，以景物烘托出內心的沉重氣氛。詞終以「夢」境作結，更加突顯出內心嚮望與現實間的衝突，未得協調而透過夢境來完成。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裡曾提及：「夢是未被滿足願望的變項實現」⁶⁵，個體會透過一些夢境來尋求他未被滿足，且壓抑到潛意識中的願望，也就是說「夢」是一個在意識沒有受到嚴密監控的狀況下，顯現出來的一個作用，是內心最深層的活動與想法。詞中的女主人連在夢裡都鏗而不捨地追隨離人到天涯海角，道出了最深切的思念。同樣將思婦內心的思念，透過夢來呈現的還有如：〈南鄉子 搗衣〉

鴛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轉自傷。見說征夫容易瘦，端相，夢裏回時仔細量。
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獨夜，淒涼，月到西南更斷腸。

66

時序漸漸由秋即將入冬，屋上的鴛鴦瓦結了一層薄薄的寒霜，想要寄冬衣給遠在邊塞的征夫，卻不由得感傷了起來。人家說在外遠征的人容易消瘦，只好等夢裡相見之時仔細端量。枕著枕頭想入睡，卻害怕面對一人獨守空閨的淒涼滋味，不如起身把石板就水洗淨，趁著月色明亮搗衣吧！已是深秋時節了，在漫漫長夜裡

63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39。

64胡亞敏：「在內聚焦視角中，每件事情都嚴格地按照一個人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它完全憑借一個人或幾個人物（主人公或見證人）的感官去看、去聽，只轉述這個人從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見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6月1版1刷），頁27。

65參閱佛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305-327。

6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55。

形單影隻，愈是倍感淒涼，不知不覺月已從東面移到西南方，又捱過了孤獨的一夜，想著想著，越是傷心。「夢」應該是思婦與征人所能聯繫溝通的橋梁了，征人離開家鄉時日已久，已無法確知良人的身量，只有在夢中再仔細端詳，好為良人準備合身的冬衣。納蘭性德以女性形象的刻劃，從環境的寒意引出思婦心中的寒意，從情景的刻劃精細的描述出心理的狀態，雖是寫分離的悲傷、痛苦，卻帶著灼熱的渴望及堅毅的精神，反映出詞人敏感多情的一面。「惆悵之中夾帶著希望，失望中流露出依戀」⁶⁷，筆致委婉，感情境界深微綿邈。另一闋〈菩薩蠻〉也以女性形象描寫分離後的無盡思念：

隔花纔歇簾纖雨，一聲彈指渾無語。梁燕自雙歸，長條脈脈垂。

小屏山色遠，妝薄鉛華淺。獨自立瑤階，透寒金縷鞋。⁶⁸

春盡時節，綿綿細雨才剛停歇，閨中人賞花排遣無聊，想到在轉眼之間倆人分別已有一段時間，憶起往事，無言以對。獨見梁燕已雙雙歸來，而征人卻未得歸返，柳條依依，似我綿綿的思念。脂粉淡施，眺望遠景，遠山是小小的屏風。獨自一人立於石階上，寒意侵襲，直透金縷鞋。詞人以「梁燕自雙歸」與「獨自立瑤階」營造出強烈的對比，觸景生情，更襯托出獨守閨房之苦。女為悅己者容，良人不在身邊，不知胭脂該為誰而點、眉該為誰而畫？「妝薄鉛華淺」，透露出一種失望無生氣之感。「透寒金縷鞋」，思婦在臺階上佇立良久，除了腳寒外，苦等良人歸來也心灰意冷了。詞中所表現的情境：「重點表現的乃為女性空閨獨守所特有的孤獨、冷寂的愁緒。故外觀的華美與人物心靈苦痛所形成的色調反差，更易令產生一種憐花惜玉式的審美感受。」⁶⁹這樣的柔情似水，卻又得經歷重重的考驗，確實令人心生同情，有著「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⁷⁰的感慨，不然任百般約定、千般阻擋，離別之際還是得向現實低頭含淚道別。

67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36。

68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9。

69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35。

70〔唐〕李益：〈江南曲〉。引自江佩珍編著：《唐詩心賞》（臺中：文化出版社，2001年12月），頁434。

三、苦澀的愛情—納妾沈宛

(一) 妻子亡後納蘭性德的感情世界

徐乾學〈納蘭性德基誌銘〉記載：「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⁷¹從中可得知，在妻子盧氏過世之後，性德續弦某官之女官氏。但從性德的悼亡詞中，可看出他不願意續弦的心志，有著即使續絃再也難覓生命中知己如盧氏的想法。這從〈沁園春〉（夢冷蘅蕪）一詞中可窺知一二。此詞在通志堂本及張純修本均有副題「代悼亡」，趙秀亭、馮統一認為「必有據，…惟未悉所代者何人。」⁷²而汪刻本則無副題。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提到：「九月重陽，又寫〈沁園春〉兩首，悼念亡妻」⁷³，認為〈沁園春〉兩首均為悼念亡妻盧氏而作。

〈沁園春〉 代悼亡

夢冷蘅蕪，卻望嫋嫋，是耶非耶？悵蘭膏漬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繡，空掩蟬紗。影弱難持，緣深暫隔，只當離愁滯海涯。歸來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 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萼綠華？但無端摧折，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塵沙。最憶相看，嬌訛道字，手翦銀燈自潑茶。今已矣，便帳中重見，那似伊家。⁷⁴

詞中寫的「犀合」曾出現在性德於十月初四，為亡妻盧氏生辰前一日所作的〈于

71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8。

72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45。

73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215。

74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1。

中好>：「忽傍犀奩見翠翹」⁷⁵句，所指即是亡妻生前的遺物；「手翦銀燈自潑茶」⁷⁶更是性德與妻子在生活中的點滴小事，也曾出現在悼亡詞〈浣溪沙〉：「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⁷⁷，寫出與妻相處時的輕鬆歡樂，映襯出輕易讓幸福流逝的遺憾。據此，筆者認為此首〈沁園春〉乃為亡妻盧氏而作。而「鸞嬌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萼綠華」，兩句更道出自己心中對續弦的看法。據《海內十洲記·鳳麟洲》載：西海中有鳳麟洲，多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膏，能續弓弩已斷之嫌，名續弦膠，亦稱鸞膠。後以之喻續娶後妻。萼綠華，傳說中的仙女名。自言為九嶷山中得道之女子羅郁，此處代指亡妻。⁷⁸性德提出若再續弦堪可與亡妻相比擬的強烈懷疑，以表對妻子情感永志不渝的決心。又再〈金縷曲 亡婦忌日有感〉中：「忍聽湘弦重理」⁷⁹句，便已清楚透露出了不願續弦的想法。其中「湘弦」指湘靈鼓瑟之弦。傳說中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擅於彈琴鼓瑟，並同嫁虞舜為妻。後舜至南方巡視，不幸死於蒼梧。娥皇、女英聞此噩耗，一同到南方尋找虞舜，「二妃以涕揮竹，竹盡斑」⁸⁰，因而稱湘妃竹。在得悉虞舜之死，兩人望南痛哭，最後雙雙投湘水殉情，化成了湘江水神。《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後於詩詞中常用以代指鼓瑟彈琴，以表示傷悼女子亡故。⁸¹古以琴瑟喻夫婦，喪妻稱「斷絃」，再娶稱「續絃」⁸²。納蘭性德以一句「忍聽湘弦重理」反問自己，與妻子鸞鶼情深，釵鈿之約猶在耳畔，如今妻子雖已亡故，卻從未曾一日忘情，教自己怎捨得「重理斷弦」，而放棄與妻子的這段刻骨銘心之情？趙秀亭、馮統一《飲水詞箋校》推論道：「『重理』即謂續娶。性德續娶官氏之時日無考，讀此句，作此詞時似尚未續娶。」⁸³也就是說在康熙十九年五月

75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9。

76同前註，頁41。

77同前註，頁140。

78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2。

79同前註，頁66。

80〔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月初版七刷），頁233。

81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7。

82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35。

83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59。

三十日前，納蘭性德並未續娶官氏。既然納蘭性德未考慮續弦的想法如此強烈，那與官氏之結合，又出於何因呢？根據劉德鴻的考證：「納蘭性德與官氏結合，是倭赫、頗爾噴和明珠作的主。」⁸⁴關於官氏的出身，趙秀亭在〈納蘭叢話(續)〉裡提及：「成德繼室官氏，系出八大貴族之瓜爾佳氏。曾祖費英東，清開國元勳；祖圖賴，父朴爾普，俱一等公。奕世簪纓，貴盛莫比。既嫁成德為大學士塚子夫人，母家位崇，夫家勢重，其身分之尊，遠非顏、沈諸側室可望。」⁸⁵圖賴乃官氏的祖父、清初的名將。從官氏的顯赫出身來看，便可得知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之所以極力撮合此件婚事的主要原因，希望與權貴聯親，更加鞏固自身在朝廷上的地位。雖然「雙方家長的撮合，並不符合納蘭性德的心意，他和官氏的結合，帶給他的是苦惱和哀傷。」⁸⁶但是誠如徐乾學所描述的納蘭性德一樣：「容若性至孝」⁸⁷為了不悖逆父親旨意，只好順從長輩的撮合，與官氏結婚。顧貞觀曾贈納蘭性德一闋〈金縷曲〉：「好夢而今已，被東風、猛教吹斷，藥爐烟氣。縱使傾城還再得，宿昔風流盡矣。須轉憶、半生愁味。十二樓寒雙鬢薄，遍人間、無此傷心地。鈿釵約，悔輕棄。」⁸⁸道出納蘭性德對於此樁婚事的無奈，卻也得默然接受。「只有顧貞觀深切地知道，容若的痛，不僅因為他永失所愛，更因為他從此失去了對生活的信念。」⁸⁹這是一個對自傷多情者，所面臨最為矛盾與尷尬的窘狀。

(二)納蘭性德與江南才女沈宛

在盧氏過氏之後，真正讓納蘭性德心如死灰的情感世界重新燃起熱情的，應

84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390。

85趙秀亭：〈納蘭叢話(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23卷第4期（2003），頁3。

86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390。

87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07。

88引自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編著：《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213。

89同前註。

該是與江南才女沈宛的相遇了。關於詩人與沈宛的一段情，徐樹敏等編《眾香詞》書集沈宛名下注：「沈宛，字御蟬，烏程人，適長白成容若進士。又《眾香詞》卷首有尤侗康熙己巳序，時距容若去世僅五年。編者徐樹敏為徐乾學之子，所記當屬實。」⁹⁰沈宛為一富有詩詞才華的名妓，著有《選夢詞》刊行於世。可惜的是乍看極為匹配的滿清才子與江南佳人，他們之間的愛情似乎比起一般人來的更加坎坷，由於清朝有「旗民不通婚」規定。「旗」即旗人，包括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之人。「民」即民人，單指不在旗籍的漢人。因此「旗民不通婚」的規定，又被稱為「滿漢不通婚」。⁹¹兩人的戀情在當時的社會及政治背景之下，是不被祝福的，並承受極大的壓力。根據劉德鴻的考據，這個禁令一直到光緒二十七年才得以解除。關於兩人的相識，學者劉德鴻認為是納蘭性德扈駕南巡之外的機緣，並另外有自行南行的紀錄。並在《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一書裡提出多闕性德的詞篇，對照護駕南巡的季節與時期，合理的解釋扈駕南巡不是性德惟一的江南之行，夏天他也去過江南。⁹²詩人在康熙二十三年江南之行當中聽聞了沈宛的文采，並致簡與摯友顧貞觀，希望他從中穿針引線，撮合認識。性德〈致顧貞觀手簡〉云：「又聞琴川沈姓有女頗佳，亦望吾哥略為留意。」又云：「吾哥所識天海風濤之人，未審可以晤對否？淪落之餘，方欲葬身柔鄉，不知得如鄙人之願否耳。」所言沈姓女，即沈宛。⁹³見面後，兩人一見如故，互相傾慕，很快的便在江南同住。據趙秀亭所考：「容若預築金屋，待貯阿嬌爾。阿嬌，即沈宛。沈宛，琴川女校書，才藝遠播，豔幟高張，容若慕其名，倩梁汾納采。康熙二十三年冬，桃葉渡江，千里至京，亦梁汾攜持之。交歲之際，沈氏歸容若為側室，鴛鴦社遂成雙棲之所。」⁹⁴說明在康熙二十三年交歲之際，兩人姻緣開花結果。另一個主要的證據就是陳見龍在當時填的一首〈風入松〉，題目是「賀成容若納妾」⁹⁵，可確知納蘭性德與沈宛之間的婚姻關係。但礙於「滿漢不通婚」的

90趙秀亭：〈納蘭性德年譜（譜首部分）〉，《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7），頁13。

91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407。

92同前註，頁409。

93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70。

94趙秀亭：〈納蘭叢話（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23卷第4期（2003），頁1。

95〔清〕陳見龍：〈風入松·賀成容若納妾〉「佳人南國翠蛾眉。桃葉渡江遲，畫船雙槳逢迎便，

禁令，沈宛始終無法名正言順與納蘭性德回北京入明珠府，兩人便在江南築屋鴛鴦社，做爲有情人愛的天地。沈宛與性德相互欣賞、相互憐惜，而性德有多闕詞便是爲沈宛而作，如〈減字木蘭花〉：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隻鳳翹。
待將低喚，直爲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⁹⁶

這一闕詞的初稿，在《精選國朝詩餘》裡有原貌的呈現：最後一句「轉過回闌叩玉釵」原作「選夢憑他到鏡臺」，而選夢即是沈宛的名號，沈宛的詞集亦以「選夢」爲名⁹⁷。透過詞的原貌清楚得知這闕詞所作爲何人。詞裡的女主人公，恬靜依人、嬌柔羞澀的模樣躍然紙上，也正是如此欲拒還迎的女兒羞赧，讓詞充滿了美麗的想像畫面。「從開始的『相逢不語』，再到偏過頭去的『斜溜鬢心』，然後又是『待將低喚』，最終『欲訴幽懷』卻仍然只是『回闌扣玉釵』。那句始終沒說出來的話，卻把一個溫婉多情女子刻畫的細緻入微，如在眼前。此詞似四個相連的片斷，而其中自有其情致流轉。全詞首尾相應，宛若玉珠連環，堪稱佳作。」⁹⁸短短四十四個字，便把女子欲言又止、含情凝睇的生動模樣，描摹的淋漓盡致，畫面豐富前後環扣，無怪乎衛淇讚其哀感頑艷天下第一。沈宛嬌羞婉約之態深印在性德的心裡，但兩人的愛情總是聚少離多，與性德這段不受祝福的感情，沈宛似乎總在分別與等待中度過，如〈鵲橋儂〉一詞所描述：

月華如水，波紋似練，幾簇澹煙衰柳。塞鴻一夜盡南飛，誰與問、倚樓人瘦。
韻拈風絮，錄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從前負盡掃眉才，

細微見高閣簾垂，應是落川瑤壁，移來海上瓊枝。何人解唱比紅兒，錯落碎珠璣。寶釵玉樽揮蒲戲，黃金釧，么風齊飛。激灩橫波轉處，迷離好夢醒時。」引自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編著：《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1月第5次印刷），頁232。

9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57。

97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61。

98納蘭性德著，衛淇編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艷的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2。

又擔閣、鏡囊重繡。⁹⁹

在秋夜月下，納蘭性德對沈宛寄出最深的思念，遙想在如此蕭瑟的季節中，沈宛應也與自己一樣獨自一人在月下想念著對方。「韻拈風絮，錄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三句，形容沈宛才華出眾、文思敏捷。最後兩句，道出在聚少離多的日子裡，詩人對沈宛充滿了愧疚與歉意。趙秀亭推論此詞應作於康熙二十三年秋九月，沈宛隨顧貞觀北上入都，納蘭性德卻迫於隨扈南巡，至十一月始歸。詞末「擔閣鏡囊」語，擬想沈氏在京等候情形。¹⁰⁰設想沈宛閨中等待夫婿歸期，習古之女子懷鏡占卜良人返回之日。另外一闕〈菩薩蠻〉更道盡橫梗在兩人之間的阻礙，公務繁忙也好、納蘭性德家務須照料也好，總之這樣的生活，讓兩人之間的情感既熟悉又陌生。如〈菩薩蠻〉：

烏絲畫作迴紋紙，香煤暗蝕藏頭字。箏雁十三雙，輸他作一行。

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憶。索性不還家，落殘紅杏花。¹⁰¹

上片的鋪述，「香煤」、「藏頭字」指女子寫藏頭字的詩體，字體工整，書寫端正，絃絃排列整齊的十三箏絃也無法相比擬。在納蘭性德的妻妾當中，獨有沈宛擅長寫詩，因此可合理的推論詞中女主人當為沈宛。下片讓人為之心酸，兩人雖是至親的親人，卻因距離與空間的相隔日久，如同客居旅人一般。如何能不傷懷？只好勸慰伊人「休相憶」，免得徒然神傷。真想瀟灑如「落殘紅杏花」般「不還家」，拋下一切與伊人相守。這無奈與深深的矛盾糾纏著詩人，但最終的抉擇仍然只得向現實低頭，讓有情人分別兩處，黯然銷魂。

〈遐方怨〉：

99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58。

100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20。

101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0。

欹角枕，掩紅窗。夢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

浣裙歸晚坐思量。輕煙籠淺黛，月茫茫。¹⁰²

沈宛出現在詩人如同枯井的生命中，帶給他精神上源源的活泉，兩人心靈相契，原是天造地設的佳人一對，也曾有過「欹角枕，掩紅窗」的甜蜜生活，卻面臨滿漢不通婚的壓力，納蘭性德缺乏勇氣突破，註定兩人愛情的悲劇。只能尋找記憶的，在夢中與伊人廝守著那江南美地，以博山爐和沉水香暗示心中那種對「長相廝守的安寧生活的渴望」¹⁰³。下片思緒飛至伊人所處之境，想著伊人洗衣晚歸，茫茫月下心中若有所思，憂愁輕輕地從心頭湧上眉頭。這種「『心已神馳到彼，詩從對面飛來』（浦起龍《讀杜心解》）的寫法，將詩人的一往深情表達的極為深細動人。」¹⁰⁴卻也把心底最真實的渴望、將沈宛獨留江南的不捨，赤裸裸的表達出來。

詩人與沈宛間的愛情有太多的阻隔，環境、家庭背景、時間、空間，以及乖舛的命運。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得寒疾，上遣中官侍衛及御醫數輩，絡繹至地診治」¹⁰⁵，卻終究阻止不了一顆彗星的殞落，「七日不汗，…先生歿。」¹⁰⁶有人認為「納蘭是死於自己內心的絕望。是他自己放棄了自己」¹⁰⁷。而「鴛鴦社裡，獨留吞聲之嫠婦，成沈姻緣，終為悲劇。」¹⁰⁸ 韓菼〈祭文〉：

嗚呼！玉美易埋，蘭生早凋，香熏輒燼，膏明忽銷。洵美惟君，韻絕神超，濯濯塵榼，亭亭孤標，掉首階緣，凌雲獨豪，千秋亦足，奈何一朝。瑤琴弦斷，雅曲寂寥，彷彿平生，魂兮可招。¹⁰⁹

102同前註，頁 130。

103納蘭性德著，衛淇編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豔的天下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 88。

104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 130。

105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 34。

106同前註。

107夢江南：《一生一代一雙人—納蘭詞的一往情深》（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頁 8。

108趙秀亭撰：〈納蘭叢話(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 23 卷第 4 期（2003），頁 1。

109韓菼：〈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

又是一次命運的捉弄，在與另一位生命中的紅粉知己未得圓滿前，就又被強迫分離。只是，這一次的分別，卻也是永別了。楊鍾羲《雪喬詩話續集》卷二云：「納蘭容若密室曰鴛鴦社，葬處曰阜菴屯。」杜雲川登貫華閣觀容若三十小像時作詩嘆曰：「『此照還同此閣存，幾人能唱憶王孫。風流休數鴛鴦社，只是傷心阜菴屯。』」

110

李雷認為：納蘭性德是處於內心巨大的分裂狀態，一是來自於對生活的熱愛與多情；另一方面卻又常常覺得自己活的既無奈、無味又無聊。這樣強烈的兩種生命感受所產生的巨大反差，讓他對生命的意義產生了疑惑與質疑，撕扯與周旋中精力耗盡，終致遺憾。¹¹¹

觀看納蘭性德的愛情詞，其內容是生活中真實感受的呈現。除了與妻子盧氏新婚燕爾時，內容流露喜悅與歡愉之情外，其餘的多籠罩在一片相思、抑鬱的氣氛當中，其背後原因來自於長期扈從在外對妻子的離愁別恨、以及對妻妾沈宛的愧疚之情。有人說：「愛情是美好的。」然而，在納蘭性德的詞作當中所展現的卻是愁情多於美好，他把最深摯的情感全都投入詞中，毫不掩藏，創造出最強烈的感染力。

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25。

110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第一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次印刷），頁 535。

111參見李雷：《納蘭性德》（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刷），頁 287

第二節「寸裂柔腸」悼亡詞

一、稍縱即逝的愛情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¹¹²納蘭性德與妻子之間的情深卻緣淺，兩人世界的幸福猶如曇花一現、稍縱即逝。婚後的離多聚少尚非最折磨詞人心志的，分別至少還有重聚之時，最令詞人悲痛的是「紅顏多薄命」在他愛妻的身上應驗。盧氏產後成疾，一病不起，見妻子病容，納蘭性德難掩心中憂緒與無助之感，見〈南歌子〉一詞寫得正是這種椎心的愛愁：

翠袖凝寒薄，簾衣入夜空。病容浮起月明中，惹得一絲殘篆，舊薰籠。

暗覺歡期過，遙知別恨同。疏花已是不禁風，那更夜深清露，濕愁紅。¹¹³

盛冬鈴評曰：「這首詞寫病中女子的相思之情，別離之苦，情調尤為淒婉，此即所謂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陳維崧評納蘭詞語)。」¹¹⁴詞中的女主人公寫得應是病中的盧氏，柔弱的身軀抵擋不了嚴峻的寒意，抵擋不住疾病的侵襲。勉強支撐病體仰望高掛天邊的明月，薰籠裡飄散出絲絲餘香，對照起自己孤單纏病的身軀，倍加惆悵。思忖相約歡聚的時光已悄悄流逝了，遙遠的人也和自己一樣抱有相同的憾恨吧！看著沾著露水的花兒，就彷彿在為人在泣血一般。女子病容孱弱，寫照傳神，一副寫實圖象映入眼簾，令人心生不忍。何況情感豐沛、自傷多情如納蘭，妻子病重時的牽腸掛肚，在詞中表露無疑。趙秀亭、馮統一認為此闕詞作的時間點應是盧氏「尚在扶持」¹¹⁵。再從〈南樓令〉中可見到性德為妻病而心慌如麻，求醫又祈神，：

112〔金〕元好問：〈邁陂塘·雁丘詞〉。引自王步高主編：《金元明清詞鑑賞字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6月），頁84-85。

113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1。

114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年2月2版4刷），頁116。

115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67。

金液鎮心驚，煙絲似不勝。沁鮫綃、湘竹無聲。不為香桃憐瘦骨，怕容易、減紅情。將息報飛瓊，蠻箋署小名。鑒淒涼、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露，且道是，解朝醒。¹¹⁶

上闕言竭力求醫，下卻言寄希望於神仙援手，其絕望之情可見。¹¹⁷然天妒紅顏，「非無仙酒，難傳延壽之杯；欲覓神香，竟乏返魂之術。」¹¹⁸大病的盧氏於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辭世，享年二十一歲，性德與愛妻盧氏自此天人永隔。

二、傷逝的愛情—青衫溼遍

妻子的命薄早逝，使得原來鸚鵡情深的一對佳偶死生殊途，性德無語問天、空留憾恨，「於其沒也，悼亡之吟不少。」¹¹⁹關於性德悼亡詞的數量，宋培效曾在〈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裡一文提到：「臺灣青年學者李嘉瑜曾做過統計，認為有30多闕。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張秉戌先生的《納蘭詞箋注》對每首詞的內容和主題都加以扼要的說明，張先生認為有20首以上。筆者也認為有近30篇。納蘭的研究者們對若干篇什主題的認定尚有分歧，但一致肯定納蘭悼亡詞的數量很大。」¹²⁰嚴迪昌也在《清詞史》一書裡歸納云：「現存《飲水詞》中題目明標“悼亡”的有七闕，此外，雖未標題而詞情實是追思亡婦、憶念舊情的尚有三四十篇，占納蘭性德詞創作的總體的比重相當大，也是歷來詞人悼亡之作最多的。」¹²¹以內容而論，在中國古代最早的悼亡詩，當推溯自《詩經·綠衣》一篇：「綠兮衣兮，綠衣黃裡。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116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72。

117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412。

118葉舒崇：〈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戌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13。

119同前註。

120宋培效：〈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7），頁46。

121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6。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諠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¹²²雖題目未標明悼亡，然旨意明確為睹物（妻子為之縫製的綠衣）而思亡人。西晉潘岳的〈悼亡詩〉，是最早以「悼亡」兩字為題的詩篇，實際上也受到《詩經·綠衣》的影響，在表現手法上同出一轍：「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意，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¹²³同樣也是充滿觸景傷情，遙祭亡人之感慨。故可言之，自《詩經·綠衣》起，西晉潘岳〈悼亡詩〉繼後，開啓了愛情詩中另一表現題材—悼亡。朱光潛先生曾指出：「中國愛情詩大半寫於婚姻之後，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別悼亡。」¹²⁴不難想見「最佳者」的原因，便是在於人生遭逢「惜別悼亡」時「真情至性」的自然表露。嚴迪昌在《清詞史》對悼亡詩的源流作一番探究，認為《詩經》中的〈綠衣〉啓悼亡詩之先，而以「悼亡」為題著稱於史的，要數西晉的潘岳三首為最早。後有南北朝梁朝的沈約，唐宋之後此類作品逐益增多，如陸游著名的〈沈園〉尤其動人心弦，是悼亡詩的上乘之作。宋詞則自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悼念前妻王弗情思真摯，是宋詞以悼亡為題材中寫得最早又最好的作品。另有賀鑄〈鷓鴣天〉也寫得沉痛深厚，此後佳篇不多。直到了清初納蘭性德，是繼蘇軾之後，於悼亡的容量上及題材上著墨最深，並獲得卓越成就的一家。¹²⁵如同宋培效所言，學者對於性德詞中未註明悼亡，然實有悼亡之意的作品在認定上分歧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性德悼亡之作，相較於歷代詞人，確實為數頗豐且感人肺腑。自古以來，中國男性三妻四妾不在少數，在以男權為主的古代，甚至還流行一句俚語：「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¹²⁶顯示封建古代時期的女性地位的低落，在男性眼中是可隨時被取代的身外之物。如此的時代背景之下，納蘭在妻子過世後以筆墨和著眼淚寫下一闕闕悼亡詞，讓我們更加清楚體會到納蘭性德與妻子之間如膠似漆的感情，深受詩人專情如一所感動。天人永隔對納蘭性

122〔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詩經》（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75-76。

123陳淑美：《潘岳及其詩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8月1刷），頁97。

124朱光潛：《詩論》。引自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71。

125參見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6。

126參見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79。

德而言，的確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根據張任政的考證，納蘭與盧氏「幾年恩愛」，結為夫婦的時間約莫二、三年左右¹²⁷。這兩三年短暫的恩愛甜蜜，便足以帶給詩人無盡的惋惜與傷感。文學創作之所以動人心弦，在於許多時候是一種真情的自然流露，納蘭性德這樣的悲極之情，藉由詞章的創作徹底宣洩，一揮而就，毫無保留的產出最感動人心的悼亡之作。

(一)納蘭性德的第一闋悼亡詞

恩格斯曾經指出，在一切的痛苦當中，愛情的痛苦最高尚、最個人。¹²⁸這種痛苦如同萬丈深淵，令人方寸皆亂，是必須尋找出口的。而化為文字，便是心靈重創後的一種自我療傷、自我修復。性德蘸滿濃重深情的筆墨，寫出對元配妻子刻骨銘心的第一首悼亡詞〈青衫濕遍〉：

青衫濕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剪刀聲、猶共銀缸。憶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儘意淒涼。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迴廊。 咫尺玉鉤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殘陽。判把長眠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怕幽泉、還為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柔腸。¹²⁹

下筆破題不及詳載，便先垂淚漣漣，不勝哀慟，難忘妻子對我的真情與安慰。才短短的十來天前後，生命卻經歷了生離死別，何其殘忍！想起半個月前，妻子扶病在銀燈旁做女紅，耳畔猶聞剪刀聲，是那樣的清楚而真實。生性膽小的妻子，獨自待在房中都會覺得害怕，如今卻孤單的留在梨花樹旁冷冰冰的靈柩裡，淒涼無比。真想將其芳魂指引回家的道路，重返身邊。埋葬之處雖然近在咫尺，荒煙

127參見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16。

128引自網路資料 <http://big5.huaxia.com/200373/00026969.html>。（2011年9月）

129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5。

蔓草間一同消受夕陽餘暉。眼淚和著酒漿，將長睡中的伊人滴醒，重新活過來。但擔心他在黃泉幽路上，還要爲了自己而傷神。提醒要好好保重自己，別再留戀往日的濃情密意、兒女情長了。清楚記得倆人的山盟海誓，如今隨風而逝，如何能忍受如此肝腸寸斷的折磨呢？此一闋詞，內容中提供了明確的時間線索，乃作於盧氏病逝後的半個月，應爲納蘭性德爲妻子所賦的第一首悼亡詞，追憶起溫柔又善解的亡妻，是他的伴侶也是知己。「知己一人誰是？已矣〈荷葉盃〉」¹³⁰，想到知己撒手人寰獨留他一人，便淚如泉湧無法自抑。顧不得作詞的格律，賦〈青衫濕遍〉一詞，詞譜不載此調，當是作者自度曲，而以首句爲調名。「遽然死別的悲痛尙未被時間所沖淡，刻骨銘心的思念難以自制，真是柔腸寸斷，此情湧向筆底，寫來字字淒愴，如顧貞觀所言，『令人不忍卒睹』。」¹³¹性德尙在過去與現實間遊魂，往事歷歷在目，不肯相信妻子病逝的事實，詞中如對妻子輕訴、低語，就像妻子猶然在側，告訴妻子，依稀間他還聽見妻子剪刀的鏗鏗聲，想要引領她走回家的路，又矛盾的希望妻子幽泉路上別再爲夫神傷，有一種飄飄邈邈的不真實感。回到現實發現妻子依舊躺在冷冰冰的靈柩裡，「判把長眠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不信真情喚不回，這是一種絕望透底的呼喊，字字血、聲聲淚。自此「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爲誰春？」¹³²一對佳偶天人永別，倉促畫下愛情的句點，然而納蘭性德對於妻子的思念卻未隨著黃土一抔埋葬地底，反而如同春草般，更行更遠還生，妻子死後的幾多特殊節日如元宵、七夕、中元、中秋、重陽、妻子的冥誕、忌日等，詩人總會幽幽想起妻子盧氏，獨自賦詞悼念。

《文心雕龍·哀吊》曰：「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詞窮乎愛惜。……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¹³³明確的指出哀辭的寫作要領，是以悲傷哀痛爲主要的情感抒發，文詞真切而不浮誇、不虛假，必須感情融會於哀傷當中，極力表達出對於死者的痛惜與愛憐，如此才能觸動心

130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81。

131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52。

132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19。

133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115。

弦，使讀者心有戚戚焉而爲之落淚，方爲哀辭的精髓表現。性德的悼亡詞不落「觀文而屬心」¹³⁴之忌，而闕闕「情洞悲苦，敘事如傳」¹³⁵，乃「隱心而結文」¹³⁶之佳作。

(二)舉目觸景皆傷情的悼亡詞

妻子亡後的一景一物、一節一日，無不觸發納蘭性德的側愴情傷，深切體悟了景物如昨，許多「當時只道是尋常」(〈浣溪沙〉)¹³⁷的事與物，失去伴侶後，每每觸目卻不禁生發人事已非的遺憾。性德另有一首〈青衫濕 悼亡〉：

近來無限傷心事，誰與話長更？從教分付，綠窗紅淚，早雁初鶯。

當時領略，而今斷送，總負多情。忽疑君到，漆燈風颭，癡數春星。¹³⁸

往日知我、懂我的紅粉知己，已碧落黃泉、陰陽相隔，而今滿腹心事，又有誰能聆聽我傾吐？一切都是上天無情的安排，只能以傷離死別的眼淚，無奈面對那滿窗綠意，鶯雁雙歸。往日歡情已不再，空遺多情人暗自神傷。瞬息吹起一陣風，燈影隨風搖動，是不是日思夜夢的人回來看我了？無人回應，仰望夜空，癡情的數著滿天的星斗。詞句白描如話，不帶半點裝飾詞藻，卻是情真情深。感嘆芳時易度，「早雁初鶯」眼前觸景盡是提醒著形單影隻，教多情人回想起來又悔又怨又無奈，無力承擔。「結穴處宕起一筆，用虛擬之景收束，極精采、極浪漫，可謂宕出遠神，耐人尋味。」¹³⁹頗有宋人賀鑄〈小梅花〉：「一夜梅花忽開疑是君」

134「觀文而屬心」乃指爲寫哀辭而虛擬悲情。參見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121。

135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115。

136「隱心而結文」意爲出於痛心而寫成的哀辭。參見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121。

137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40。

138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7。

139同前註。

¹⁴⁰之韻味。詞不過共 48 個字，情感卻跌宕轉折，從傷心到無奈、到悔怨、再到驚喜，又歸於平靜，患失患得的情感起伏，令讀者也為其「真情」所糾結。這闋詞約完成於盧氏逝世後不久，性德內心的癡情懷念無所保留，噴薄而出。

康熙十六年的重陽節前三日，性德在夢中會盧氏，醒後賦〈沁園春〉，寫作的動機在詞序中有所交代，不論是妻子的容貌、服飾，妻子的哀怨、話別，醒來後「對尚能記起的每一細節都追懷不已」¹⁴¹。

〈沁園春〉：

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能復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也。覺後感賦。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記繡榻閒時，並吹紅雨；雕闌曲處，同倚斜陽。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深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颿一轉，未許端詳。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葉，觸緒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搖落，減盡荀衣昨日香。真無奈，倩聲聲鄰笛，譜出迴腸。¹⁴²

生命短暫猶如白駒過隙，短命如你、命運多舛如我，怎能忘懷兩人過去的甜蜜時光？記得昔日曾並肩坐在床榻前，一起欣賞落花美景；迴廊憑欄目送夕陽。這一切彷彿是好夢一場，醒來全都不復存在。「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妻子吟詠的詩句，還來不及接續，只落得夢醒後痛哭一場。夢中倩影，來不及細細端詳，就像一陣風一般消失在眼前。待想尋找身影時，已茫茫難尋，可恨可惱！料想明早自己鏡中的影像，必定添增幾多白髮！天上人間，塵緣未了，春花秋葉觸動了千般愁緒。「本意要永遠恩恩愛愛，不想忽然像花木一樣凋殘零落，這教

¹⁴⁰參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8。

¹⁴¹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55。

¹⁴²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3。

我神傷，再無閒情如往日那般修飾自己。」¹⁴³百般的無奈只有請鄰家傳來的哀怨笛音，將無限愁思譜成樂曲。此闕詞表面上以記夢為形式，實際上乃藉記夢來抒發自己對亡妻的思念以及永不復見的沉痛之情，與蘇軾為悼念妻子王弗所作的〈江城子〉，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¹⁴⁴

詞中清楚且具體的以詞題標明作夢的日期，乙卯年乃宋神宗熙寧八年（西元 1075 年），正月二十日夜，蘇軾與辭世十年的妻子在夢中再會。十年不算短的時光，三千多個日子裡，尚無法忘懷妻子的容顏以及相處的點點滴滴，思念總在不經意間湧上心頭。自言十年間人事變遷，自己又蒼老了許多。夢見自己返回了故鄉見到妻子靜靜的臨窗梳妝。千言萬語哽咽胸口，多少心酸換成淚千行。夢醒後一切如同煙消雲散，「明月夜，短松岡」，妻子仍在千里孤墳外，巨大的悲哀又重新籠罩在蘇軾的心上。

納蘭性德的〈沁園春〉與蘇軾的〈江城子〉，堪稱為悼亡詞之千古佳作。形式上均以記夢為題，實際上寫的都是以夢來表露對亡妻的萬縷哀思，情真突破時空，夢中得以一償宿願，卻也淒涼令人不勝唏噓，基調同樣的傷感哀痛。藝術手法上也有相同之處。

表 6-「納蘭性德〈沁園春〉與蘇軾〈江城子〉比較」

製表者：陳嘉慧

詞 篇	納蘭性德〈沁園春〉	蘇軾〈江城子〉
寫感慨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
寫思念	忘？	忘。

143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 57。

144劉紀華、高美華選注：《蘇辛詞選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9月15日初版），頁 80。

<p>寫今寫昔</p>	<p>今：</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低徊怎忘 2. 減盡荀衣昨日香 <p>昔：</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記繡榻閑時，並吹紅雨 2. 雕闌曲處，同倚斜陽 	<p>今：</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十年生死兩茫茫 2. 塵滿面，鬢如霜 <p>昔：</p> <p>小軒窗，正梳妝</p>
<p>寫虛寫實</p>	<p>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遺容在，只靈飄一轉，未許端詳。 2. 重尋碧落茫茫。 <p>實：</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深哭一場 2. 聲聲鄰笛 	<p>虛：</p> <p>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p> <p>實：</p> <p>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p>
<p>寫自己</p>	<p>減盡荀衣昨日香</p>	<p>塵滿面，鬢如霜</p>

兩闕詞開頭一以激問「低徊怎忘」(〈沁園春〉)，一以否定「不思量、自難忘」(〈江城子〉)，強烈的表達生死相隔，卻難以忘懷情深往事，對愛的執著，歷久彌堅由此可見。對於回憶昔日，兩闕詞都以白描手法，生動的寫出了夫妻生活的細節點滴，再反襯出今日一人的孤單形貌，更突顯出淒涼無處說的相思苦楚。兩人的詞均擅長以浪漫虛擬之筆，將無盡的想念透過虛境達到自我安慰。時虛時實，將現實融入夢境之中，看似寫夢又似寫實。當一個人思念到達極端之時，夢與真實似乎已難以區分，更何況詩人寧可選擇成夢不醒，寫出了深切哀悼與相思，也道出了對愛情的生死不渝。回到現實，看看自己經過人事的改變、思念的折磨，已無心修飾，不復當年風華了。兩闕詞在用語上同樣的自然明白如平常之語，不

刻意藻飾、艱澀拗口，但在情感表達上卻如泣如訴、嗚咽凝重，字字句句血淚交錯，淒婉痛絕。直抒胸臆、真情動人是這兩闋詞之所以能穿越時空，千古傳誦的最主要原因。

梁佩蘭在納蘭性德〈祭文〉裡，提到納蘭性德「所爲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淒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爲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¹⁴⁵這些均應歸於性德本是多情人，嘗自言「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悔多情。」¹⁴⁶因遭逢愛妻早逝，「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¹⁴⁷，因此嚴迪昌如此言道：「悼亡之賦實是納蘭性德一生其創作的最大關捩。」¹⁴⁸自古多情反被多情傷，盧氏的驟逝，帶給性德莫大的哀慟，對一個多情人而言，景物、佳節、美景，觸目皆是傷情的理由。「公本春人，而多秋思」，帶給讀者強烈的反差形象，風流倜儻的翩翩少年應是春風滿面，卻被命運的突來一筆，人生頓時陷入了痛苦的深淵之中，尤其在某些特別的節日中，更勾起性德縷縷的悲絲，纏繞成揮不去的悲思。

<于中好>：

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辰

塵滿疏簾素帶飄。真成暗渡可憐宵。幾回偷拭青衫淚，忽傍犀奩見翠翹。
惟有恨，轉無聊。五更依舊落花朝。衰楊葉盡絲難盡，冷雨淒風打畫橋。

149

生日該是值得歡慶的日子，但逢盧氏的冥誕之日，卻是納蘭性德恨別之時，盧氏來過人世間這一遭，是如此的真實，今卻徒留「素帶、翠翹」，伊人已不復存在，又是如此的不真實。明天十月五日就是亡妻的冥誕了，人已遠去，眼前只見塵滿疏簾，失去女主人的素帶、犀奩與翠翹，更添哀愁。以「落花、衰楊、冷

145梁佩蘭：〈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146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88。

147同前註。

148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7。

149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9。

雨、淒風」等晦暗、凝重的畫面，呈現出性德鬱悶難解的心靈圖像。「絲難盡」暗喻「思難盡」，是一種含蓄婉轉的表達，然而，自古男兒有淚不輕彈，「偷拭」寫得既傳神又深情款款，獨自撐過日復一日可憐失偶的夜晚。「惟有恨，轉無聊」道盡了不願放捨，面對生死殊途而強迫放捨，「今日只有長恨復長恨，痛苦難消，百無聊賴」¹⁵⁰了。

不僅是愛妻的忌日、冥誕，還有本該屬於情人共度的七夕佳節，也會令詩人暗自神傷。在納蘭性德的詞中，共有三闋寫到七夕，分別是〈鵲橋仙 七夕〉、〈浣溪沙（鳳髻拋殘秋草生）〉以及〈臺城路 塞外七夕〉。〈臺城路 塞外七夕〉寫的是性德扈駕出巡時，以塞外七夕觸目之情景，進而寫離鄉在外思念閨中人的情思。其餘兩闋都作於妻亡之後。七夕本是情侶相會的日子，悼念亡妻更顯自己的獨孤，恰如失伴鴛鴦發出心底最深的悲鳴。

〈鵲橋仙 七夕〉：

乞巧樓空，影娥池冷，佳節祇供愁歎。丁寧休曝舊羅衣，憶素手、為余縫綻。
蓮粉飄紅，菱絲翳碧，仰見明星空爛。親持鈿合夢中來，信天上、人間非幻。¹⁵¹

〈浣溪沙〉：

鳳髻拋殘秋草生。高梧濕月冷無聲，當時七夕記深盟。
信得羽衣傳鈿合，悔教羅襪葬傾城。人間空唱〈雨淋鈴〉。¹⁵²

同樣與七夕相關的悼亡詞，取材內容有所變化，呈現的卻是相同的癡情。〈鵲橋仙 七夕〉點出了七夕之夜相關的風俗，在葉嘉瑩、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

150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50。

151同前註，頁31。

152同前註，頁145。

釋輯評》一書就有極為詳盡的解說¹⁵³，主要以「物是人非，人去樓空」襯托出當事人的哀怨之情，以外景的空與冷，帶出內在感受的哀與愁，原應熱鬧的佳節氣氛，卻因身旁少了愛妻，一切索然無味。「丁寧休曝舊羅衣，憶素手為余縫綻」更怕睹物思人、見景傷情，又呼應了自己所謂的「而今真箇悔多情」¹⁵⁴，若是無情之人，就無須憔悴益損了。「蓮粉飄紅，菱絲翳碧，仰見明星空爛」連三句實景的描寫，最後躍入虛幻，依然選擇相信不管是否生死殊途，終有一天與妻子天上人間會再度相逢，「亦實亦虛，饒有浪漫特色」¹⁵⁵。其中的「鈿合」即首飾盒，同樣出現在另一闕的悼亡詞〈浣溪沙〉，所指的意象均是與妻子的愛情信物。愛情的信物活生生的在眼前、真實的在夢中，可是愛妻走了，一切都是「空」，只能從夢幻想像裡獲取卑微的安慰。〈浣溪沙〉更巧妙的化用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轟轟烈烈最終卻以悲劇收場，徒留無盡憾無窮恨。性德遭逢喪妻不幸，心有戚戚焉，再美麗的愛情終有畫下結局的一天，但真情卻能繼續傳唱至永久。〈雨淋鈴〉是一首唱不盡的哀歌，觸動了納蘭性德的心弦，發出了哀怨的共鳴。

(三)寄情來生重相逢的悼亡詞

當夢境與思念，提供納蘭性德心靈上有限的慰藉，基於對妻子的情愛堅若磐石，詩人更希冀能尋找到一盞明燈，指引著有情人追尋永恆的愛情。盧氏於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葬於玉何皂莢屯祖墳。¹⁵⁶期間盧氏的靈柩停放在雙林禪院。趙秀亭、馮統一《飲水詞箋校》針對雙林禪院，有一番詳細的考據：「孫承澤《天府廣計》三十八《寺廟》：『西域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變相。』《日下舊聞考》九十七《郊垆》：『萬曆四年，西竺南印僧足克戡古爾東入中國，過阜成門外二里溝，見一松盤覆，趺坐其下，

153可參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1。

154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55。

155同前註，頁32。

156葉舒崇：〈皇清納臘室盧氏墓誌銘〉。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戌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13。

默持《陀羅尼咒》，匝月不食。畢常侍奏之，賜松地居焉，賜寺名西域雙林寺。』余榮昌《故都變遷紀略》十：『雙林寺，明萬曆出大璫馮保營葬地，造寺曰雙林。』¹⁵⁷由此可知雙林禪院的地理位置在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為佛門修行之地。當納蘭性德入寺守靈時，梵唄鐘聲、佛教偈語，安慰了一個孤單的靈魂，一顆冰冷的心。佛的大悲大願、大神大威，在性德乾涸的心中注入了一股希望之流。

<浣溪沙>：

拋却無端恨轉長，慈雲稽首返生香。妙蓮花說試推詳。

但是有情皆滿願，更從何處著思量。篆煙殘燭並回腸。¹⁵⁸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云：「聚窟洲，神鳥山，山多樹大，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曰返魂樹。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返生香。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不復亡也。」¹⁵⁹妻子死了，是納蘭生命的一記驚嘆號，也是影響納蘭性德思想的一個關鍵點。在仕途上未能如詩人所願施展抱負，煩惱糾結，幽恨之情無處可寄，佛教在納蘭性德最失意的人生階段，提供了他一股支持的力量。「從康熙十五年(1676)開始，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性德去世。在這一階段納蘭的儒家思想有所下降，佛學的地位卻提升了，佛學是他調和進退兩難問題的潤滑劑，是他治療傷痛的一劑良藥，已不僅僅是儒學的附庸了。」¹⁶⁰其實從盧氏的驟逝，性德的思想便有了重大的改變。從一開始的以儒家思想積極用世為主，在面臨人生多重壓力與考驗之下，蟄伏在心中的佛教種子，漸漸顯露而出，儒家思想反而退居次位。這些改變

157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332。

158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451。

159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03。

160劉萱：〈論納蘭性德對佛學的感悟及在創作中的體現〉，《滿族研究》第3期（2006），頁90。

可從他的詞，以及「為避東宮嫌名，改名性德」¹⁶¹，字容若，自號楞伽山人¹⁶²等行為中看出端倪。將《側帽詞》更名為《飲水詞》，乃本於《五燈會元》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如魚引水，冷暖自知」¹⁶³的公案。凡此種種均可側面了解性德對佛教有一定的認識與喜好。佛教提供了性德心靈上痛苦的釋放、取得排遣煩惱的方法，讓他能自我調整，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衝突，面對未來沒有盧氏的日子。他在致友人的一則書簡裡自述道：「日夕讀《左傳》、《離騷》，餘但焚香靜坐，新法如麻，總付不聞，排遣之法，以此為上。」¹⁶⁴而「焚香靜坐」乃禪坐的方式之一，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¹⁶⁵目的在於從「定」中，得無上智慧，追求心靈上的安定，一切煩惱的解脫。

從上闕〈浣溪沙〉用字遣詞中可發現，性德受佛教影響痕跡，慈雲、妙蓮花說、滿愿等皆為佛教用語，滿是乞願的意味，明知人死不得復生，卻還癡情執著地希望透過佛陀救渡眾生的慈悲願力，使愛妻重新復活。

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佛家稱為「盂蘭盆節」。佛教徒在此日舉行「盂蘭盆法會」，以供奉佛祖和僧人，目的則是濟度六道苦難眾生，同時也為父母祈福，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妻子死後不久，逢中元節傷心之日，納蘭有感而發，以一闕〈眼兒媚 中元夜有感〉抒發自己的所思：

手寫香臺金字經。惟願結來生。蓮花漏轉，楊枝露滴，想鑒微誠。

欲知奉倩神傷極，憑訴與秋擎。西風不管，一池萍水，幾點荷燈。¹⁶⁶

張草初注曰：「作者妻子盧氏死於康熙十六年五月，此詞可能就作於該年七

161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51。

162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89。

163參見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50。

164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26。

165何勁松，釋弘闡釋譯：《永嘉證道歌·信心銘》（高雄：佛光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2刷），頁39。

166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26。

月十五日中元夜。按舊俗於七月十五中元節延僧尼結盂蘭盆會，夜裡在水邊放河燈，又稱放荷花燈，誦經施食，超度亡魂。」¹⁶⁷在佛殿前，性德抄寫佛經，要把深深的希望寄與流水幫忙帶至佛前，祈盼能和妻子再續前緣，蓮花漏靜伴在我的身畔，並置荷燈於水上，知道我的心意堅定篤誠。夜深露濃，無情的西風，吹載著荷燈上的滿腔希望，越漂越遠最終歸於沉滅。以西風無情，不理會人間冷暖，花自飄零水自流的冷漠，來反襯出如奉倩般「傷心至極，欲哭無淚」的癡情¹⁶⁸。趙秀亭、馮統一《飲水詞箋校》：「蓮花漏轉，楊枝露滴」二語皆指涉佛教。蓮花為佛門妙法，《蓮花經》為佛門經典，蓮花界為佛地，蓮花臺為佛坐具。楊枝水則為佛家起死回生、萬物復甦之甘露。¹⁶⁹其他如香台、金字經、荷燈等等，無不充滿佛教意味。¹⁷⁰從此詞章明顯感受佛教帶給性德心靈上的安慰，希望能轉世來生，與妻子再續前緣。將緣分寄望來生的想法，也表現在其他的詞中，如友情詞〈大酺·寄梁汾〉：「相思何益，待把來生祝取，慧業相同一處」¹⁷¹；〈金縷曲·贈梁汾〉：「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¹⁷²；悼亡詞〈荷葉盃〉裡：「知己一人誰是？已矣。贏得誤他生，多情終古似無情」¹⁷³等等，都可得知性德對佛教輪迴轉世思想的接受，誠心盼望來生與愛妻、好友再續前緣。〈金縷曲 亡婦忌日有感〉如此表露：

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拋棄。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

167納蘭性德著，張草初箋注：《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2次印刷），頁373。

168《三國志·魏志·荀彧》裴松之注引《晉陽秋》云：「荀彧（字奉倩）『婦病亡，為殯。傅嘏往唁彧，彧不哭而神傷。』」引自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27。

169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76。

170可參見納蘭性德著，衛淇編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豔的天下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12-114。

171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24。

172同前註，頁206。

173同前註，頁182。

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弦重理？待結箇、他生知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慳、剩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¹⁷⁴

上片明白交代寫這闋詞的時間，即妻子過世三年後的忌日，也就是康熙十九年五月三十日。雖然妻子離開人世，轉眼已過了三載，但心中的遺憾卻未曾一日削減，開頭便自問道：「此恨何時已」是一道無解的問題，也是詞人內心深處的吶喊。雨停了，只聽得雨水滴落的聲音，更深夜寒、花兒凋落，彷彿是淒冷心境的寫照。如果這一切只是一場夢，三年也早該醒了。只是醒後，覺得人間貧乏無味，了無生趣，不如長眠墓中，與人間隔開，將無盡的愁思深深的埋進土裡。亡妻可還記得不離不棄的愛情盟約，竟然遠去，將當初的密約拋棄不顧。詞句表面「看似埋怨，實際上透露了容若在無限哀思中竟要隨人而去的隱約希冀。」¹⁷⁵人間黃泉兩茫茫，癡心的容若卻仍舊擔心著愛妻日子過得好不好？希望尺素傳書，一吐心中的關懷與哀思。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納蘭容若喪偶已三年，卻還在牽掛亡妻，不願意另娶，從「忍聽湘絃重理」一句題問，堅定不移的心昭然若揭。「湘弦重理語帶雙關。古時妻死稱為斷絃，再娶稱續弦，忍聽湘弦重理暗喻不願續絃。」¹⁷⁶只希望來生再結情緣，但一次的乖舛別離，已傷痕累累，怕只怕福分單薄，緣分太淺，在另一世的輪迴中再次遭受命運的無情捉弄，得不到圓滿的結局。淚已流盡，一陣風來，紙灰被輕輕吹起，萬般的愁苦就像隨風而起的紙灰揮之不去。詞意悲切，而不加修飾，只如家常對話，傾訴衷腸。其一往情深、哀不自勝之處，感人至深。¹⁷⁷唐圭璋評論此詞曰：「柔腸九轉，淒然欲絕。」¹⁷⁸錢仲聯亦曰：「有人物活動，更突出的是主觀抒情，極哀怨之致，這一闋可為代表。」¹⁷⁹納蘭詞詞風的轉變，恰如嘉慶間詞人楊芳燦的《納蘭詞序》云：「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憊

174見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6。

175納蘭性德著，衛淇編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豔的天下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4。

176同前註，頁106。

177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83。

178引自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60。

179《清詞三百首》。引自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161。

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奈浮生。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澹疑仙，思幽近鬼。」¹⁸⁰此闋詞乃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嚴迪昌《清詞史》爲此詞下如此評論：「此詞純是一段癡情裏纏、血淚交溢的超越時空的內心獨白語。時隔三載，存亡各方，但納蘭痛苦難眠。結篇處尤爲傷心動魄，爲結個他生知己的願望也難有可能而驚悚。…納蘭的卓絕處正在於能將追求與失落相交雜的痛切之感毫不塗飾地表現出來。」¹⁸¹因爲此中無刻意的雕琢，情感更顯自然而樸質，真切而脫俗，更能打動人心。

佛教思想的精義在於「四大皆空」，納蘭性德雖然受到佛教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詩人自己了解，終究無法看透紅塵情緣，落盡三千煩惱絲皈依佛門。

<憶江南·宿雙林禪院有感>：

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似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搖落後，清吹那堪聽。浙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182

說自己情感已耗盡，心如死灰。雖然靈魂深處與僧人無異，可是心中仍存有著對愛妻的掛礙，無法忘情，故長髮尙留還不是個出家人。詞人「沉溺於晴天恨海之中，情絲綿綿處於迷濛狀態，難以醒悟（這是深陷情海之中不可自拔的一種更行向的表達手法）。佛門認爲，六根清淨，看破紅塵，才算清醒，雖然我有心走進佛門，但只因這一段情結深藏心中，還不能算作清醒。這是面對孤燈引起的思想上的矛盾，正是還不可解開的矛盾才淋漓盡致的反應了作者痛苦的心情。」¹⁸³從此闋詞中可以了解性德的確受到佛教的影響，但自己也很清楚，他對人間的塵緣尙無法理斷，無法受佛的引渡，飄然出走，脫離苦海。因而劉德鴻在《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一書裡指出：「從其詩文和行動看，他並不完全崇信佛教，

180楊芳燦：《納蘭詞·原序》（道光十二年汪元治結鐵網齋刻本）。轉引自納蘭性德著，張秉戍箋注：《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19。

181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8-309。

182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183-184。

183宋培效：〈論納蘭性德悼亡詞注釋（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4），頁40。

也不想脫離塵世，真正去作和尚，多半是遇到不順心事時牢騷的寄託。…他自號楞伽山人，是心理不平衡的反應…」¹⁸⁴佛教的信仰對納蘭性德而言與作詞一樣，是抒發的出口，是脆弱靈魂的慰藉，是自我療癒的過程。

¹⁸⁴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189。

第三節 小結

納蘭性德寫愛情詞，有以下幾處特點，其一，情感的表達是哀傷的。內容的基調除了描寫與盧氏新婚生活的那段甜蜜時光在詞中可見歡愉之情外，如：「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眼兒媚，頁 125〉，其餘所表達的多為兩地離別的相思苦情。因而即使是愛情詞，其基調卻不是浪漫與快樂，反而是相思與哀愁居多。其二，情感的表達是含蓄委婉的。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¹⁸⁵不如撰史要符合「徵信闡幽」¹⁸⁶的要求，詞的價值生發於含蓄的表達所傳遞的幽微的美感。納蘭性德的愛情詞深得其旨，擅長以女性作為詞篇主人公的視角，不直接抒發自己的思念，而是轉換角度，將筆觸移植至女主人公身上，想像對方在思念自己，以間接而委婉的方式更深切地表達出相思之情、追憶之澀、哀傷之苦。趙秀亭、馮統一評曰：「所謂納蘭詞逼真花間遺意者，殆指此類作品。」¹⁸⁷，而花間詞的特點，誠如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所言：飛卿詞的「主題不是『孤獨的女性』，而是『孤獨的女性的心情』，而且就連著這『心情』也不是直接加以描寫的。幾乎全部是背景的敘述或是情景的描寫，但是並不寫明那種情景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結果一切只是心情的表象。」¹⁸⁸所謂「景無情不發，情無景物不生。」¹⁸⁹「由詞中主人公身分（女性）所制約，人物的行為舉止一般表現的較為輕柔，儀態顯得較為嫻靜。因而，儘管詞所包蘊的情調常是極為哀傷、淒怨的，但悲涼的氣息並不濃烈，仍給人優雅的審美感覺。」¹⁹⁰納蘭詞在描寫男女戀情時，並不採直接描寫主觀情愛，而多以背景、情景做鋪陳，烘托出詞中女主人公的心情感知，其實要表達的就是詞人自己的心情感知。其三，情感的表達是全面的。

185 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 226。

186 江素卿：〈從史料鑄裁析論《史記·伯夷列傳》〉，《文與哲》第 12 期（2008），頁 110。

187 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 233。

188 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 134。

189 〔宋〕范晞文：《對床夜話卷二》。見《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新文豐出版社，未註年月），頁 324。

190 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 36。

納蘭的愛情詞篇也以全知的視角，敘述兩地相思的愛情。同一闕詞中不僅寫遠由在外的自己對妻子的思念，也寫歸中妻子對自己的思念。如〈于中好〉：

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不放征人夢裏還。
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如隔千山與萬山。

191

擅長在上下片透過場景與角色的互換，以全知的視角寫兩處的相思與懷念。其四，情感的表達是真切的。詞中所寫是自己愛情的悲歌，不論愛情詞的對象是自己對於愛情的想像、愛妻盧氏或是妻妾沈宛，寫相思、懷念、憐愛等，字句深情、力透紙背，闕闕都是真情流露。高人雄分析了納蘭性德愛情詞的獨特魅力，指出：「他的愛情不像五代兩宋的大多詞家，多是向歌姬侍妾述相思表心跡，以紙醉金迷的生活來填補內心的空虛。他的愛情詞是他真切的愛情生活寫照，表現的是特定時代貴族青年的愛情苦悶。」¹⁹²納蘭性德的特殊身分與職務，使得他的情愛世界、婚姻生活過得並不盡人意，藉由詞句傾訴失落、惘然的心情，因而詞體本身流盪著感傷的基調、彌堅的赤情，令人感受到詩人對愛情的真心。

詩人的悼亡詞是為愛妻盧氏而作，是對逝去愛情的哀悼、是失去摯愛的自我療癒的過程。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性德的愛妻也是知己病逝了，這樣的重大打擊，對納蘭性德而言是影響其思想及創作詞風的重大轉捩點。張任政形容納蘭性德喪偶前後的轉變：「『側帽風前花滿路』晏小山清平樂句也。容若平生服膺晏詞，其弱冠時所作曰側帽詞有承平烏衣少年樽前馬上之概，自後所刊，更名飲水，蓋在悼亡之後，所惟詩詞，輒寄哀音。先生自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可知其十年之間，有兩種身世。觀集中自悼亡盧氏後，傷感懷念之作，纏綿惻愴，至終身如是，幾一字一句，不使人戚然以感也。」¹⁹³從自命風流轉，而為鬱結寡

191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40。

192陳水雲：《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頁214。

193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38。

歡；從積極入世，轉而為消極出世；從崇儒轉而為好佛。不可否認的生命中有不可承受的痛，侵蝕了納蘭性德對幸福的感知，讓無盡的思念與哀傷吞噬著他青春的氣息。盧氏逝世後的半個月，納蘭淌著血，和著墨寫下了第一闋悼亡詞〈青衫濕遍〉。往後，每逢佳節或具有意義的日子，詩人總會觸景傷情，重新再把與愛妻相處的點滴，掏出心裡、放進詞裡，重新溫習再三。即使是夢中那短暫飄渺的相聚，也會勾起性德的回憶，夾雜著苦澀卻也要回味的滋味，可見詩人對於妻子的深情不渝。嚴迪昌《清詞史》肯定了納蘭性德悼亡詞在詞壇上的地位：「納蘭的悼亡詞不僅拓開了容量，更主要的是赤誠淳厚，情真意摯，幾乎將一顆哀慟追懷、無盡依戀的心活潑潑的吐露到了紙上。所以，是繼蘇軾之後在詞的領域內這一題材作品最稱卓特的一家。」¹⁹⁴說明悼亡詞之所以能感動人心，最重要的不再於字句雕琢華麗，詞藻豐美，而是在於一顆赤成淳厚的真心。正如武春媛在〈論中國古代悼亡文學的情感表現形式〉一文裡闡述：「悼亡詩詞是作者在妻子亡故後長歌當哭、痛定思痛的作品。悼亡者對亡者有著真摯的感情、無限的思念，它絕不是一般的酬唱應和，也不是無病呻吟之作，它是以其特有的真情實感，感動著千百年來無數的讀者。」¹⁹⁵呼應了《文心雕龍·哀吊》所言：「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詞窮乎愛惜。……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¹⁹⁶缺乏真實的情感，即使再華麗，也無法令讀者動容。「納蘭悼亡詞所表達的是那種因幸福的愛情一去不復返所產生的哀傷，那種因歡樂永遠喪失而感到的悲痛，那種渴望青春和愛情能夠永生，因而散發出的火熱的青春氣息，那種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思念。」¹⁹⁷哀傷與悲痛源出於真情，轉化成火熱般的青春氣息散發出來，一種思念的狂熱，不得再見卻百計千方想再見的狂熱，強烈而悲哀。

「所以，悼亡之賦實是納蘭性德一生其創作的最大關捩。」¹⁹⁸徐承紅在〈論納蘭性德悼亡詞的悲劇意蘊〉裡：「如果說早期納蘭悼亡詞的創作較多是因某些

194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頁306。

195武春媛：〈論中國古代悼亡文學的情感表現形式〉，《新鄉教育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200），頁62。

196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115。

197宋培效：〈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7），頁46。

198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3版第3次印刷），頁307。

特定而具體的一景一物觸動引發的，作者的悲傷對讀者而言仍是生活化的、實在可感的，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悲傷和思念舊越來越少借用外在實景實務物的觸發，而越來越多地走向內在化，逐漸成爲鬱結在他心靈深處，瀰漫了他的性格的無處不在的悲觀情緒。影響所及，從納蘭述志、抒懷、羈旅、塞外題材的作品裡，我們也常常能看到那種似乎沒來由的消極和悲苦的心情。」¹⁹⁹從納蘭性德的悼亡詞中看出詞人深情的一面，如其〈蝶戀花〉一詞所言：「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爲卿熱。無奈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²⁰⁰面對與妻子的生死別，「秋墳鬼唱、化蝶雙棲」道出了明知碧落黃泉兩茫茫，卻無時無刻不在刻骨思念。楊芳燦《飲水詞序》云：「思幽近鬼」²⁰¹；有人說：「時間會沖淡一切。」但納蘭性德悼亡的悲傷，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趨於緩和，但也內化成悲觀的因子，瀰漫於胸懷，深刻的往後了作品當中，散發出哀感頑艷的特殊情調。

199徐承紅：〈論納蘭性德悼亡詞的悲劇意蘊〉，《名作欣賞》第3期（2001），頁66。

200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9。

201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70。

第五章 結論

人的情感是天生自然，不學而得的；也是千變萬化，曲折複雜的。而文學的美感，即產生於對「情」一字，依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描情寫意」，如果刻畫的情感越深越真，那麼文章所具的感染力就越強烈、越觸動人心。就如同別林斯基所言：「感情是詩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歌。」¹然而，情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分，詩人以文傳情，當然也不外乎以此為基調。詩與詞在文學領域中，是占有不同地位的。所謂詩莊詞媚，「詩是拘謹的、通俗的、典雅的、樸質的；詞是浪漫的、奔放的、含蓄的。」²詞比詩更能跳脫包袱，盡情的表情達意。被譽為「國初第一詞人」³的納蘭性德，在所作的納蘭詞中，暢其情、抒其言。從性德的《淶水亭雜識》中的一段敘述，可以看出性德對於文學與詩詞的見解，他認為文學必須重視情感精神：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⁴

這是納蘭性德對於文學創作的見地，在他的作品當中也看出詩人藉由不同面向的情，如實的表現了創作的精神。

特殊的是，納蘭性德出於烏衣門第，富貴榮華集於一身，一輩子生活平順。不像李後主的際遇以三十九歲為分野，前半生過著享樂的帝王生活，後半生卻成為籠中囚，因而詞風由歡樂驟變成怨痛。⁵納蘭性德出身富貴看似一生平順無所煩憂，他的詞理當洋溢著歡樂、喜悅之情，可是他的詞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卻是哀

1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54。

2李慕如主編：《實用詞曲選：賞析與創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5月初版1刷），頁3。

3同前註，頁121。

4納蘭性德編：《淶水亭雜識四》，《通志堂集卷十八》。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395。

5陳國治、王翔第著：《詞和詞人》（台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11月初版），頁41。

愁滿懷。令人不禁想探究其感情詞背後的故事。如同前面所言，感情的層面是不單指私我的內心感受，更有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乃至於與國家等不同層次的情。本文第三、四章對於納蘭詞感情世界的探析，得知納蘭性德透過詞表達對朋友的赤情、對愛人的癡情、對自身際遇的悵然之情，情感滿溢豐富了納蘭詞的內在。

探討納蘭的友情詞章，可看出納蘭性德是有個性的性情中人。他的個性展現在交友的準則，凡遇「徵逐者流，見而走匿」⁶、「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⁷。他的赤情展現在他待友的態度。身為納蘭性德的摯友顧貞觀曾說他：「於道誼也甚真，特以風雅為性命，朋友為肺腑。」⁸在詩人的友情詞 42 闕當中，有 13 闕是專為顧貞觀所填，比例之高占了友情詞近 1/3 的數量。兩人相互契合的原因，當是他們之間有許多的共同點。都喜歡填詞，對詞有共同的執著與熱忱；對待朋友都是一片赤誠，顧貞觀與吳兆騫的友誼感動了性德，也牽起了顧貞觀與納蘭性德間的情誼。納蘭性德雖出身貴族，但與梁汾間無所距離，雖然顧貞觀年紀長了性德十八歲，卻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之交。除了友情詞章為梁汾所著者居多，尚另有一特色，即送別、寄友、懷友的題材特別多。其原因在於這些漢族友人，往返於京城與江南間，或返鄉、或暫別，都會觸發性德的離情別意。送別、寄友、懷友詞中自然瀰漫著感傷的別意與相思。其中在唯一一闕友人聯句中，甚至還可發現性德思想中的憂鬱因子，當全部友人，即陳維崧、秦松齡、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聯合唱和，朋友出遊本應歡喜而歌，前五句友人寫景、寫情散發著歡樂正向的之氣氛，待結尾處性德話鋒一轉「人生別易會常難」⁹，讓歡樂的、慷慨勸酒的情緒隨之降溫。重情超乎常人、善感過於凡人，居安而思憂，這是性德的個人氣質，表現在詞句間哀愁縈繞，十分特殊。

身為隨侍康熙帝旁的侍衛，性德因職務所需，扈從皇帝行路千里，出入邊塞

6嚴繩孫、秦松齡：〈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23。

7韓奕：〈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引自納蘭性德著，張草初箋注：《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2版），頁 421。

8顧貞觀：〈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29。

9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第7次印，頁 484-485。

次數不在少數。夜深人靜裡，寫作和讀書成了性德遣懷吐情的窗口，塞上風情蒼涼入詞，共 57 首，占性德總詞篇的 1/6。不像蘇軾邊塞詞的豪邁奔放、沒有辛棄疾邊塞詞的感時憂國，納蘭性德的邊塞詞以壯闊蒼涼之景吐洩出內心淒涼之情的哀音。哀音發自於詩人對自身際遇的悲鳴，侍衛一職和其圖仕宦以施經世治國的憧憬有所悖離。行路邊塞常令詩人更懷念起家鄉的溫暖，故而思鄉懷歸之情溢滿詞章，這樣的鄉情常藉以邊塞的淒涼景色，烘托出有家不得歸內心的哀怨。邊塞的踏訪，納蘭性德親眼所見前朝前代的遺址，風光一時，當繁華落盡後徒留蒼涼，帶給詩人不少的震撼與感慨。深刻的體驗到歷史的盛衰如棋局，有興起必有衰亡，翻覆如斯。偶然間因緣俱足，乘勢而起，當因緣散盡時，即使人為力挽，終亦不復，徒留風雨諸陵、斷碣殘碑。納蘭性德眼光是洞悉世事的，這也展現在對自己身世的看透，自謂「德也狂生也。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金縷曲 贈梁汾〉）¹⁰得之，幸也；不得，命也。但面對家族的血仇卻又矛盾的執著了起來，邊塞詞中也常若有似無、隱晦的表達出對其先祖葉赫族被滅的苦痛。如〈憶秦娥 龍潭口〉裡的：「興亡滿眼，舊時明月。」（頁 289）在扈駕行經龍潭口時，距葉赫舊地益近，觸發了詞人心中的隱痛，舊時明月依舊在，如今世事已變遷的無奈縈懷。如此既出世又入世的矛盾情懷，時常出現在詩人的邊塞詞中。出世的想法也可以讓他暫得以安慰，不然，處如此分裂拉扯的狀態（指的是納蘭性德得忠於滅其先祖的君王的矛盾），對納蘭性德而言的確無處可寄、苦不堪言。詩人的身軀是自由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與李煜的遭遇並無二異。納蘭性德的心被許多無形的枷鎖牢牢套住，即使身軀自由，也快樂不起來。

依據第三章的探討綜而論之，納蘭性德的友情詞是真誠的，邊塞詞是蒼涼哀淒的，其感情都出於一致：士不遇。何以如此說？詩人寫關於友情的許多詞章，均生發於友人的不遇，而寫邊塞詞不見激昂高亢之音，卻盡是悲涼滿紙，其情是生發於自己的不遇。使筆者獲得了如下的發現，盛冬鈴說：「詞意充滿了對受到清王朝文化高壓政策迫害的漢族知識分子的同情。這種感情出現在一個滿族貴公

¹⁰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06。

子身上，難能可貴。」¹¹納蘭性德的知己友人以漢族落拓士人居多，京城五陵公子相對鮮少，除了是對漢族知識份子的同情之外，其實從另一種層面看來也是對自己際遇的同情。韓茨形容性德：「結分義、舒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¹²這些「單寒羈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悅俗之士」，也是性德自身的寫照。在這些人的身上，詩人也看到了身處豪門廣廈中，單寒羈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悅俗的自己。《論語·衛靈公》曰：「道不同，不相爲謀。」¹³換以現代的說法即頻率相通，磁場相近的人，才有成爲好朋友的可能。對於朋友的坎坷遭遇，某部分也引發了納蘭性德對自己際遇的傷感。所以在性德 42 首的友情詞中，內容有送友 11 闕、寄友 11 闕、懷友 10 闕，贈友 5 闕、題畫 2 闕、慰友 1 闕、謝師 1 闕、友人聯句 1 闕，題材依比例而言，以送友、寄友、懷友的內容居多，朋友的不遇讓知己必須面臨分別、相思與懷念，這些全都轉化爲深情的詞句，長短亭中話別離、詞短情長話相思。而對於自己的不遇之情，多數表現在他的邊塞詞句間。從詩人的邊塞詞中，看出納蘭性德打從內心深處從未認爲自己是滿漢相爭下的勝利者，反而像與漢族友人一般，是被滿清專橫強權所征服者，不時發出了「興亡命也，豈人爲」的哀嘆。雖身爲侍衛隨側在康熙帝邊，卻常感羈縻良苦，不時發出時不我與的悲鳴。如此的哀嘆與悲鳴其來有自，歷史的血仇是生命中抹滅不掉的印記，儒家忠君事主的觀念是成長中深銘於心的教誨，皇帝的重用是性德的士非所用，矛盾交感的衝突與掙扎，是納蘭性德跳脫不出的痛苦深淵，友情詞與邊塞詞幫性德紀錄了這一切。

本論文第四章對性德「兒女情長」的愛情與悼亡詞進行探討。樂觀者認爲愛情是幸福的開始，悲觀者看到愛情是悼亡的開始。如當代作詞作曲家鄭進一先生，以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家後〉，感動了許多人：

有一日咱若老 找無人甲咱有孝

11 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年 2 月 2 版 4 刷），頁 23。

12 韓茨：〈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 247—412。

13 朱熹匯編：《四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 2 月 2 版 3 刷），頁 291。

我會陪你坐惦椅寮 聽你講少年的時禡你有外賢
食好食歹無計較 怨天怨地嗎袂曉
你的手 我會甲你牽條條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阮將青春嫁治恁兜 阮對少年隨你隨甲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 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禡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不甘 放你 為我目屎流

有一日咱若老 有媳婦子兒有孝
你若無聊 拿咱的相片 看卡早結婚的時禡你外緣投
穿好穿歹無計較 怪東怪西嗎袂曉
你的心 我著永遠記條條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阮將青春嫁治恁兜 阮對少年隨你隨甲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 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禡若到 你著讓我先走
因為我嘛不甘 看你 為我目屎流¹⁴

歌詞以寫實的筆法寫愛情，淺顯卻深刻，平凡中見感人。歌詞中的：

等待返去的時禡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不甘 放你 為我目屎流¹⁵

14引自網路資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62711680> (2011年10月)。

15 同前註。

以及

等待返去的時旃若到 你著讓我先走

因為我嘛不甘 看你 為我目屎流¹⁶

兩句所描寫的，即是當愛情必須面臨死別時的矛盾。人人都知道有生必有死、有開始必有滅亡，然而「死亡」一事，一直是凡人所不願意碰觸的議題。智者看透愛情與悼亡乃一體的兩面，不論愛情以何種形式結束，或分手、或有緣無分、或死別，都將經歷悼亡的階段。但如果愛情結束的形式與時間可以選擇，在預備好的情況下，「真情」就相形失色了許多，納蘭性德的悼亡詞也不會如此肝腸寸斷。

納蘭性德對愛是深情而執著的。在愛情詞裡除了描寫與盧氏新婚時的甜蜜外，其餘詞篇多帶有哀淒之風。從詩人所寫愛情的詞，可尋線讀出納蘭性德苦多於樂、相思多於相處的坎坷愛情路。他的愛情詞的對象主要有妻子盧氏、妻妾沈宛，以及傳說中的初戀女子。但關於性德的初戀對象，因過於隱晦不明多出於揣測，而無法確認是否卻有此人，筆者持保留態度，而將它解讀為是詩人對於愛情中想像空間的抒發，畢竟想像是創作的翅膀，虛與實的認定，除非還原現場或是出現更有力的證據，否則不宜妄下定論。綜論納蘭性德的愛情詞有如下的特點：其一，情感的表達是哀傷的。哀傷之情來自於對妻子的深情款款卻聚少離多，因而寫下了許多兩地相思的哀歌，遠距離的愛情詞是納蘭性德寂寞時的心理對話，訴說的是相愛卻無法相聚的思念之苦。其二，情感的表達是含蓄委婉的。這也是詞「要眇宜修」所產生的美感。¹⁷納蘭性德擅長採代言體，以女性作為作主人公的視角，不直接抒發自己的思念，而是轉換角度，將筆觸移植至女主人公身上，想像對方在思念自己，以間接而委婉的方式更深切地表達出相思之情、追憶之澀、哀傷之苦。其三，情感的表達是全面的。單相思的愛情只單方面的抒發自身的情感，在文中較易於表述。但兩人兩地相思的愛情，卻更能表現出「愛別離」

16引自網路資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62711680>(2011年10月)

17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頁226。

的痛苦。詩人爲將愛情令人歌也令人哭的張力更全面的呈現，詞中採用全知的視角，在上下片透過場景與角色的互換，寫兩處的相思與懷念，將愛別離的苦全面的託出。其四，情感的表達是真切的。詞中寫的是自己的愛情悲歌—與妻子分別的苦，對沈宛的愧疚與無奈。不是風花雪月，是自己愛情生活的寫照，表現的坦率而執著，真情而深情。

康熙十三年，納蘭性德與盧氏結爲連理共度幾年恩愛的時光，紅顏薄命的盧氏於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辭世，從此兩人天上人間，無限憾恨。詩人爲盧氏而作的第一闋悼亡詞〈青衫濕遍〉是愛妻辭世後的半個月，哀傷涕零顧不得音律，乃一闋自度曲，也是納蘭性德以詞療傷的開始。每一次傷口的自我揭露，是一次的真情噴薄，詩人以深情文字舔拭逝妻的傷口，從佳節如元宵、七夕、中元、中秋、重陽，寫到忌日；從傷春寫到悲秋，無不動人淒怨。從悼亡詞可看出納蘭性德自我療傷的歷程，從妻逝半個月後的「青衫濕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¹⁸，到近半年後〈于中好〉的「幾回偷拭青衫淚，忽傍犀奩見翠翹。惟有恨，轉無聊」¹⁹，再到康熙十九年所寫〈金縷曲 亡婦忌日有感〉「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待結箇、他生知己」²⁰可以發現在悼亡的苦痛中，隨著時間轉移與文筆宣洩，從原本無法自己的悲音低盪，到漸漸接受事實仍會不禁淚流，憾恨叢生，再至覺醒到前路幽幽邈邈恍然若夢，哀慟之情漸趨漸緩，但仍希冀有來生再續前緣。詩人對愛妻的深情不移由此可見，即使後來與江南才女沈宛相遇，心中始終保留了一個愛妻的位置。事實的不可扭轉，納蘭性德有過不信、抗拒、吶喊，最終黯然的接受。悼亡的悲傷，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趨漸緩，但也轉化成爲悲觀的因子，瀰漫於胸懷，在往後了作品當中，散發出哀感頑艷的特殊情調。

綜合前幾章節的探討，可得知納蘭性德的詞能以「情」勝出，有以下幾點主要因素：

第一乃基於「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的創作動機與原則。所謂「馴致以憚

18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35。

19同前註，頁49。

20同前註，頁66。

辭」²¹。文詞的運用，乃是順著作者的創作原則與思路發而為文的，詩人的文學觀如此，創作上自然以「情」為主要考量。

第二當歸功於納蘭性德本身的才性與文學涵養。況周頤《蕙風詞話》：「填詞要天資，要學力。」²²善為詞者，天資與學力缺一不可。《文心雕龍·神思》：「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²³納蘭性德以一蒙古異族的身分，進入了中華五千多年的文化江洋中，深受其吸引與影響，以努力不懈的態度鑽研於中國文學之中。他有系統的研讀先秦諸子的學說，熟讀通鑑，厚基學力，並於儒家經典中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定位。曹丕《典論·論文》有云：「文以氣為主。」²⁴除了勤學之路外，納蘭性德本身才性具備，方能致之。就像毛際可在《今初詞集》跋文中評杜甫曰：「少陵云：讀書萬卷破，下筆如有神。千古奉為詩聖。至於詞，非天賦以別才，雖讀萬卷書，總無當於作者。」²⁵、「人有秉才，遲速異分」。²⁶不過，詞與詩不同，就算讀破了萬卷書，如果沒有天賦秉才，也難以將詞填好。填詞唯一的追求就是「抒寫性靈」，既不要附庸於詩，也不要逞博炫學，更不要低俗浮華，而是為了以真摯的筆寫出真摯的心。

第三個因素在於納蘭性德具「易感傷情」的個人特質，以及多舛的人生際遇。詞學研究專家葉嘉瑩曾曰：「納蘭所有的似乎只是一份純者易與感發，且富於關懷的纖美柔善的心靈。」²⁷性德的好友梁佩蘭在納蘭性德〈祭文〉裡，也提及了性德「所為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淒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為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²⁸他的易感傷情，一部分是個人秉氣所至，而多半來自於他生命中的際遇，讓他的詞裡總是帶著幽幽的愁苦淒涼。況周頤曰：「學填詞，

21 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282。

22 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4。

23 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282。

24 曹丕：《典論·論文》。轉引自陳淑美：《潘岳及其詩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8月1刷），頁22。

25 毛際可：《今初詞集》。引自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附錄》（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504。

26 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282。

27 葉嘉瑩：《清詞叢論·論納蘭性德詞》（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2次印刷），頁164。

28 梁佩蘭：〈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頁247-430。

先學讀詞。抑揚頓挫，心領神會。日久，胸次鬱勃，信手拈來，自然丰神諧鬯矣。」²⁹納蘭是愛詞的，特別是李煜的詞，自己嘗曰：「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³⁰李煜遭遇了亡國之痛，從一國之尊淪落而為階下囚，為詞直抒胸臆，其中盡是哀婉淒涼的風貌。納蘭深為其真實情感所吸引。陳維崧謂：「《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³¹況周頤亦云：「寒酸語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華貴出之，飲水詞人，所以為重光後身也。」³²可見納蘭性德的詞風受李煜之影響，得其真情與哀婉之音。而李煜的哀婉來自於亡國家恨，納蘭性德的哀感頑豔卻來自於他生命的多舛：多病的身軀，從小到大，多受寒疾所苦；歷史的血仇，隱約的在他血液裡脈動；家庭尤其是他的父親所為，令天性單純的他，面臨道德與親情的矛盾掙扎；愛妻的驟逝是性德最大的痛；以及仕途的看似順遂卻如同枷鎖般，鎖住了一個愛好自由的靈魂。如此種種「胸次鬱勃，信手拈來」³³，表現在他的詞篇當中，形成了一股幽幽的愁怨，既美麗又哀怨。所以唐圭璋亦說他：「成容若雍容華貴，而吐屬哀怨欲絕，論者以為重光後身，似不為過。」³⁴容若古之傷心人，其失意之事，可得之於文字者。³⁵詞是詩人傾訴心語的對象、吐幽宣怨的出口。詞中表達他平日想言而無人可言的苦處、欲言而無法可言的怨氣，並不以強烈的字眼與鋪述，誇大他心中的鬱悶與愁苦，而是委婉曲折的將哀怨之情，如春蠶吐絲般，幽幽的延展拉長，終將細細密密的纏繞，鬱結不散。

抒情的特質，最強調抒情的主體下瞬刻之內心活動，能融合物我內外為一體，其基本的美感經驗，表現在自我化矛盾為和諧的種種內心活動與變化。³⁶納蘭性德的詞就如同一架高畫質的攝影機，以文字攝下了情景合一的美麗境界，雖

29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3。

30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見《叢書集成續編子部》第90冊（上海書店，未註年月），頁616。

31《詞苑萃編》。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品藻六》，卷八，頁1937。

32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8。

33同前註，頁13。

34唐圭璋：《詞學叢論·成容若〈漁歌子〉》。轉引自張秉戍：《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頁598。

35王雲五主編，張任政著：《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頁38。

36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3月），頁53。

然這個境界是私我的，是納蘭性德個人所體驗的，卻因為有了「情」的存在，才能貫穿時空的限制，穿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進而印證古今如一，實現了「於一暫之中發現永恆」³⁷之說。

綜合論之，納蘭性德的詞情表現在「自然不隔」及「哀感頑艷」的真情境界上。王國維《人間詞話》：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³⁸

張草紉在《納蘭詞箋注》一書裡提到：「納蘭性德受生活的限制，與廣大勞動人民接觸不多，也沒有經歷巨大的社會變動，因此他的詞題材比較狹窄，思想境界也不高，主要反映他個人的感情和經歷，不過寫得真切感人，而且沒有矜才使氣、堆砌辭藻等習氣，因此深受當時與後世讀者的喜愛。」³⁹筆者卻認為納蘭性德的雖未經歷巨大的社會變動，但他的人生閱歷卻一點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一帆風順，不論是友情路、仕途路、愛情路，一路坎坷與煎熬從其詞篇可略見一斑。所以，與其說他生活經歷的單純，不如說他持有一顆最初的赤子之心，真情易感，反映在詞上少了逢場作戲的油滑味，反而有一股真誠、自然而清新的氣息。胡應麟也認為：「意越淺愈深，詞愈近愈遠」，如果納蘭性德不懂此中三昧，他是不可能寫出那樣詞淺意深的作品。⁴⁰王國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⁴¹赤子之心即是童心，絕假純真。李贄《童心說》：

37參見卡西勒著，關子尹譯：《人文科學邏輯》（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頁46。書中對於抒情詩的描述。

38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96。

39納蘭性德著，張草紉箋注：《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2次印刷），頁12。

40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頁66。

41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197。

龍洞山人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⁴²

一個人若能在走過人生繁華、經歷過世事的淬煉，在處事上學會圓融之境，在心境上尚能持有一顆真純的心，那就真的是人生一個極為難得的境界。而納蘭詞便是「赤子之心」的寫照，體驗了生命的幾多轉折，卻仍保有純情與真心。「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金縷曲 簡梁汾，時方為吳漢槎做歸計〉）⁴³這是他對朋友的真心；「青衫溼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青衫溼遍〉）⁴⁴這是他對愛情的真心；「德也狂生也。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金縷曲 贈梁汾〉）⁴⁵、「金殿寒鴉，玉階春早，就中冷和誰道」（〈踏莎行〉）⁴⁶、「風一更，雪一更，刮碎鄉心夢不成」（〈長相思〉）⁴⁷、「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絕塞風煙。輸與五陵公子，此時夢繞花前。」（〈清平樂 發漢兒村題壁〉），⁴⁸是真誠的面對自己內心中矛盾也好、思鄉也好、憶友也好、悼妻也好的真實情感。黃兆漢在《詞曲論集》一書裡便提到：「納蘭的詞既然是『真』、『純』的呈露，技巧自然也應該要真、純，否則徒有真、純的內在生命而缺乏真、純的技巧去表達，也是無濟於事的。所以納蘭就無刻意於聲律、典故、修辭以及其他各種技巧的講求，只是隨著情感的湧現與流瀉而使之凝聚與文法化。這就是所謂『信手拈來』的描寫，亦即所謂『白描法』。」⁴⁹納蘭詞最顯著的藝術特點在於直抒胸臆，自然不假雕飾，不追求巧麗豔詞、不譁眾取寵。故而，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對納蘭詞做出了極其精辟的論斷：「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

42〔明〕李贄著，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焚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卷3頁92。

43葉嘉瑩主編，張秉成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211。

44同前註，頁35。

45同前註，頁206。

46同前註，頁195。

47同前註，頁306。

48同前註，頁325。

49黃兆漢：《詞曲論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0年9月第1版），頁69。

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⁵⁰自然不隔是納蘭詞的高格境界。

納蘭詞之所以能達自然不隔的真境界，另一個原因在於用字遣詞「少用典」而近乎本色。劉熙載在《藝概》中說：「詞要清新，切忌拾人牙慧。蓋在古人為清新，襲之即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為灰塵，豈不重可鄙笑。」⁵¹而如果真需要用典，也應該掌握一要四不：「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⁵²不隱晦、不膚淺、不多用、不死板，要自然流暢無所障礙。納蘭性德完全掌握了這一要四不。舉例而言，在《納蘭詞》出現的用典並不多，如果真有需要以典故委婉言之，也多是較為人們所熟悉的，依據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一書所載，納蘭用典略述如此：

「賭書消得潑茶香」（〈浣溪沙〉，頁140）用的是李清照的典故，說明往日與亡妻有著像趙明誠、李清照一樣美滿的夫妻生活。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云：「余性偶強奇，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⁵³寫的是與夫婿趙明誠生命中詩情畫意的日子，夫妻兩人遠離塵俗，拋卻物欲，追求書畫中的靈性境界，精神相契相合，過著如神仙眷屬的般生活。性德化用了李清照與趙明誠的感情生活描寫，一方面道出與盧氏間的感情深篤，一方面貼切的展現出夫妻兩人平日互動的甜蜜，點滴都是美好的回憶，並一致的嚮往精神生活的永恆。

在描述對盧氏的癡情不悔，如「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蝶戀花〉，頁69）句，化用的是《世說新語·惑溺》：「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⁵⁴荀奉倩婦乃驃騎將軍曹洪之女，荀奉倩愛妻之甚，兩人感情堅篤。其妻生病體熱燙，荀彜為了改善妻子的病況，

50 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頁217。

51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9月），頁120。

52 同前註，頁119。

53 楊國娟譯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李清照》（臺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4月初版），頁13。

54 劉義慶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年5月第1版第1刷），頁824。

不懼凍寒以身取冷，再以冰涼的身軀為妻子降溫。冒著寒冷，以實際行動表現出了對妻子的關愛。後來，妻子仍舊病亡，佳人難再得，悼痛不能已已，歲餘亦亡。⁵⁵癡情若此，正可代表納蘭性德對於妻子盧氏的愛與荀粲相同堅貞，不因妻子的亡逝而漸以消退，如果愛情得以繼續延續，即使為妻犧牲也甘之如飴。

關於「青陵蝶夢，倒掛憐么鳳」（〈清平樂〉，頁92）一句，葉嘉瑩、張秉戍《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中，曰此典故出自於晉·干寶的《搜神記·相思樹》：「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⁵⁶此典喻與妻子別離⁵⁷。性德以此為喻，道出相愛的兩人，卻因命運的捉弄硬生生被拆散、恨別離，就像他與妻子盧氏的心酸遭遇一樣，哀怨而悲淒。〈相思樹〉後段有更傳奇性的發展：宋康王，使里人埋葬何氏，其冢與韓憑相對而望，企圖讓他們生不得相愛，死不得相合。然「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合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⁵⁸納蘭性德化用此點由此可見內心裡對於與妻子的別離，仍還抱著一種超現實的夢想，即使陰陽兩隔，有愛就能突破時空的限制，進入永恆的境界。

對於妻子的撒手人寰，驟離人間，詩人還是不免有所怨懟。〈蝶戀花〉裡道：「釵鈿約，竟拋棄」⁵⁹句，流露出詩人既不捨又不甘妻子的永別。此句化用的是白居易的〈長恨歌〉：「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間，天上人間會相見。」⁶⁰〈長恨歌〉一詩描寫了唐玄宗、楊貴妃的愛情悲劇，在安史之亂兵慌亂中，遭逢了與愛人的生離死別，

55劉義慶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年5月第1版第1刷），頁824。

56〔晉〕干寶著，黃滌明譯注：《搜神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2月初版2刷），頁399-400。

57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92。

58〔晉〕干寶著，黃滌明譯注：《搜神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2月初版2刷），頁400。

59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6。

60張淑瓊主編：《唐詩欣賞—白居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4月），頁142。

以「恨」字點出了詩歌的主題，怵目驚心。「詩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裡揪心的恨，用酸側動人的語調，宛轉形容和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回宮以後的睹物思人，觸景生情。」⁶¹納蘭性德巧妙的化用「惟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句，表現出了與妻子間的盟約，如金製釵鈿般互久長存，深愴於心從未忘懷，見物傷情、相思纏綿悱惻。筆者更以為化用〈長恨歌〉中詩句，除了自喻和妻子盧氏的愛情如同唐玄宗、楊貴妃間受阻隔的愛情般，未能得果外，更幽微的發出心中的哀怨與恨別之情，問天何以忍心拆散鴛鴦佳偶，使人深覺盪氣迴腸，聚久不散。

對於友情納蘭性德也有同樣的堅持，〈金縷曲 贈梁汾〉「青眼高歌俱未老」（頁 206）句，化用的即是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且脫佩劍休裴回，西得諸侯棹錦水。
欲向何門覓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
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⁶²

大曆三年，杜甫攜家自夔州出三峽至江陵，後移居公安(在江陵南)。他的年輕朋友王郎赴蜀，在席中酒酣起舞哀歌，杜甫即席賦詩相贈。他對王郎的前途表示關切，希望能幫助他施展長才，感嘆自己年已老大，實不再來，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朋友身上。⁶³詩人化用此詩，用以表達心中對梁汾的期許，言指兩人互相欣賞、彼此器重，青眼相對而結為莫逆之交。並安慰梁汾勿為眼前際遇而悲傷自怨，汝

61張淑瓊主編：《唐詩欣賞－白居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4月），頁148。

62梁鑒江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杜甫詩選》（臺北：遠流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7月初版），頁246。

63梁鑒江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杜甫詩選》（臺北：遠流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7月初版），頁246。

正值可爲之年，勉勵其振作精神，拭去英雄悲慨之淚，面對挑戰再出發，有慰藉亦有期勉之深情。

諸如以上所舉，納蘭詞的用語化典如錢仲聯《清詞三百首》所言：「語言方面，有些典故與代詞，但比較爲人們所熟知和常用，於全詞無礙。」⁶⁴，並不刻意求冷僻，以顯示出自身的博學閱廣，而是多脫胎於常見的典故或故事，借以表達所欲言者，且用語多爲常語，出色但近本色，顯得平易近人。《納蘭詞》能廣爲流傳，用語自然不隔，接受層廣大，乃其魅力所在。

唐圭璋評納蘭性德：「若容若者，蓋全以『真』勝者。待人真，作詞真，寫景真，抒情真，雖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一種淒婉處，令人不忍卒讀者，亦以其詞真也。」⁶⁵的確，讀納蘭的詞，不論是友情詞、愛情詞、悼亡詞、邊塞詞，均可感受到其「誠意」所在。他的詞寫的全是真生命的流露，不以沽名釣譽爲目的，不爲了取悅於世，而是一片熾熱的情感抒發。

除了自然不隔外，詩人的詞情也表現在「哀感頑豔」的癡情境界上。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學中所體會的悠悠宇宙，原是個有情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源，因此才有「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之說，而也就是由此同一根源，化育了中國的抒情傳統。⁶⁶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⁶⁷此言揭櫫了情感的感召力。「情」之爲物，不學而得，不根而固。文章若能以「情」字爲脈，便能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與威脅，溝通古今。許宗元在《中國詞史》如此贊曰：「容若爲純情詞人，詞以情取勝。」⁶⁸《納蘭詞》一闕闕詞皆以其情作爲感召，突破共時進入了歷時，向世人訴說著一個不朽的記憶，不變的真心。

《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⁶⁹舉凡喜、怒、哀、懼、愛、惡、欲等的自然反應，皆來自於「情」。

64 錢仲聯：《清詞三百首》。引自葉嘉瑩主編，張秉戌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1月1版），頁68。

65 唐圭璋：〈納蘭容若評傳〉，《詞學論叢》（臺北：宏業書局，1988年9月），頁993。

66 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3月），頁45。

67 劉勰著，林文登註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刷），頁415。

68 宋公然：〈蒼涼悲慨寫邊聲－評容若的塞上詞〉，《綏化師專學報》第20卷第4期（2000），頁69。

69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頁431。

而在《納蘭詞》中常所抒之情，綜合觀之，歡喜之情、恐懼之情少見，而哀愁之情縈繞，揮之不去，其哀音是情癡與執著的表現。楊芳燦在《納蘭詞·原序》如此評論性德之詞：「其詞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⁷⁰吳綺稱之：「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⁷¹而詩人的愁情來自於他的多情與癡情，發而爲詞則「哀感頑豔」⁷²。據統計在納蘭性德現存的三百多首詞中，用「愁」字 90次，「淚」字 65 次，「恨」字 39 次，其餘「斷腸」、「傷心」、「惆悵」、「憔悴」、「淒涼」等詞語，觸目皆是，淒涼滿紙。⁷³清·朱錫《幽夢續影》云：「富貴而作牢騷語，必有隱憂。」⁷⁴而這些隱憂，來自於納蘭性德家族的歷史血愁、生長的家庭背景、納蘭性德的個人際遇，朋友的分別、愛情的失意、仕途的不遂、扈從的苦楚等。

《納蘭詞》是自然的，以其直接的抒發方式，吐露著自我的心聲，給人一種「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感覺。⁷⁵《納蘭詞》是充滿情感的，以其特有的低迴婉轉、抑鬱哀傷的情調，編織出美麗與哀愁的文字網，網羅了三百多年來廣大讀者的心，以其「歷時性」的存在，昭告世人：物會便換，星會移轉，唯「情」能生根而固，源遠流傳。

本論文以「納蘭性德的感情詞」做爲研究的範圍。發現納蘭詞是詩人起筆寫詞以來人生經歷的縮影，向來被評爲純真與哀淒，事實上是納蘭性德個人的詞人特質及真實生活的發感，以其真切而情深感召人心，穿越共時進入歷時性的存

70楊芳燦：《納蘭詞·原序》。轉引自張秉成：《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頁519。

71吳綺：《納蘭詞·原序》。轉引自張秉成：《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頁518。

72本指歌聲悲婉哀怨，使資質愚頑及慧美之人同受感動。語出文選·繁欽·與魏太子書：「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淒入肝脾，哀感頑豔。」後用以形容文章的筆調淒惻動人，措辭古拙而綺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一回：「這封信卻是駢四驪六的，足有三千多字，寫得異常的哀感頑豔。」引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網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ABs%B7P%B9x%C6v&pieceLen=50&fld=1&cat=&ukey=-1663974969&serial=2&recNo=0&op=&imgFont=1>（2011年11月）

73魏娜：〈納蘭詞的悲劇意識〉，《研究者》，2011，頁24。

74段莉萍：〈一曲封建社會的輓歌-簡析「哀感頑豔」的納蘭性德詞峰的形成原因〉，《西南民族學院學報》，頁168。

75孫立：《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152。

在。「詞本系於燕樂新聲」⁷⁶本質即是協律合樂的歌曲，因而與音律脫不了關係。詞的寫作程式依沈義父的《樂府指迷》和張炎的《詞源》均歸結出：「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⁷⁷在兩岸三地爭說《飲水詞》的熱潮下，⁷⁸筆者認為針對納蘭詞，探討其音律與詞章內容關係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適切的音律能讓文章圓轉自如，更顯韻味，甚至相得益彰，如果未來學者能依此方向繼續深入研究，納蘭詞便能在情感與音律間的相關研究中獲得更為完整的風貌。

76陳良遠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

77陳良遠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6-7。

78參見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6月第7次印刷），頁9。

參考書目

(1.古籍專書依朝代先後排序。2.箋校本及現代著作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一、納蘭性德相關專書

(一)箋校本

張草紉箋注，納蘭性德著：《納蘭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張秉戍箋注，納蘭性德著：《納蘭詞箋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葉嘉瑩主編，張秉戍編著：《納蘭性德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 2001年。

趙秀亭、馮統一箋校，納蘭性德著：《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

(二)古籍專書

〔清〕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本，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年。

(三)現代著作

西陵下、玉扇傾城：《我是人間惆悵客—「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容若的詞與情》，北京：古吳軒出版社，2010年。

李雷：《納蘭性德》，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2年。

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

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臺北：商務書局，1981年。

盛冬鈴選注：《納蘭性德詞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9年。

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夢江南：《一生一代一雙人—納蘭詞的一往情深》，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

衛淇編，納蘭性德著：《圖解納蘭詞哀感頑豔的天下第一詞》，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09年。

蘇纓：《納蘭辭典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蘇纓、毛曉雯、夏如意：《納蘭容若詞傳》，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

二、詞學相關專書

(一)古籍

〔宋〕范晞文：《對床夜話》卷二，《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新文豐出版社。

〔宋〕辛棄疾著，閻初發行：《稼軒長短句》，臺北：世界書局，1996年。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清〕況周頤、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臺北：廣文出版社。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26年。

〔清〕徐鉉編著，王百里箋校：《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二)現代著作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王步高主編：《金元明清詞鑑賞字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吳梅：《詞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李慕如主編：《實用詞曲選：賞析與創作》，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 施蟄存編：《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 孫立著：《詞的審美特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73年。
- 曹銘編著：《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
- 陳水雲：《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 陳國治，王翔第：《詞和詞人》，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
- 陳良遠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張德瀛：《詞徵》，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年。
- 許宗元：《中國詞史》，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
- 黃兆漢：《詞曲論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0年。
- 葉嘉瑩：《清詞叢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葉程義：《王國維詞論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7月。
- 詹安泰編注：《南唐二主詞》，臺北，天工書局，1991年。
- 楊國娟譯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李清照》，臺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 趙尊嶽：《明詞彙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劉紀華、高美華選注：《蘇辛詞選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劉少雄編著：《讀寫之間-學詞講義》，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劉永濟：《詞論》，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三、其他參考著作

(一)古籍

〔東漢〕班固著，顏詩古注：《漢書·董仲舒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

〔東漢〕許慎著、楊嘉駱主編：《說文解字注》，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

〔晉〕干寶著，黃滌明譯著《搜神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南朝〕劉勰著、林文登注譯：《文心雕龍》，臺南：文國書局，2001年。

〔南朝〕劉義慶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年。

〔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宋〕朱熹匯編：《四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明〕李贄著，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焚書》卷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清〕湯顯祖：《湯顯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清〕福格：《聽雨叢談》，中華書局。

〔清〕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年。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清史稿卷》，《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新文豐出版社，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

(二)現代著作

皮述平：《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 卡西勒著，關子尹譯：《人文科學邏輯》，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
-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 江佩珍編著：《唐詩心賞》，臺中：文化出版社，2001年12月。
- 李林：《滿族宗譜研究》，遼寧：遼沈書社出版，1992年。
- 何勁松，釋弘闡釋譯：《永嘉證道歌·信心銘》，高雄：佛光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孟森：《明清史講義》，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胡適：《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一：台北，洛陽圖書公司。
- 胡適：《胡適留學記》卷十二：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段啓明、汪龍霖主編：《清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
- 唐富齡：《明清文學史·清代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 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 陳淑美：《潘岳及其詩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梁鑒江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杜甫詩選》，台北：遠流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 張淑瓊主編：《唐詩欣賞 11—白居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
- 楊家駱主編：《聖武記》，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
- 普實克著，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局，2010年。
- 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北京：北新書局，1947年。
-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北：臺灣書店，1999年。
- 錢仲聯：《清詞三百首》，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
- 戴君仁編：《詩選》，臺北：中國文化學文化出版部，1993年。

四、學位論文

李嘉瑜：《納蘭性德及其詞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卓清芬：《納蘭性德文學研究》，臺灣大學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邱蕙婷：《納蘭性德〈浣溪沙〉探析》，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徐志豪：《論清代常州詞派詞史觀念之形成》，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陳美娟：《納蘭性德悼亡詞之研究》，南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10年6月。

蔡宛禎：《納蘭性德友情研究》，靜宜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

蔡嵐婷：《兩宋邊塞詞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7月。

五、單篇論文

王晶：〈納蘭性德詞論及其對創作的影響〉，《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3期，2008年5月。

王開元：〈邊塞詩探源〉，《新疆大學學報》第25卷第4期，1997年。

王升雲：〈納蘭性德愛情詞的藝術特色與成因〉，《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1年12月。

田婧：〈納蘭性德宮廷侍衛師淺釋〉，《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30卷第4期，2010年11月。

江素卿：〈從史料鑄裁析論《史記·伯夷列傳》〉，《文與哲》第12期，2008年6月。

宋培效：〈一部納蘭性德研究的力作——評劉德鴻的《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19卷第4期，1999年11月。

宋培效：〈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7年。

- 宋培效：〈論納蘭性德悼亡詞注釋(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4年。
- 宋公然：〈蒼涼悲慨寫邊聲-評納蘭容若的塞上詞〉，《綏化師專學報》第20期第4卷，2000年12月。
- 李莉：〈涵化：滿清入關後的滿漢文化關係〉，《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第19卷第4期，2006年7月。
- 李嘉瑜：〈試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95年。
- 李紅雨：〈納蘭性德的詞學主張與審美傾向—兼談王國維對其「未染漢人風氣」之評的認識〉，《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30卷第6期，2010年。
- 何瑞澄：〈淺談清詞對唐宋詞的繼承發展〉，《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
- 吳竣：〈矛盾糾結的悲劇人生——淺析納蘭性德何以多愁善感〉，《安康學苑學報》第22卷第2期，2010年。
- 武春媛：〈論中國古代悼亡文學的情感表現形式〉，《新鄉教育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2008年。
- 林明德：〈飲水詞的感情世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92期，1972年。
- 段莉萍：〈一曲封建社會的輓歌-簡析「哀感頑豔」的納蘭性德詞風的形成原因〉，《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 夏咸淳：〈晚明尊情論者的文藝觀〉，《天府新論》第3期，1994年。
- 徐承紅：〈論納蘭性德悼亡詞的悲劇意蘊〉，《名作欣賞》第3期，2001年。
- 徐培均：〈言情之妙品-試論納蘭性德詞〉，《中國韻文學刊》1995年第2期，1995年。
- 馬迺騶、寇宗基：〈深秋邊塞若爲情—讀納蘭性德邊塞詩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86年。
- 馬迺騶、水驛：〈飲水詩詞研究拾零〉，《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4期，1986年5月。
- 孫赫然：〈也曾裘馬頗輕狂——淺析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中的入世思想〉，

- 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10 年 11 月。
- 張德惠：〈幽豔哀斷 淒婉深沉的美—讀納蘭性德愛情詞有感〉，《重慶工貿職業技術學報》第 3 期，2008 年。
- 張榮剛：〈任情率性、心靈吟唱的藝術表現—納蘭性德愛情詞賞析〉，《雲南民族大學學報》。
- 項小玲：〈試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南平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1 期，2000 年。
- 黃士吉：〈論納蘭性德的悼亡詞〉，《社會科學輯刊》第 4 期，1992 年。
- 楊眉：〈淺論納蘭性德友情詞〉，《文學教育》，2009 年 12 月。
- 雷建平：〈論中國古代詩人對納蘭性德創作及思想的影響〉，《蘭州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6 卷第 6 期，2009 年 12 月。
- 趙曉紅：〈納蘭性德的邊塞詞〉，《思想戰線》第 26 卷第 6 期，2000 年。
- 趙秀亭：〈納蘭叢話(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 23 卷第 4 期，2003 年 11 月。
- 趙秀亭：〈納蘭性德年譜〉，《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 4 期，1997 年 8 月。
- 劉萱：〈論納蘭性德對佛學的感悟及在創作中的體現〉，《滿族研究》2006 年第 3 期。
- 劉廷富：〈試論杜甫詩歌意象生成的特點及其審美價值〉，《成都教育學院學報》，第 10 期，2005 年。
- 劉勇剛：〈自然之眼觀物 自然之舌言情—論納蘭詞〉，《懷化師專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6 月。
- 閻崇年：〈明珠及妻覺羅氏誥封碑文考述〉，《四平民族研究》第 2 期，1987 年。
- 樸月：〈一往情深深幾許—自納蘭詞看納蘭容若的感情世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221 期，1986 年 8 月。
- 魏娜：〈納蘭詞的悲劇意識〉，《研究者》，2011 年 6 月。

六、網路資源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RS/101365.htm>。(當代小說的內在動力，見頁 30)

<http://open-lit.com/listbook.php?cid=43&gbid=322&bid=14858&start=0> (清稗類鈔，見頁 31)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42302390>。(見頁 32)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3renwuzhuanji/nehc/03.htm> (見頁 32)

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China/G/G1/G1b.htm (見頁 33)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3renwuzhuanji/nehc/03.htm> (見頁 33)

<http://lilac120.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71678> (見頁 62)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47542438628109(見頁 95)

<http://big5.huaxia.com/200373/00026969.html>(見頁 12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62711680>(見頁 143)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ABs%B7P%B9x%C6v&pieceLen=50&fld=1&cat=&ukey=-1663974969&serial=2&recNo=0&op=&imgFont=1>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釋：哀感頑豔，見頁 154)